
黑道：刘涌黑社会犯罪集
团覆灭纪实

黑　　道

刘涌黑社会集团覆灭纪实

欧阳逸飞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道：刘涌黑社会犯罪集团覆灭纪实/欧阳逸飞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ISBN 7－228－08672－4

Ⅰ.黑… Ⅱ.欧… Ⅲ.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Ⅳ.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7840 号

责任编辑 张卫新
封面设计 陈亚平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发行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电　话　（0991）2816212　2825887
邮　编　830001
印　刷　霸州市福利胶印厂
开　本　787×1092mm　1/20
印　张　16.5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ISBN　7－228－08672－4　　定　价　29.80 元

序 言

黑道，就是黑社会的一种俗称，是一种独立于正常社会、具有反社会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和严密组织形式的犯罪团体。在政治保护和资本支持下，进行着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职业犯罪活动。中国黑社会有以下几个特征：通过结拜把兄弟等方式结伙；内部有严密的分工和严格的纪律；有内部的隐语暗号；活动处于隐秘状态；有政治保护伞，即与腐败的官员、警员相勾结，进而结成正当保护下的恶霸势力。中国目前的犯罪集团，不单单是流氓恶势力，大多数是黑帮，具有黑社会组织的雏形，组织发展得还不够熟，所以被称为“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中国的黑社会组织最初靠“打、砸、抢、杀”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然后，开始向党政要员渗透，向公、检、法、司等执法机关渗透，寻求红色的保护。也有些黑社会组织在从事经济活动的同时，还从事非法的政治活动。

沈阳市罪行累累的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头目刘涌，身上笼

罩着许多眩目的光环：沈阳市人大代表、致公党沈阳支部副主任委员、嘉阳集团董事长。刘涌纠集一批有前科劣迹的人员充当打手，勾结一些基层民警和个别腐败分子作为自己的坚固后盾，购买大量枪支弹药和管制刀具，以打、砸、砍、杀等暴力手段滥伤无辜，暴敛钱财，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

在沈阳大红大紫、风光一时的富贵刘涌，本是血债累累、独霸一方的“黑老大”。他拥有20多个下属企业、3000多名员工、7亿元资产。谁也没想到，刘涌却以黑社会犯罪集团头目的身份落入了法网。从1995年年末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形成，到2000年7月被沈阳市公安局打掉这4年半时间里，共计作案32起，致死一人，致伤几十人。

2003年12月22日，刘涌和他的21名同伙以犯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非法经营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盗窃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行贿罪、妨碍公务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等9项罪名，受到法律的严惩。

刘涌犯罪集团的涉案人员达52人之多，这52人还不包括揭露出的腐败官员。而随着刘涌黑社会案件的不断侦破，背后的一批腐败官员的罪行也露出了马脚，正是这批官员为刘涌撑了腰、提了气。通过对刘涌案件的深入调查，我们可以进一步解读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背后鲜为人知的事件和背景，其

累累罪行无不令人震惊。

一个劣迹累累、多次逃避公安机关打击的人，却拥有了很多头衔，竟然当上了市人大代表，获得了“优秀民营企业家”的称号……刘涌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暴敛钱财，不择手段，为非作歹，称霸一方，流氓成性，滥杀无辜，暴力抗法，偷税漏税，心狠手辣，不计后果……

刘涌黑社会集团犯下的累累罪行人神共愤，同时难免会引起人们的质疑：“为什么这个黑社会集团能如此长时期地发展并持续作案?”“是谁纵容了刘涌黑社会集团?”“为什么这个黑社会集团的背后能够撑起一把如此强大的保护伞?”……

欧阳逸飞

2004 年元月于京北博雅堂

目 录

殡仪馆大门口有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周边的山坡墓园内，武警战士睁着警惕的眼睛。11 点 35 分，刘涌被从一辆白色面包车里抬下，上了一辆死刑执行车。车中设备先进，另有电缆将现场情况实时传输到殡仪馆一休息厅内的大屏幕上。在这辆车内，一针致命的药物注射进刘涌的体内。十分钟后，刘涌的尸体被殡仪馆工人抬进黄色的火化用盛殓匣内，又装入一辆车内拉去火化……

刘涌逃回住宿的宾馆，与高伟一起乘出租车潜逃，被在公路上盘查的警察抓获。刘涌乘人不注意

吞服了200多片安眠药，呈现休克状态，警方立即送他到医院洗胃，使他自杀的企图未能得逞……

看似成功的发家史，却充满了刀光剑影。刘涌采用暴力、贿赂等违法犯罪手段获取了巨额的经济利益。沈阳市公安局给刘涌总结其暴富的秘诀是："以严密的武装组织做后盾，以残忍的武力打压竞争对手，以卑鄙的暴力行为垄断市场"……

“砰！砰！砰！”

三颗子弹从刘涌的枪口射出，有两颗子弹击中了李俊岩的左腿。其中一颗从左大腿中段内侧射入，从外侧穿出；另一颗从左小腿中段后内侧射入，从后侧穿出，两枪打出4个眼。李俊岩不愧是块“滚刀肉”，腿中两枪后面不改色，忍着疼痛将伤腿架到凳子上，冷冷地笑着，对刘涌说：“刘涌，你开枪打我，太不讲究了……”

在一系列眩目的光环中，沈阳“黑道霸主”刘涌最看重的是人大代表头衔，把它印在名片最显眼位置，以此为金字招牌，借势编织关系网和保护伞。这个以打、砸、砍、杀等暴力手段滥伤无辜、暴敛钱财、酿成血案40余起的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头子，为什么能当上沈阳市人大代表？这其中有令人触目惊心的内幕……

黑道，就是黑社会的一种俗称，是一种独立于正常社会、具有反社会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及严密的组织形式的犯罪团体。它在政治保护和资本支持下，进行着职业犯罪活动……

刘涌档案

刘涌，男，汉族，初中文化，原任沈阳嘉阳集团董事长，沈阳市人大代表，沈阳市和平区政协委员，中国致公党沈阳市直属支部副主任委员。

1960 年 11 月 30 日，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

1984 年，开始在沈阳做生意。

1989 年 9 月 11 日，怀疑其当时的女友与在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上演唱大会主题歌的演员宁勇关系暧昧，便唆使宋健飞等人对宁勇进行殴打，致其脾脏破裂被摘除。

1991 年 7 月，故意伤害佟俊森案。

1992 年 7 月，故意伤害孙树鹏案。

1992 年 10 月，用猎枪击伤沈阳市和平区公安分局园路派出所副所长刘宝贵案。

1994 年，因故意伤害罪被沈阳市公安局收容审查。

1995 年，创办嘉阳集团，涉足商贸、服装、餐饮、娱乐、房地产等行业。

1995 年 9、10 月间，为霸占中街沈阳双兴购物中心开办百佳超市，指使打手对购物中心经理吴某进行毒打，多次到吴家恐吓和骚扰，逼迫吴某把投资 200 多万元装修好的 470 平方米门面房“转租”给他。之后，又向别人勒索 25 万元，从中拿出 5 万元给吴作为补偿。

1997 年秋，为垄断香烟市场，指使打手将业主李某、张某打伤，将铺面砸烂。

1998 年 5 月，授意宋健飞等 3 人到沈阳春天休闲广场打砸两个铺面。

1998 年 6 月 11 日，在其授意下，其打手对依法执行公务的辽宁省技术监督信息研究所的 3 名执法人员进行殴打，使其中两名致伤。

1999 年 5 月，取得沈阳中街部分商业开发权后，使用暴力手段，强行拆迁。并指使打手持藏刀、枪刺等凶器，在光天化日之下砸毁药房，砍伤值班经理和多名员工。

1999 年 10 月，因云雾山香烟销售情况不好，指使程健

去市场查看并“收拾”经销同类香烟的业主。宋健飞等人对经营云雾山香烟的业主王永学进行殴打，致王永学右肺门破裂，右心房破裂，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2000年7月11日，被沈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2000年8月10日，被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2002年4月17日，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与其所犯其他罪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万元。

2003年8月11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对刘涌所犯故意伤害罪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刘涌所犯其他各罪，维持一审判决。

2003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在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经再审后作出判决，判处其死刑。宣判后，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当日对其执行了死刑。

一、困兽的哀鸣

杀人恶魔哭了

2003年10月8日，刘涌接到最高人民法院再审通知书后，就感到不妙，并对自己的前景做好了心理准备。在从锦州监狱转入看守所羁押时，他曾对公安干警长叹："前功尽弃，一切都完了。"

2003年12月18日，再审开庭结束回到监室，刘涌情绪消沉得到了极点。他不肯吃饭，只喝了几口奶。管教人员发现他的一处脚踝被镣铐磨破了，要给他贴创可贴，他断然拒绝，并说："用不着了，不就三天了吗？"刘涌对监管干警说，他在法庭上看到了哥哥和妻子，发现妻子瘦了许多，很是心疼和难受。说到此处，刘涌还流了眼泪。刘涌还说，他给家里挣下的家业，够老婆和孩子能花上几辈子，他也算是心安了。当天晚上，刘涌辗转反侧，只睡了三个小时。

为保证再审被告人刘涌有足够的体力出庭受审，锦州市第二看守所的干警对刘涌生活始终施以人道主义关心。看到刘涌没有心思吃饭，看守所这几天特意在早餐加做了豆浆、油条。12月21日中午，又特意给刘涌包了白菜肉馅的包子。刘涌还挺愿吃带馅的食品，吃了好几个包子。

从12月19日开始，锦州警方加强了对刘涌的思想政治教育，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亲自找刘涌谈话。王立军教育刘涌说："我们知道你对这次再审有抵触情绪，很反感，认为自己的结局不该这样。但你必须看到，为了你的案子，最高人民法院破天荒地再审，耗费了政府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不是对你负责吗？不是反映了中国政治文明、法制完善吗？"王局长还反激刘涌："你总说你是一条汉子，一个男子汉脑袋掉了碗大的疤，怎么最终判决结果还没出来就颓废了？"

刘涌在干警劝说教育下，开始吃饭，情绪也渐趋稳定。连着两天晚上，刘涌都让管教人员给他放《越战——空中堡垒》的VCD影碟，他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刘涌用的影碟机是经有关领导批准，用刘涌自己的钱买的，碟片则由刘涌选择。一般来说，他看的比较多的是古装武打片，还有一些战争题材的进口片，也喜欢看电视连续剧。刘涌在监室内还被允许听歌。

狱中感恩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刘涌内心在想什么没人知道。刘涌曾在二审结束后，写了一封信感谢铁岭羁押他的干警对他人性化的管理教育。这封信长达3000多字，标题是《新世纪新风尚"三个代表"精神指导下，羁押在铁岭看守所两年时间的亲身感受》。刘涌在信中写道：

"回想过去曾是那样的辉煌，那样的风光，呼风唤雨，而现在从天堂走到地狱，此时我又想了很多方法，以便早日解脱。在这种情况下，两位管教在支队领导下没有放弃我，而是在工作范围内从生活上一如既往地关怀。今年的高温期，我的病情加重，孙支队亲自找大夫研究治病方案，并从伙食入手进行调配，还邀请教授为我治病，为我开了中药。为更好发挥药

效，管教干部不论早晚都将热水晾温后让我服用。”

刘涌还写道：

“有时我在问自己，我是一个罪人，铁岭看守所为什么没打死我或让我这么个极其危险的罪犯病死？

……

我从严肃中感到人权，体会到作为一个罪犯在铁窗中能够学习到好的思想，好的作风。”

刘涌特别强调，以上所说的话，“作为一个明天走向监狱的人来说，我是发自内心的独白。”

黑枭归天

2003年12月22日，锦州的天气格外晴朗，是入冬以来最温暖的一天，气温达到了零上五摄氏度。

锦州中级人民法院因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进人以及外面层层把守而显得格外森严，淡淡的朝霞映衬在楼体的黄绿色玻璃墙上，正中高悬的国徽尤为突出。

早上7时，法院门前锦州市公安局的警力已经部署到位。

7时30分，押送刘涌的共计11辆警车开进锦州中院。半个小时后，刘涌家属的车队相继抵达，其中包括刘涌的弟弟。

8时30分准时开庭，宣读诉状然后公布审判结果。

10点04分，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法庭的审判长宣布了判决结果，犯有多项罪名的再审被告人刘涌被判处死刑，立

即执行。

当法官宣判刘涌死刑之后，刘涌之妻失声痛哭，但是刘涌的表现却非常镇定。当法警准备带刘涌走下法庭时，刘涌还回过头，面对妻子苦笑着点了点头，摆摆手示意告别。看到刘涌如此表现，刘涌之妻已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随后瘫坐在法庭的一角号啕大哭。刘涌的哥哥也哭着用手机给外面的亲属打电话，通报庭内情况。

在法院的一间屋子里，刘涌被允许与亲属短暂见面。刘涌抽了两枝香烟，喝了一口白酒，也说了一些诀别的话，还让亲属在他的脚镣上塞了一元钱以便上路。

随后，刘涌被带入法庭另外一个房间，签署判决书。当时刘涌的表情依然十分镇定，很从容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当执行本次死刑任务的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问刘涌是否需要换一件衣服时，刘涌的回答很简单：“不用了，就这样吧。”

11点左右，随着凄厉的警笛和闪烁的警灯，数十辆警车押解着刘涌来到锦州殡仪馆。殡仪馆院内停放的一些地方牌照车辆全都被清理出去，一位公安局的领导说，得防备有人遥控爆炸。

殡仪馆大门口有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周边的山坡墓园内，武警战士睁着警惕的眼睛。11点35分，刘涌被从一

辆白色面包车里抬下，上了一辆死刑执行车。车中设备先进，另有电缆将现场情况实时传输到殡仪馆一休息厅内的大屏幕上，最高人民法院、辽宁省最高人民法院和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些领导在此观看。

在这辆车内，一针致命的药物注射进刘涌的体内。十分钟后，刘涌的尸体被殡仪馆工人抬进黄色的火化用盛殓匣内，又装人一辆车内拉去火化。

12 点 30 分，接到命令的值勤武警、民警陆续撤岗。一切归于平静。沈阳老百姓十分关注，同时也引起国内外关注的刘涌黑社会一案，至此算是彻底画上了句号。

二、仓皇出逃 边境落网

落魄的通缉犯

2000年7月4日清晨，沈阳。

盛夏时节，天亮得早，在居民熟睡的楼群间，“报嫂”、“报哥”的身影时隐时现。他们将一份份刚出版的散发着墨香的报纸投进每个订户的报箱。

当人们在饭桌前打开当天的报纸，一行大字标题和5个人的正面头像赫然人目：

沈阳市公安局高悬重赏：通缉嘉阳集团董事长刘涌以及张建奇、张凡、程健、高伟等5名犯罪嫌疑人！

刘涌是谁？

一个商业集团的董事长为什么会被警方通缉？“涉嫌重大犯罪”又指的是什么呢？这是一般市民心中的疑窦。情况不明，只好耐着性子等着看连续报道。

不要说普通市民，即使编发这则通缉消息的报社编辑

也感到有些茫然。稿件是警方提供的，除此之外没有半点背景材料，令编辑们在做消息标题时也感到为难。

位于沈阳市太原街的嘉阳集团下属企业——嘉阳购物中心，看到场内100多个档口和超市营业如常，员工们对总裁出逃等情况浑然不知。

刘涌等人被通缉，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当年曾与刘涌称兄道弟、打打杀杀的流氓地痞、市井无赖之辈抱头鼠窜，望风而逃。

警方抓捕刘涌，预示着一场涤荡沈阳污泥浊水的打黑风暴已经来临。他们心中有鬼，怎能不逃呢！

“刘涌，你也有今天！”这是相当一部分人发自肺腑的感叹。他们亲身领教过刘涌犯罪集团的狰狞与凶残，皮开肉绽、伤痕累累，他们的心，至今还在流血。当天的报纸送进“一府两院”，一份小小的报纸在高层引发了强烈“地震”。那些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们平时是不屑于看这些“小报”的，可是今天，当那则通缉消息映入他们眼帘，顿时像触了电——刘涌与他们官商勾结，狼狈为奸，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

此刻，他们坐卧不安，只有暗暗祈祷：刘涌千万不要被公安局抓到，他跑得越远越好……

2000年7月4日这一天，在沈阳历史上是个具有特殊

意义的日子。由于一则不足千字的通缉消息登上报端，使警方与刘涌及其犯罪集团长达 10 多年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公开化。

广大市民明白了，以往那些惊心动魄、令人发指的黑社会犯罪，并非只是在银幕和荧屏上放给他们看的域外故事，竟然活生生地发生在自己身边。

沈阳警方在报纸上通缉刘涌，拉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除恶斗争的序幕，敲响了沈阳“一府两院”等一大批贪官污吏的丧钟！今天显赫一时的刘涌，8 年前是个身负重案、亡命他乡、被警方通缉的逃犯。刘涌为什么被警方追捕呢？

公安局长的决心

辽宁省沈阳市从1997年以来陆续发生了一些“打、砸、砍、杀”的恶性案件，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虽然有些案件没有侦破，但刘涌及其犯罪集团的成员有重大嫌疑。刘涌这个名字，牵动着沈阳市公安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加林的思绪。对于刘涌，杨加林并不感到陌生，公安机关与刘涌已经打了多年的交道。1992年，他开枪击伤派出所副所长刘宝贵一案，从法律上说并没有结束，刘宝贵多年来一直上访，要求严惩刘涌。旧案未了，新案频发，刘涌已成为杨加林头脑中挥之不去的“焦点人物”。

一个劣迹斑斑、多次逃避公安机关打击的人，而今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让人眩目的头衔，当上了市人大代表、获得了“优秀民营企业家”的称号。有了社会政治地位后，刘涌却变本加厉，更加肆无忌惮地疯狂作案。怎样对这一

不寻常的现象作出解释呢？以保护人民打击犯罪、确保一方平安为己任的公安机关，又该如何面对这样的人物？分析刘涌及其同伙涉嫌的一系列犯罪案件，杨加林越来越感到这是一股典型的黑恶势力，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打黑，是党在新形势下给公安机关提出的一项重要战斗任务，也是公安机关面临的新的考验，存在太多的风险，自己有没有摧毁这个团伙的决心？

杨加林走进主管刑警工作的副局长于凌舜的办公室，同他交谈了许久。这样的交谈，以后又进行了两次。两位局长在对待刘涌的问题上，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你是一把手，决心还得你来下。”于凌舜看着杨加林说道。

其实，杨加林已经下了决心。他略作沉吟后说：“我对刘涌看准了，决心也可以下，但刘涌与那些案件的关系，现在还看得不够清楚，需要继续做工作。”

“那么，我们就做一段秘侦工作吧！”

经过几个月艰难的秘侦，取得了一定成果。2000 年 5 月 25 日，在刑警支队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杨加林、于凌舜两位局长外，还有刑警支队支队长李凡，副支队长宋晓晶，防暴大队长傅旭，中队长潘勇，一共 6 人。

会上，参加秘侦工作的宋晓晶、傅旭、潘勇3人汇报了秘侦的情况，通过特情和技术手段搜集证据，证实至少有两起重大刑事案件是刘涌指使其打手干的，可以肯定：有8起重大案件，刘涌嫌疑重大。

杨加林提议，在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成立专案组，继续深入展开秘侦工作。他翻了翻桌上的台历，然后说："今天是5月25日，为便于工作，这个专案就定名为'5·25'专案吧！"

2000年6月26日，杨加林、于凌舜向沈阳市市委、市政府主管政法工作的领导汇报了对刘涌犯罪集团9个月秘密侦查所掌握的情况，要求尽快批准行动。几位领导充分肯定并坚决支持公安机关采取行动，彻底打掉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决定成立"5·25"专案领导小组，由市委政法委书记王洁纯任组长，杨加林、于凌舜任副组长。市委副书记朱锦用坚定的语气对杨加林和于凌舜说："不要过多地考虑成功或者失败，你们大胆地干吧，党和政府做你们的坚强后盾！"

四大金刚一夜落马

2000年7月1日，杨加林和于凌舜又来到刑警支队。从他们脸上严肃而紧迫的神情可以猜测到，对刘涌等人采取行动已进入最后倒计时。

傅旭汇报了对刘涌等人近期的秘侦及控制情况。行动前的准备工作是相当细致而周到的。

刘涌及其手下“四大金刚”吴静明、宋建飞、董铁岩、李志国等主要干将的家庭住址或落脚点虽然已经基本掌握，但有的情况还不够具体，如“四大金刚”之首吴静明的住址就不那么准确。

傅旭说：“通过关系了解，在中街拆迁前，刘涌答应给吴静明一套住房，但后来刘涌没有兑现。吴静明一气之下从刘涌的娱乐城支取了4万元，惹恼了刘涌，他们两个人掰了。现在吴静明在家养狗。”

于凌舜问："他家在什么地方？"

"在铁西木材市场附近，北一马路旁边。"

为找准吴静明的住处，傅旭带侦查员吴亮驾车一路打听，找到了那个狗场。傅旭离很远将车停下，对张亮面授机宜，然后张亮一个人向狗场走去。

张亮走进那个院子，院里没有人。关在笼子里的狗一见来了陌生人，狂吠不止。张亮在一个笼子前蹲下身，用根木棍逗狗。这个办法很灵，很快就从屋里走出一男一女。男的像打工的，女的像这家的女主人。

女人走过来："你有事吗？"

"你们卖狗吗？我想买条狗崽。"

"买什么狗呀？"

"圣博纳，有崽吗？"

"没有。"那个女人神态显得有些怀疑。

事情到此似乎就结束了，但这哪行？如果吴静明在房子里，得把他调出来。张亮显得很着急，说："我要给女朋友买条狗崽玩，大老远来的……你们管事的呢？"

买主的强烈欲望似乎消除了那个女人的疑虑，转身向屋里喊："你出来一下！"

一个三十六七岁的男子从屋里走出来。他大约高1.7米，小眼睛，长得黑瘦。他穿着一条大裤衩，光着上身，

左臂刺一只鹰。张亮暗想，不用说，这就是吴静明了。那个人向张亮走过来，用警惕的目光打量着他，问："谁告诉你到我这来的?"

"我听小宝说的，你在这养狗，就来了。"

"哦……"那个人"哦"了一声，没再继续盘问。

"小宝"并非张亮信口随便说的，而是确有其人，张亮在平时的工作中掌握的。

张亮朝那人一笑："大哥，我要给女朋友买条圣博纳小崽，帮帮忙!"

为热恋中的女朋友办事，当然是男青年的头等大事，尚未结婚的张亮把这个角色演得惟妙惟肖。

那个人并不急于回答，和张亮侃起了狗经。张亮谈笑风生，点滴不漏。那个人眼中的戒意消失了，说："狗崽现在没有，得8月份能下。"

"好吧，有了就给我留着。别人也托我买，要是好，我可以买两三条呢!"

圣博纳幼犬一只就好几千元，买两三条就不是小数目了。那个人显然很高兴，和张亮议了一会儿价钱，这件事就定下来了。张亮要走，转身又回来了："大哥，忘问了，你贵姓?"

"我姓吴。"

“大哥，我把我的手机号告诉你，崽有了你就通知我。你也把你的手机号告诉我。”

然而，吴静明也并非等闲之辈。虽然张亮没有被他看出什么可疑之处，但一个人登门买狗的事情并不多见，他觉着还是多加小心为好。张亮走后，他离开自己租住的狗场，到新民市胡台另一个朋友开的狗场，忽然右眼皮直跳。“左跳财，右跳灾”，这更加重了他的疑心，似乎有一种危险正在向他逼近。他给老婆挂了一个电话：“我右眼皮总是跳，是不是要出事？今晚我不回去了！”

警方动用技术手段掌握了这一情况，杨加林、于凌舜听后蓦然一惊。吴静明是与刘涌关系密切的重量级人物，许多案子他都积极参与。如果他“溜”了，势必通告刘涌及其他重要成员，使他们纷纷潜逃，那就将使这场打击刘涌黑恶势力的斗争严重受挫！杨加林和于凌舜分析、研究后果断决定：提前行动，今夜就抓人！

擒贼先擒王。2000 年 7 月 1 日，香港著名影星任达华来到沈阳，住商贸饭店。刘涌将在自己经营的娱乐城热情款待他。当夜，警方在娱乐城和商贸饭店部署了警力监控。刘涌平时乘坐的那辆车牌为“辽 AC9999”的奔驰轿车成为严密控制的目标。

抓捕吴静明的任务，交给了防暴大队一中队。中队长

马力及其带领的6名民警，还有三处的3名同志，运用技术手段查到了吴静明当夜的落脚点——胡台的一个养狗场。那个养狗场院墙高约2米，铁门紧闭，院子里养了上百条狗。马力请求支队支援，防暴大队三中队赶来。秦国庆、张亮翻墙而入。这时，满院子的大狗小狗都狂吠了起来，好在都关在笼子里。房门开了，吴静明和狗场主人走了出来，一个手拿大刀，一个端着扎枪，神态紧张地与民警对峙。马力等人持枪冲到他们面前，大喝："我们是警察！把刀放下！"吴静明等人只好扔下大刀和扎枪，举起了双手。张亮给吴静明扣上手铐，问："你认识我不？"吴静明脸上闪过惊异的神情："你不是……"他认出来，这个小民警就是白天那个来为女朋友买圣博纳犬崽的人。他绝望地闭上眼睛，没想到，久闯江湖的他，竟栽倒在一名小刑警的手上。

"四大金刚"中的宋建飞、董铁岩、李志国3人，在宋建飞家中同时落网。

朱赤、孟祥龙、房霆、刘军等腐败民警被电话传来，用"请君入瓮"之计擒获。

遗书——恶魔仅有的一点人性

娱乐城是刘涌苦心经营的一个窝点，是他和“四大金刚”等犯罪集团成员经常聚集的匪穴。傅旭带领20多名民警在娱乐城外围控制，监守了3个多小时。夜已深了，那辆车牌“辽AC9999”的奔驰轿车一直静静地停在那里，始终没看见刘涌出来。

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傅旭的心头：莫非刘涌不在娱乐城？

消息传到设在刑警支队二楼会议室的指挥部，震惊了于凌舜。他断然下令：“进去看看！”

民警以治安检查的名义进入娱乐城，但未发现刘涌的踪影；把他个人使用的38号更衣箱打开，里面仅有一件汗衫。

说起来很富戏剧性。公安机关在全市抓捕刘涌，而刘

涌却坐着车跑了沈阳好几家公安机关，两方面如同“猫”与“鼠”，玩着一场追逐“游戏”。

事情是由刘涌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引起的。

2000 年 7 月 1 日，刘涌有两项“外事活动”，一项是陪同任达华从娱乐城来到 2000 年俱乐部，另一项则由他的妻子——嘉阳集团执行总监刘晓津陪同邀来的日本经济专家合元讲课。后来，刘晓津也来到俱乐部听任达华唱歌。快半夜了，玩兴正浓的刘涌接到一个电话。他听着听着“忽”地站了起来，显得局促不安，直到对方已挂了电话，他都没有反应。

刘晓津问：“怎么了?”

“出了点事。”刘涌说，“你们在这玩吧，我有点事，出去一趟。”

刘涌和孟祥龙等人向外面走去。刘晓津怕他出事，也跟了出来，边走边问：“深更半夜的，到底什么事呀?”

“你别管了!”刘涌心事重重地走出俱乐部，上了孟祥龙的一辆“子弹头”。至此，刘涌车在人不在的失踪之谜就解开了。原来，鬼使神差，刘涌离开娱乐城没有乘坐那辆“辽 AC9999”车牌的奔驰，而是开走了这辆子弹头。参加监守的民警认车不认人，让刘涌金蝉脱壳，逃脱了监控。

刘涌接到了谁的电话？电话中说了些什么?

原来，警察在宋建飞家中抓捕宋、董、李3名打手时，被刘涌的侄女看到了。她把宋建飞等人被抓及警车的车牌号“3048”用电话告诉了刘涌。刘涌听后心惊肉跳，不知道公安机关是什么来头，为什么要抓这3个人……后来，弟弟刘军也联系不上，使他更感到了大难临头！

为了摸清公安机关的底牌，刘涌开车到交通治安分局刑警大队、派出所等几个地方，想查明“3408”车牌号是哪儿的车，但未能如愿。后来，他的车从刑警支队门前驶过，看见办公楼里灯光通明，院里人影晃动，他的心激灵一下子：完了，今夜刑警有行动，宋建飞他们是被刑警队抓去了，自己也危在旦夕。

沈阳几乎到处都有刘涌的企业，但他不敢露面。在刘晓津、司机高伟等人陪同下，他到“社会朋友”家中躲藏，最后去了城中花园——刘晓津经商结识的朋友刘鹏达家中避难。

当屋里只剩刘涌一个人时，刘涌自知罪孽深重，产生了死的念头，以他有限的文字表达能力写起了遗书：

“人生就是痛苦，爱情，友情，亲情。我已经历得太多了。对于我的事业，也许是成功，那只有让后人去评说了。我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只能

说平时太不注意，眼睛红的人也太多了。但我没有对不起社会，也没有对不起共产党。杨加林害的我。

“爸爸、妈妈，你的儿子将离开这个使人不留念（恋）的世界。我对不起你们。你们的一切只能拖（托）付大哥及三弟了，希望他们能够照顾好二位老人。

“三弟的性格太不好了，唯（为）人处事（世）还太年青（轻），人生的教训他还没有领会到，希望见信后能构（够）改变你的一切生活，不能构（够）太任性，早一点要个孩子。

“小津，我自从与你结婚，我这一辈子也就拖（托）付给你了。我是爱你的。我也看出来，你也真心爱我。我给你将扔下一大堆难办的事情，但你一定要永往（远）前进，不能把我打下的江山给放了。我也不知怎的了，真不想离开你，只有你是理解我的。我想我走后，关于孩子的问题做以下说明。

“财产问题……”

……

刘涌写的遗书中，错别字很多，还有发生某个字重叠的情况。这说明他书写时心情激动，一气呵成，只为表述意思，不在乎字写得对与错。

刘涌写完6份遗书，趁刘鹏达夫妇和高伟没注意，离开城中花园，向夜幕深处走去。忆往昔，他每次外出，总是轿车成队，打手成群，前呼后拥，耀武扬威。而今，他作为被公安机关在全城搜捕的要犯，揣着绝命书独行。惨白的月光下，地面上拖着他瘦长的身影，像一个孤独的幽灵……

亡命天涯路

2000年7月4日一早，刘晓津把刘涌放弃自杀的事对刘鹏达说了，但是没提公安局的事，然后说她要和刘涌到北边“散散心”。刘鹏达夫妇是刘晓津当年在经商时认识的朋友。

本来如日中天、风光无限的嘉阳集团董事长刘涌深夜来访，突然落魄至此，这使刘鹏达夫妇非常惊诧，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们对刘涌的为人有所了解，猜测他是出什么事了，不得不东躲西藏。凭着旧情，他们收留了刘涌夫妇，对他们有求必应。

刘晓津还约了女友胡素凤。胡素凤也是刘晓津多年经商所结识的朋友。她在女友及其丈夫有难时愿意两肋插刀大力相助，答应出车。与刘涌同行的，还有为刘涌开车的专职司机高伟。当天吃过早饭后，刘鹏达开一辆本田，胡

素凤的司机开一辆风度，两辆轿车，一红一白，一前一后，送刘涌、刘晓津和高伟启程。

在他们出城之前，三三两两的报贩已经在街头叫卖了。刘晓津心里一动，借停车的机会买了一份报纸。她打开报纸，匆匆扫了一眼。突然，像触了电似的，她的身体猛地一颤，一行大字标题吸引了她的目光——《警方悬重赏，通缉“五人帮”》！她几乎是屏住呼吸，飞快地看完了印在最前面的几行字：

7月3日于沈阳市公安局获悉，嘉阳集团董事长刘涌（男）等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重大犯罪，近日被公安机关通缉。

犯罪嫌疑人刘涌，男，1960年11月30日出生，住在沈阳市和平区丽景花园，身高1.72米左右，身材较瘦，身份证号码：210103601130331。

……

同时被通缉的，还有张建奇、张凡、程健和高伟。报社编辑称他们为“五人帮”。在文字旁边配发了5个人的照片。

刘晓津匆匆看了看，一声没吱，悄悄将报纸放进自己

的皮包里。

刘涌和高伟已经被公安局通缉了！在被通缉的5个人中，此刻就有两个人坐在车上！

刘晓津脑子里像一锅滚开的水沸腾着。"涉嫌重大犯罪"！从报纸文字中的语气和警方的态度看，刘涌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但报纸不能让刘涌他们看，通缉的事情也不能对他们说。现在处境危险，往北边跑要紧！

本田与风度风驰电掣地向北疾驰……

刘晓津看报纸后，她对问题的性质有了一个根本的改变。

在刘晓津不了解刘涌涉嫌犯罪和警方对他通缉之前，她作为刘涌的妻子，掩护、窝藏刘涌的行为是情有可原的；但在她知道了警方通缉刘涌的情况后仍然帮助他出逃，性质就变了，她踏上了一条窝藏罪犯的歧路。

车开到哈尔滨，有一辆出了故障，他们几个人走进饭店吃饭。趁人们不注意，刘晓津把报纸上登载警方通缉的消息对刘涌说了。刘涌一听，脸色煞白，绝望地说："完了！"

刘晓津问："你怎么能被通缉呢？"

刘涌也感到不解："我怎么会被通缉呢？"

"你究竟咋的了？有啥事吗？"刘晓津还在追问这个

问题。

刘涌仍然没有正面回答，震惊之后他也愤愤然，说："我有多大的事呀？怎么要通缉我呢？张凡和我有什么关系？高伟有什么问题？我不明白！"

从沈阳临行前，刘晓津曾问过刘鹏达，在黑龙江那边有什么亲戚没有。刘鹏达说，他爱人的二姐住在牙克石。

在哈尔滨，刘晓津陪着刘涌到松花江边站了一会儿，但又怕他跳江寻短见，赶快离开了。刘晓津在火车站买了票，由刘鹏达夫妇陪着刘涌和高伟乘火车去了牙克石，刘晓津和胡素凤于5日凌晨回到沈阳。

刘晓津回来后，又买了很多报纸。警方抓捕刘涌等犯罪嫌疑人的消息几乎天天都登报，刘晓津看了个够。她感到很惊讶，不敢回家了，也不敢再到嘉阳集团及下属企业露面了。如果她被人发现，必然危及到刘涌的安全。她住在了经商女友刘野家中。

7月7日，刘晓津接到刘涌从牙克石打来的电话，询问沈阳这边的情况。刘晓津不便对他多讲，说："晚上我给你打电话。"当晚8点，刘晓津不敢使用手机，也不敢使用刘野家的电话机，到楼下公用电话亭给刘涌打了电话。她把嘉阳集团被查封，还有报纸上登的有关内容对刘涌讲了一遍。直到这时，刘涌才知道自己已经在全国范围

内被通缉。沉默许久，他有气无力地说："你刚才给我念的那些事，有的我不知道，有的和我毫无关系，有的都是过去的事，平了……唉！都是多大的事呀，怎么把我通缉了呢？"

在刘涌看来，他过去干的那些"打、砸、砍、杀"的事都不算什么，他对警方大动干戈抓捕他感到不解。

刘晓津问："你在那边怎么样？"

"晓津……我不能活了！"刘涌绝望地说，带着哭腔，"我活着也没意思……晓津！你把家里的事安排安排，还有孩子……"

"刘涌，你千万不能死！"如果不是怕被人听见，刘晓津会高声喊起来，"明天我就去，你千万等着我！听见没有？等着我……"

刘晓津知道，已经感到绝望的刘涌很可能再次萌生自杀的念头，她不敢耽误，次日中午，带着 9 万元现金和 5000 美元，从长春客运总站坐大巴动身了。她认为，坐大巴比较安全。

陪刘晓津去的还有刘野。刘晓津对刘野说，她要出门办点事，要刘野陪她去一趟，也好有个伴。刘野当即答应了。其实，公安局抓刘涌的事，沈阳到处传得沸沸扬扬的，刘野会不知道吗？想到这里，刘晓津心里对她十分感激。

她们乘坐大巴到了长春，从长春坐火车到了牙克石。她们在车站看到了刘涌和高伟。他们戴着墨镜，以免被人认出来。4 个人一起乘坐火车去黑河，准备从那里去俄罗斯。

刘晓津曾问刘野，北边有认识的人没有。刘野说，她有个姓房的朋友住在黑河，人称“二姐”。如果从黑河过黑龙江，对面就是俄罗斯的布拉戈维申斯克。于是，在去黑河的火车上，刘野给“二姐”打了电话。

刘晓津在牙克石宾馆的房间里，把带去的报纸给刘涌看了，按照报纸上登的那些案子，一件一件地问他，刘涌作了解释。重伤省技监局检查人员的事，刘涌说出事时不知道，他在百佳楼上办公呢。殴打“大仙”崔岩的事，刘涌说那天出门了，没在沈阳。“宋建飞他们去打，是他们自己的事，我没让他们去打。烟贩王永学死后我才知道这件事与我无关……公安局为什么通缉我?”刘晓津说：“别的我也不问了，现在只问你一句：你杀人没有?”刘涌说：“我没杀人。”刘晓津说：“没杀人你为什么要死呢？你死了，企业不就完了吗！这次来的目的，主要是问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没杀人，百分之一千没杀人!”刘涌说得很干脆。“既然没杀人，那你死什么呀?”刘晓津问他。他不再说话了，显得委屈而又无奈。

刘晓津曾经劝说刘涌投案自首，但刘涌没有采纳。显然，虽然他在与妻子的交谈中觉得委屈与无辜，但他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还是心里有数的。他惧怕法律，没有投案自首，决心外逃。

在这种情况下，刘晓津在犯罪的歧路上越走越远了。她铤而走险，帮助刘涌外逃。她对刘野说："现在只有让刘涌过'关'到俄罗斯那边去，才能保住他的命。豁出去，闯'关'吧!"刘晓津不仅资助刘涌，还找人为刘涌办了去俄罗斯旅游的护照，并在7月10日下午与刘野一起，掩护刘涌通过边境检查站。然而，最终她们与刘涌、高伟先后被捉拿归案。

本来与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所犯罪行无关的刘晓津，因为窝藏罪而锒铛入狱，成了阶下囚。不仅如此，她还坑害了好朋友刘野，使她也作了这一犯罪集团的殉葬品。

应刘晓津要求，征得专案组同志同意，刘晓津拿起笔，给刘涌写了个条子：

刘涌：真的好想您。

你的妻子：晓津

陷于亲情泥淖而不能自拔的刘晓津，对自己所犯的罪行，仍执迷不悟。

法庭上，刘晓津对检察机关在起诉书中对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提出异议，但她强调，她帮助刘涌逃避警方抓捕，掩护他外逃，既是为了“嘉阳那么大的事业”，也是出于夫妻感情。

的确，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刘晓津被亲情迷了心窍，触犯了刑律，自食苦果，发人深思，令人警醒。

边境落网

刘晓津听说刘涌要寻死，忙乘车到南市场一带寻找刘涌，她在一家药房门前看见了刘涌。刘晓津把他买的安眠药扔了，问："你要上哪呀？"

"我再去中街看一看。"刘涌颓唐地说，"死，我也要死在嘉阳大厦的工地上……"

"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向集团交待呀！"刘晓津把刘涌带回刘鹏达的家。

尽管刘涌没有把他的根底对刘晓津说，但刘晓津也已意识到，刘涌的"事"不小，如果他落在公安局手里，肯定是十分危险的。她说："实在不行，那就走吧！明早我开车送你。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别连累了人家。"

"走吧，"刘涌说，"赶紧走吧，向北边走吧……"

2000 年 7 月 4 日，沈阳市公安局在全市各家报纸上刊

登了悬赏通缉刘涌及其犯罪同伙张建奇、张凡、程健、高伟等5名犯罪嫌疑人的消息和照片，电视台也播发了这一消息。经省公安厅厅长李峰批准，由公安部向全国发布了对刘涌的《边控通知》和《通缉令》。

杨加林和于凌舜在刑警支队督战，指挥抓捕。刘涌不在市内，他会选择向什么方向逃匿呢？

有人提出，刘涌很可能往南方，特别是往广东那边跑。刘涌曾在广州等地经商，待的时间长，结交的人多，有多处落脚点。1992年持枪袭警案发生后，他就是跑到广州藏身的，后来又在那里被抓获。今天，他是否会重复这条路线呢？

于凌舜分析，刘涌取道北方边境逃往俄罗斯的可能性很大。刘涌有一个亲属，曾搞过对俄劳务输出。抓捕行动开始后，这个人也不见了。相对而言，从那边过境也比较容易……

兼顾各种可能性，指挥部在密切关注市内抓捕线索的同时，与广州等南方城市和北方边境几个主要通商口岸的警方及有关部门保持着联系。

7月10日，一个不寻常的线索提交到指挥部：在内蒙古自治区满州里、黑龙江省黑河市一带发现了“大褂”的踪迹。“大褂”名叫徐景岩，与刘涌关系密切，在个体烟贩

王永学被打致死一案中负有罪责。鉴于他与刘涌的关系，是否说明刘涌也在向满州里、黑河或中俄其他边境一带逃窜呢？指挥部与黑河等地的公安机关建立了热线联系。

7月11日晚7时，李凡的手机中传来了黑龙江省黑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王健激动的声音："李支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把刘涌抓到了！还有一个名叫高伟的男子，还有两个叫刘晓津、刘野的女子……"

杨加林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

紧接着，屋里的人不约而同地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

原来，7月4日，刘涌在刘晓津、高伟、胡素凤和刘鹏达夫妇的护送下启程，开两辆车到了哈尔滨。随后，刘涌由高伟、刘鹏达夫妇陪着乘火车去了牙克石，刘鹏达的二姐住在该地。刘晓津和胡素凤于5日凌晨回到沈阳。8日，刘晓津又约了经商的女友刘野，带着9万元人民币和5000美元，乘大客车到长春，又从长春乘火车到了牙克石。她们在车站看到了戴着墨镜的刘涌和高伟，然后4个人一起乘火车，经齐齐哈尔去黑河。刘野认识一个姓房的"二姐"，住在黑河。在"二姐"的帮助下，刘晓津花2000元钱为她和刘涌、刘野办了到俄罗斯旅游的护照。当他们经过出入境边检站时，由刘晓津交验的刘涌的证件在电脑上有了报警反应，刘晓津、刘野被扣，刘涌脱逃。他逃回住

宿的宾馆，与高伟一起乘出租车潜逃，被在公路上盘查的警察抓获。刘涌乘人不注意吞服了200多片安眠药，呈现休克状态，警方立即送他到医院洗胃，使他自杀的企图未能得逞。

7月14日下午，于凌舜带领的小分队押解刘涌等人回到沈阳市，在刑警支队门口受到自发赶来的群众热烈的欢迎。人们冒着高温，打着标语横幅，带着鲜花和锦旗，把大院挤得满满的。警车驶进大院时，人们围了过去，对黑枭刘涌发出一片愤怒谴责之声。昔日在沈阳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恶魔，而今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面色苍白，浑身颤抖。一位男青年撩起上衣，露出3处长达10多厘米、缝合120多针的伤口给人们看，触目惊心。立刻，欢迎仪式变成了声讨控诉刘涌罪行的批判大会。真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多行不义必自毙！

痴情的女人

刘涌在公安机关强大攻势的逼迫下，仓惶出逃，他的妻子刘晓津一直紧紧跟随着他，他们一起先后到恒盛洗浴中心，斌子、刘鹏达等朋友那里藏身。虽然刘涌竭力故作镇静，嘴上轻飘飘地说“有点事”，刘晓津也不了解内情，但她已经意识到，这“事”不小。天亮了，她把刘涌在刘鹏达家安顿好后，来到太原街购物中心楼上的嘉阳集团办公室，正遇见多名警察前来搜查。看来，警察并不认识她，也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把她视为一般的负责人，没有向她打听刘涌的下落，只拿走了几件认为可能是证据线索的物品，让她在一份单据上签了字。搜查进行了3个多小时。

后来知道，这并非是警方的疏忽与失误。鉴于抓捕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成员是一场特殊的战斗，保密工作尤为重要，公安局动用的警力少而精，并挑选那些与刘涌

犯罪集团成员没有任何关系的警察执行抓捕任务，他们都不认识那些犯罪嫌疑人，也不认识刘涌的妻子刘晓津。加之警察执行某一项任务都是单一的，前来搜查就没有顾及到扩大线索和抓捕有关的嫌疑人。

刘晓津迅速脱身，暗暗庆幸自己没有被警察抓住。她回到丽景花园的家看了看，保姆说警察来过了，拿走了通讯录等东西。刘晓津想，家都搜了，看来事情不小。后来知道，公安局把嘉阳集团的财务账目也查封了。刘晓津猜想，可能是因为刘涌经济上有什么问题。

已经晚上10点多了，刘晓津作为执行总监，还是把集团各主要部门的负责人召集到办公室开了会。她认为，越是在这种突发事件面前越是要保持镇定，处变不惊。虽然她心里也很紧张，到现在也不清楚公安机关的意图，对刘涌及嘉阳集团的影响有多大，但她表面上却一脸轻松，轻描淡写地向大家讲了公安局搜查的事，意在稳定军心。她要求明天各部门给员工们开个会，要大家安心做好本职工作，别影响了生意。

应该承认，刘晓津虽然认识刘涌身边的亲信和“四大金刚”等人物，但她对他们那些“英雄业绩”是不甚了解的。刘涌也不可能将他那些充满血腥的犯罪活动对她讲，他在她面前展示的都是好的一面。在刘晓津眼里，刘涌是

她甘愿托付终身的男人，而不是凶恶的魔鬼。

尽管刘涌没有把他的根底对刘晓津说，但刘晓津也已意识到，刘涌的“事”不小，如果他落在公安局手里，肯定是十分危险的。她对刘涌说：“实在不行，那就走吧！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别连累了人家。”

刘涌同意了：“走吧，赶快走吧，往北边走吧！”

“走”，是他们在“出事”的头一天就已经定好了的，方向是往北走，去俄罗斯。当年他们经商去过那个国家，在黑龙江也能找到熟人。

按说，刘涌也可以往南边逃，他在广州经商多年，那里的熟人更多，情况更熟悉。但是，他不敢再往那边跑。1994 年春节前夕，他就是在广州被沈阳市公安局追捕小分队抓获的。熟人越多越危险。相比较而言，他认为从北边出境比较容易，也安全一些。

刘晓津点点头说：“行。只要你不死就行。明早让车送你。”

“先到长春，再到哈尔滨。”刘涌喃喃地说。他又对刘晓津讲了外面谁谁欠了他多少钱。在刘晓津听来，像是口授遗嘱。她听了一会儿催促他说：“别讲了，快睡吧，明天出门要起早呢！”

那几天他们心惊肉跳，在市内辗转躲藏，整宿地熬夜，

都已疲惫不堪。凌晨1时，睡意袭来，两个人才入睡。

2001年7月的一天，在被警方抓捕整整一年之后，沈阳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头目刘涌的妻子刘晓津、刘涌的司机高伟，还有另一名涉案女性刘野3人被带上刑事被告席，他们以窝藏罪被沈河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此案由沈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以刘涌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罪行累累。但作为刘涌第二任妻子的刘晓津、司机高伟和刘晓津的女友刘野这3个人，本来与刘涌等人“打、砸、砍、杀”等罪行是无关的，并不是该集团的成员，那么，为什么他们也成了被告呢？

刘晓津37岁，长得比较秀气，头发简单地扎在脑后，两颗眸子机灵地闪动着。已不算短的囚禁岁月并没有改掉她的洁癖，也没有使她的灵气与机敏打折扣。她身穿一件白色上衣，外罩看守所发的西洋红色马甲。她神态自若，只不过是提审者变了人，使她有些困惑。

当黑社会犯罪集团头目刘涌被警方从黑河市押回刑警支队大院时，作为同时被抓的刘涌的妻子，刘晓津面对满院的警察大呼“冤枉”，还示威地说了一句：“将来还说不准咋回事呢！”众皆哗然，为之震惊，意识到黑枭之妻也绝非寻常之辈。可是今天的刘晓津，与往日已判若两人，她

低眉顺眼，脸颊漾着微笑，显然是一年的看守所生活使她对案件有了一些认识，办案人员的开导教育也收到了一定效果。

刘晓津16岁时高中毕业，1990年结婚后走入社会，跟随丈夫经商，南下广东，北到俄罗斯，在商海沉浮中增长了才干，积累了财富。她是通过丈夫认识刘涌的。1992年10月6日刘涌持枪击伤派出所副所长刘宝贵后，畏罪携妻潜逃到广州，在刘晓津夫妇家中住过，他们的接触就更密切了。刘涌给她的印象不错，她认为他有胆有识，敢作敢为，办事雷厉风行，孝敬老人，为人友善……于是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升温。刘涌被警方从广州抓回沈阳后，刘晓津还在一个雨天去看望过他。1994年，刘晓津生了一个男孩后，与丈夫感情破裂，两人办了离婚手续。

离异后的刘晓津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经商之中，她与女友胡素凤合做空调生意。她找到正在太原街开家电商场的刘涌，租用柜台卖空调。刘涌大度地说：“还租啥？都是朋友，你就来卖吧！”

当时，刘晓津把一百五六十万元的资金都投进空调生意，并把空调存放在铁匠屯的花窖里。有一天，刘涌说，空调生意特别好，不够卖的。他派车要把空调都拉走，刘晓津和胡素凤同意了。没想到第四天发了大水，洪水快上

房了，刘晓津的父亲养的300多盆高档君子兰都让水淹了。刘涌租了一只船，带着商场的人来了。他水性好，扎进没顶深的水里，把君子兰一盆一盆地都捞到大坝上。刘晓津的父母逢人就说，是刘涌把我们一家救了！

显然，刘涌在刘晓津心目中是一个好人、善人、恩人，却没有发现他的另一面。作为感谢与回报，她也常到刘涌的商场关心了解经营情况。刘涌资金周转不灵，她就把空调销售款存放在他那里，供他使用。

刘晓津问刘涌："商场家电经营怎么样？"

刘涌有些生气："没赚着钱。"想了想又说："我想把这地方出租，一年下来也能赚个几十万的。"

"你倒图个心静，"刘晓津不屑地说，"那有什么发展前途？我想到一个项目，你干不干？"

"什么？"

"开超市！"刘晓津充满信心和把握，两眼放光，"沈阳这个好几百万人口的大都市，至今还没有一家超市。你办超市肯定赚钱！"

在刘晓津参谋与劝说下，刘涌动心了。通过已不算短的一段时间的接触与交往，他逐渐了解了眼前这位商界奇女。她有魄力，有胆识，有实力，也有预见。应该听她的话，接受她的建议。当时，刘涌花100多万元将家电商场

刚装修完，如果改办超市，经济上要有很大一笔损失。但刘涌决心已下，办超市！刘晓津十分高兴，从各方面给他以帮助。她为他写了一份沈阳市场预测报告，陪着他到广州、香港考察取经，又借给他500万元资金，一辆凌志轿车也借给他使用。1995年9月24日，百佳自选商场——沈阳第一家超市终于开业了。超市的开业大获成功，百佳超市为刘涌的发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经营的佛罗伦服饰专卖店、莎莎化妆品中心、雷诺当娜服饰专卖店、嘉阳当行等企业相继出现在太原街上。刘涌对刘晓津说："晓津，我的生意离不开你。"他们先是同居，后于1997年正式登记结婚。1999年9月，刘涌就任嘉阳集团的董事长，刘晓津被委以重任，担任嘉阳集团的执行总监。

刘晓津以为，她在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因祸得福，找到了刘涌这样一个称心如意的终身伴侣。在她眼中，刘涌是一个十分完美的人。可以想像，当她突然听到市公安局以重大犯罪嫌疑通缉刘涌等人的消息后，该是怎样的震惊与迷惑，她怎么也不能相信。

尽忠的马前卒

从2000年7月1日夜公安机关打响抓捕刘涌犯罪集团成员的战斗起，高伟基本上一直与刘涌、刘晓津等人在一起，听从他们的调遣，为掩护、窝藏刘涌而效力。

高伟1983年入伍，在部队当了5年半兵，是一名共产党员，曾任代理排长，立过三等功。只因回到地方后遇见了刘涌，便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有了牢狱之灾。

高伟结识刘涌有一定偶然性，也是一种"缘分"吧。

高伟回到沈阳后，卖了一段时间服装，因为生意不景气，不干了。后来他给别人开车，接着到饭店当了两年经理，后来又不干了。

高伟住在罗马假日酒店后面，他没事时就常去那家酒店，认识了酒店的承包者刘涌。刘涌听说他在酒店当过经理，就雇用了他，让他和张建奇搞管理，月薪1000元。刘

涌对他说："你先干着，年底再分红。"但高伟干得不大顺，酒店里一有事就往他身上推，他干几个月就离开了。

没有了固定收入，高伟经济上感到拮据。此时妻子又生了孩子，急需钱用，他特别着急。那天，他和两个朋友从太原街经过，在嘉阳购物中心门前看见了刘涌的那辆奔驰。刘涌的那块车牌很特殊，令人过目不忘——"辽AC9999"。高伟心里一动，走进购物中心，在办公室里见到了已经鸟枪换炮的刘涌。

"二哥，你真行啊！"高伟笑道，"你的买卖越做越大啦！"

刘涌最喜欢听别人夸赞他的事业，也喜欢在旧交面前显示自己今天的身份与地位。他问："高伟，你现在干啥呢？"

"我待着呢，没事干。二哥，你这里有没有用人的地方？"

高伟以前给刘涌留下的印象不错，提到他会开车，刘涌便说："你不是看见楼下我那辆车了吗？现在还没有司机，你就过来给我开车吧！"

就这样，高伟成了刘涌的专职司机。

的确，刘涌再次雇用高伟，对他比以前好多了。可能由于企业老板与开车的司机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关系，也可

能由于刘涌今非昔比，财大气粗的缘故，他对雇员的恩惠也就多了些。高伟的父亲有病，他也给钱，去医院时他说："别打车了，把我的车开走吧!"最让高伟感动的，是刘涌对他的信任，把装有重要证件、文件和巨款的皮包交给他保管。刘涌还答应为他解决住房问题。高伟感到，刘涌对他很"够意思"。

作为董事长的专职司机，高伟和刘涌在一起的时间很多，他暗暗观察刘涌，感到他这个人"心软"、"仁义"。在嘉阳集团，如果哪个下属企业要开除员工，必须通过他才行。一次，刘涌发现一名女营业员给顾客拿购物袋，本应给拿小的，她却随手拿了个大的。刘涌没放过这件小事，当即找来经理好一顿训，训完后说："你不能开除她，不然我找你算账!"员工如果有了错，刘涌该骂就骂，但过后该照顾的还照顾。至于给员工们的福利待遇，更不用说了。虽然他已是沈阳屈指可数的富翁，但在生活上还很随便，吃什么不在乎，穿的都由刘晓津张罗。为了建好中街嘉阳广场大厦，他很辛苦，头戴安全帽，总往工地跑，看这看那的。在办公室，他常说："这一辈子，我曾经拥有过，也就行了。"

在高伟眼里，刘涌是个好人，讲义气，是个好企业家。刘涌对他施"义"，他要对刘涌尽"忠"。这就难怪为什么

当公安局到处抓刘涌的时候，高伟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扮演了“单骑救主”的角色，死心塌地地跟着刘涌夫妇开车往北跑，护送刘涌出境。7月4日以后，他已经从报纸上看到了公安局通缉刘涌和他自己的消息，应该知道案件的严重性。作为一名在部队多年的共产党员，一个与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所犯罪行无关的人，高伟理应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举报刘涌。然而，这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所谓的“义气”害了他，他心甘情愿把自己的命运和刘涌拴在了一起。

2000年7月1日晚10时许，刘涌接到侄女打来的电话，说宋建飞、董铁岩、李志国等人被公安局的人抓走了，他顿时慌了手脚。后来，为了弄清情况，刘涌让高伟去宋建飞在皇姑区的家看一看，探探风声。高伟没敢开车，打出租车来到宋建飞楼下。他不敢靠近，更不敢上楼，但他什么也看不到听不到，只好给刘涌打电话。刘涌无奈地说：“那你就回来吧！”

高伟回来后，看见刘涌坐立不安，十分焦急，不断地自言自语：“‘辽AA3408’是哪的车呢？唉，真急人！”他打电话给那个小侄女，反复盘问宋建飞等人被抓捕时的详情，可是那个女孩除了一口咬定警车车牌号是“3408”外，别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高伟眼见刘涌和他的亲信们乱了阵脚，虽然一时情况不明，但他也意识到出事了，而且事情不小。

刘涌感到不宜让手下的人看到他的窘态，时间也很晚了，便对高伟说："你把车钥匙留下，走吧。"

高伟留下那辆车牌"辽 AC9999"的奔驰车钥匙走了。因为夜深了，又没带家门的钥匙，他没回家，到娱乐城待着。下半夜，手机响了，是刘涌，让他到小北恒盛洗浴中心去。高伟想起，刘涌的驾驶证等证件在他身上带着呢，赶紧打车去了。

为了摸清公安机关抓捕宋建飞等人的原因，刘涌坐着车在市内跑了许多地方，最后无功而返。次日一早，他让高伟开车载着他和刘晓津来到九纬路他们自己开的嘉阳通讯器材经销部，买了两个新的手机卡，原来的手机卡弃之不用。刘涌对刘晓津等人说，立即关闭所有手机，更换手机卡，以免被公安局查到踪迹。刘涌的反侦查能力是很强的。

为了逃避警方抓捕，刘涌夫妇到刘鹏达住的城中花园家中躲藏，高伟一直陪伴着刘涌。刘涌如坐针毡，情绪低沉，几天工夫仿佛衰老了许多。这期间，一直由高伟服侍他。刘涌胃不好，高伟为他带着胃药。每次吃药都要由高伟提醒。当刘晓津不在时，刘涌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

在纸上写着什么。他并不避讳高伟，但高伟没问也没看。刘涌一口气写了好几张纸，写完后让高伟复印了两份，这时高伟才知道他写的是遗书，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陷于绝望的刘涌，的确产生了自杀的念头。此时他心里已经非常清楚，公安局采取行动，绝不仅仅要抓捕宋建飞、董铁岩、李治国，而是冲着他来的。正如他在写给刘晓津的遗书中所说的："他们是要我这个人"。在宋建飞、董铁岩、李志国等人被抓后，他的弟弟刘军以及孟祥龙、朱赤、房霆等几个穿警服的心腹也都相继失踪，使他深信不疑。公安局的行动太快了，事前一点儿风声都没透，他根本来不及做任何反应。大势已去，末日来临。"我以（已）不留念（恋）这个世界，我将自行了段（断）我的一生。"他这样写道。

面临死亡，刘涌没忘记在遗书中提到高伟。也许在这几天逃亡的经历中，高伟这个对他绝对忠诚的人深深地感动了他。"蜀军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往昔前呼后拥的亲信、打手们纷纷落网，眼前只剩高伟一人，越是在患难之中越是感到高伟忠心耿耿，诚信可靠。所以，对高伟，他在自己身后应该有个安排和交待。

刘涌想到这里，在遗书中写道："……高伟以后就跟着小津吧……给高伟在中街解决一套房子。高伟一定要好好

照顾小津及我的家人。”

有嘱托，有许诺，颇有些“白帝托孤”的意味。

刘涌把几份遗书交给高伟复印时说：“我跟你二嫂（刘晓津）说好了，以后你跟她干。房子的事，我不可能亲自为你调了，让你二嫂办吧！”

高伟接过遗书，感动得要落泪。他再三劝道：“二哥，你千万要想开，一切都会过去的……”

“不行啊，”刘涌叹道：“进去了，我这体格可遭不起罪……”

尽管高伟和刘鹏达夫妇对刘涌好言劝慰，并对他严加提防，但刘涌还是乘他们不备，走出城中花园准备寻死。

刘涌自杀未遂，经与刘晓津多次密谋，决定从北部边境逃往俄罗斯。这一图谋在策划、实施过程中，他们不回避高伟，而且让高伟参与其事，护送刘涌北上。

高伟本来就已经被刘涌的一些假象及“义气”、小恩小惠所迷惑，而今面对刘涌为他“解决一套房子”的许诺和“托孤”遗嘱，更加感动了，毫不犹豫地跟随刘涌逃往北部边陲。他不顾法律的召唤，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甘愿为一名受警方通缉的重大犯罪嫌疑人外逃充当马前卒。北逃路上，他不仅驾驶汽车，还为刘涌保管所携巨款——那个黑色皮箱一直不离他手。当刘涌与刘晓津等人商量潜

逃过境等机密时，也不避他。

总之，他完全将自己的人生命运与黑枭刘涌捆绑在一起了。

2000年7月10日下午，刘晓津和刘野陪着刘涌，带着办好的出国旅游护照等证件前往黑河边境检查站，高伟留在粮贸宾馆。他们走后还不到半个小时，高伟忽听有人急促地敲门。开门一看，他大吃一惊，原来是刘涌，只见他脸色煞白，一个人回来了。他神色惊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快……快跑！你嫂子她们叫边检站扣住了……"

高伟赶紧收拾东西，和刘涌逃离宾馆。他们知道，刘涌的身份已经暴露，当地公安机关和边防部队必然进行搜捕，必须赶快离开黑河。他们不敢乘坐火车，打了一辆出租车，要往附近某个小县城跑，也好藏身。可是，他们才跑出20来公里，就被在公路上设卡检查的警察截住了。警察见他们形迹可疑，进行盘查，发现刘涌不知什么时候吞服了大量不明药物，已陷于休克状态，立即将他送往医院抢救，而高伟则受到刑事拘留。

12日下午，在以市公安局副局长于凌舜为首的小分队押解下，刘涌、刘晓津、高伟、刘野4名犯罪嫌疑人被押回沈阳归案。

法庭上，高伟辩解，他是刘涌的专职司机，同时还负

责刘涌的一些日常琐事，他干的事都是上传下达，自己从不多问，只有服从。另一名被告人刘野则辩论，她与刘晓津在经商中相识，是十多年的朋友。刘晓津找到她，她无法拒绝，只想给她做个伴，一起去俄罗斯。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刘晓津、高伟、刘野为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头目刘涌外逃创造条件，提供方便，给公安机关的抓捕造成了困难，已经构成窝藏罪。

三、练摊儿起家的混世魔王

从“小混混”到“黑道老大”

刘涌生于1960年，1984年开始在沈阳经商，经营涉及超市、房地产、餐饮娱乐、香烟批发。在沈阳市最繁荣的中街、太原街等黄金地段，均有刘涌的商场，并获得上万平方米的房地产开发权。

1995年初，刘涌通过贿赂时任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副局长的高明贤和该局局长凌德秀，承包了该局下属企业太原街中华商场。从那时起，刘涌开始纠集一些地痞无赖，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

1995年，刘涌创办嘉阳集团，涉足商贸、服装、餐饮、娱乐、房地产等行业，下属公司26家，员工2500人，资产7亿元人民币。这样的一家企业连年被沈阳市评为明星企业、巨人企业、AAA企业。刘涌本人获得的荣誉更是不计其数。刘涌曾邀请一批香港歌星、影星在沈阳五里河体育

场搞了一场演唱会，刘涌和嘉阳集团的名声在沈阳如日中天。

其实，刘涌“经营”范围的迅速扩大，并不是因为他的经营有方，他是一个文盲，认识不了几个字，但他知道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上，要想站稳脚跟，就必须迅速地打垮对手。而方法只有两个：要么靠经济实力、靠智慧心路；要么靠邪道、靠哥们。靠实力，就要把他们“挤走”；靠哥们，就要把他们“打跑”。于是，他断然采取了后者，他网罗了一大批有前科的亡命徒充当他的打手，这些人是他经营的骨干，是他赖以生存的靠山，也是他的胆。刘涌曾得意地说，我的资产已超过5亿元，在沈阳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事实上，刘涌仅仅在五六年之前还只是太原街上的一个小混混，练摊儿挣点小钱。

暴力聚财

非法致富、暴力聚财是刘涌发家的一大特点。1992 年，他持枪打伤一名派出所副所长，被警方通缉。1994 年刘涌在广州市被抓押解回沈阳，1995 年他买通有关人员骗得取保候审，直至 1997 年初解除。

在取保候审期间，刘涌仍猖狂作案，巧取豪夺。1995 年 9、10 月间，刘涌为霸占中街沈阳双兴购物中心开办百佳超市，指使打手对购物中心经理吴某进行毒打，继而到吴家恐吓和骚扰，逼迫吴某将花 200 多万元装修好的 470 平方米门面房“转租”给他。之后，刘涌又向别人勒索 25 万元，从中拿出 5 万元给吴作为补偿。同年夏天刘涌替他人报复行凶，带领打手追杀一个体老板韩某，连扎带砍 100 多刀。

以严密武装组织作“保障”，以残忍的手段打压竞争对

手，以卑鄙的行为垄断市场，刘涌在沈阳迅速暴力致富。他自称是“黄山”和“云雾山”香烟沈阳总代理，对所谓“擅自”经营者一律暴力清除。1997年秋，刘涌得知和平区一档口未经其“许可”卖黄山牌香烟，便指使打手对业主李某、张某拳打脚踢，将档口砸烂。1999年10月15日，刘涌指使程建等十多名打手，将一名卖此类香烟业主活活打死。自从刘涌转向发展房地产后，只要他看上的地块，就会采取暴力手段弄到手。1999年6月，刘涌取得沈阳中街部分商业开发权后，大搞“砸拆”，暴力动迁。中街大药房等单位没有顺从，刘涌指使打手持藏刀、枪刺等凶器，在光天化日之下砸毁药房，砍伤值班经理和多名员工，临走时还把附近两家店铺的玻璃也砸坏，吓得这些店铺赶紧倒出地方。刘涌还通过巨额行贿、不付利息等违规手段，从金融机构获得上亿元贷款，在沈阳市黄金商业区大搞房地产开发。

在日常生活中，刘涌凶残成性，随意砍杀，滥伤无辜。一个“算命大仙”只因说了几句“你面色不正、身体不好”之类的话，他就大发雷霆，指使打手将其连扎15刀，肠子都流了出来。为发泄私怨，他指使打手将辽宁省某银行副行长砍成重伤。刘涌在驾车途中发现某大学一位副院长的车随后行驶，就以“跟踪”为由，派打手将副院长打成

重伤。

刘涌还常与其他黑势力火并，巩固其“黑道霸主”地位。刘涌与几名警察及打手在自己开的饭店中吃饭，与沈阳市另一黑势力团伙首领李俊岩（已被公安机关打掉）等人发生争执，展开枪战。刘涌从身边警察朱赤的提包里拿出手枪连开数枪，将李的腿打折。刘涌的打手与人斗殴，互有受伤，他立即率领刘军、朱赤、孟祥龙（均为警察）带着藏刀等凶器，开车追到某医院，对正在缝合伤口的黄某等人一顿刀砍，还要对方拿 3 万元消灾才算了事。刘涌讲：“我走到哪都愿意带警察，他们身上有枪，有安全感。”在刘涌的多次犯罪活动中都有警察出现，如大卫营娱乐场所的伤害案、潮州城酒店鸣枪案、沈阳娱乐城酒店伤害案、沈阳市第四医院手术室门前的伤害案等，他们在这些犯罪活动中都充当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最直接充当刘涌“保护伞”的有 3 个人：原沈阳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实是他的“干爹”，和平区劳动局原副局长高明贤是他的“干妈”，原市中级法院副院长、以致公党沈阳主委身份担任市政协副主席的焦玫瑰则与他有暧昧关系。还有他的弟弟、以和平公安分局探长刘军为首的多名警察也构成了刘涌的直接保障体系。正是在其“干妈”的活动下，刘涌在 1996 年顺利地成为和平区政协委员。

被刘涌拉下水的高官还有时任沈阳市副市长的马向东和市长慕绥新。马向东到澳门赌博时都由刘涌的部下做保镖。刘涌还和当时的沈阳市市长慕绥新交往很深，称慕绥新为“大哥”。对这些，刘涌直言不讳：“我想当人大代表，是为了有政治生命，提高政治地位；我给领导送礼，是因为领导手中有权，遇到麻烦事好找他们帮忙，生意才能赚钱。”这两位刘涌手中金钱的败类，由一名国家的高级官员，变成刘涌手中的过河卒，他们称兄道弟，与匪类无异。

政府威信　岌岌可危

当年被砍成重伤的郭金喜已担任了辽宁省技术监督局标准研究院办公室主任，每提及被打一事，他还是情绪十分激动。

郭金喜说，我们被打后，报纸、电视台很快进行了报道；我们也向辽宁省政府、人大、公安厅等进行了报告；国家技术监督总局打来电话，关注执法人员被打一事，督促尽快查处作案凶手；刑警队一位领导也拍胸脯表示尽快破案。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么多人关注的案子，最后却不了了之了。

郭金喜透露，他当时就知道是刘涌指使人干的，但是，案子始终破不了，自己也拿不出有力证据。当他得知刘涌是人大代表，是一个“红人”时，感到有很大的压力，担心不知道还有什么祸事再找上门来。

提起中街大药房被砸、工作人员被打一事，这家药房的老总就是又恨、又怕，他说："挨打、被砸，我们很快报了警，可是，当打完、砸完之后，警察才来。派出所就在我们附近，区政府也在我们附近，为什么就没有人及时赶来呢?"

事发后，《辽沈晚报》进行了报道，我们想，肯定会很快破案，可没想到，当时几乎没有多少人关心这件事。刘涌照样参加沈阳的这个会、那个会，还不时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几个打手模样的人，每天在大药房门前晃来晃去。我们怕了，知道斗不过他们。为了不再出什么麻烦，我们主动找到《辽沈晚报》，说上次反映的情况不实，我们登报认错，向嘉阳集团赔礼道歉。我们的营业员受了重伤，住院花了 1 万多元，我们自己出。柜台被砸，药品破损，损失几万元，我们也认了。

由此，这位老总对政府部门、对司法机关的信心打了很大的折扣。当沈阳市公安局调查刘涌的专案组向他调查"中山大药房被打砸"一事时，办案人员一再发誓保证他的安全，可做了一个多月工作，他也没敢写证实材料。

还有曾任盛京饭店总经理的刘燕。她刚从沈阳市副食品公司调到盛京饭店——就是著名的"老边饺子"店时，曾经雄心勃勃。盛京饭店搞得红红火火，报纸、电视经常

出现刘燕的名字、身影。可自从被打后，3 年多了，刘燕几乎销声匿迹。刘燕沉寂了。她也被打成重伤，也明明知道是谁打的，但是最后却是以她的退出作为结局。刘燕的外伤已经好了，可她的“内伤”也好了吗？

像刘涌这样一个罪行累累又不加以收敛的人，他逃避法律制裁的招数是什么？沈阳市公安局局长杨加林说：“就是寻找保护伞！”

杨局长认为：刘涌的人民代表身份给公安机关处理这些案件带来了许多难度，这些难度也恰恰是对他的保护，这种保护使刘涌可以更加猖狂、为所欲为地作案。

有了一定政治地位的刘涌又开始拉拢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马向东、慕绥新也先后被刘涌拉下了水。

杨加林局长说：“现在看得较清楚的有慕绥新、马向东、刘实等人。刘涌这种做法就是向公安机关示威，与公安机关抗衡：有更大的官员在支持我，你公安机关能奈何我？”

由于刘涌背后强大的保护伞和人大代表、扶贫先进个人等诸多光环的保护，相当一部分人在暴力面前选择了沉默，一起起血案大多无果而终，又直接助长了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的嚣张气焰。

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案审处副处长孟辉说，

我们在预审调查中发现，这个犯罪团伙的受害者不报案，敢怒不敢言，就是惧怕刘涌犯罪集团的势力。甚至在刘涌被抓了以后还不敢谈，就是因为刘涌这个犯罪集团有一定的靠山，他们心有余悸。

记录下的一桩桩血案，给被害人留下了无法抹去的阴影。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刘涌靠着精心罗织的庞大关系网，居然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恶势力　恶后台

刘涌涉黑犯罪集团为害一方，激怒了很多富有正义感的人，几年来，不断有被害人上访告状，还有人大代表联名督促破案，但是，却始终没有一个说法。

很多人都感到刘涌等人相当有势力，那么，到底是谁在充当他们的保护伞呢？随着对刘涌公审的进一步深入，一个个人们熟悉的名字浮出水面。

他们是：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副局长高明贤、局长凌德秀，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后担任沈阳市政协副主席的焦玫瑰，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后担任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刘实，还有公安局的3名警察及由他们形成的势力。

高明贤、凌德秀为刘涌成为区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四处活动，使刘涌堂而皇之地步入政界；焦玫瑰、刘实在

刘涌出现麻烦时亲自出面“摆平”，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3名警察则经常亲自出马充当打手。

1995年初，刘涌先后与高明贤、凌德秀相识，经他们帮忙，刘涌在沈阳市繁华商业区——太原街承包了“中华商场”。

1996年初，高明贤在取得凌德秀同意后，先后找到和平区有关领导，以劳动局党总支的名义，推荐刘涌为区政协委员。他们有意隐瞒了刘涌曾被拘留审查的事实，使刘涌在1996年4月顺利地成为和平区政协委员。

1997年7月，在沈阳市人大换届时，高明贤在取得凌德秀同意后，未经和平区劳动局党总支研究，便将刘涌作为代表候选人推荐。为保证刘涌当选，高明贤四处为刘涌活动，争取名额，在1997年12月，使刘涌当选为第十二届沈阳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投桃报李。近几年春节，刘涌都给高明贤送上一份不薄的年礼，几年时间，高明贤也有3万元进账。她的两个孩子结婚时，刘涌也送上一份厚礼，以报答知遇之恩。而对凌德秀，刘涌则报答更厚。1995年凌德秀到山东考察时，刘涌送上了1万元“零花钱”。1997年初，在凌德秀的办公室，刘涌又送上了10万元。

以商养黑

事实上，后来被称之为“黑老大”、“商业霸主”的刘涌在发迹之前还只是一个小混混，靠卖鞋卖服装挣点小钱。1992年10月，刘涌在与人打架时被一位派出所副所长阻止，刘涌用猎枪将其打成重伤后，逃到广州。1994年，刘涌被抓押解回沈阳。其后，警察被刘涌枪击案和刘涌持猎枪参与殴斗案竟然经“三长会”（公安局长、检察长和法院院长）研究决定撤案。刘涌被解除取保候审，无罪释放。

1995年初，刘涌通过贿赂时任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副局长的高明贤和该局局长凌德秀，承包了该局下属企业太原街中华商场。从那时起，刘涌开始纠集一些地痞无赖，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

此后，刘涌的势力不断扩大，相继吸纳了宋健飞、张健奇、刘凯峰、张新民、马新阳等一批曾因盗窃、伤害、

抢劫、流氓而被判刑、教养、收容审查的释解人员，充当他的下属及打手。在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要成员中，负有前科或劣迹的人员占80%。

被称为“二哥”的刘涌在该犯罪组织中负责管理，决定对内对外的重要事情，发布命令，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和控制权。宋健飞、吴静明、程健等在该组织中处于中间层，他们的主要作用是传达刘涌的指示，指挥控制其他参与人的具体犯罪活动。董铁岩、李志国、张健奇等人则充当打手。他们对刘涌惟命是从，用宋健飞自己的话讲“谁惹二哥生气，咱们就干他，不用二哥多说话”。

1996年至1997年间，是刘涌壮大最快的时期，一方面积极收编打手，并配备了各种枪支共9具，各种匕首、砍刀共26把；另一方面，以他的弟弟、和平公安分局探长刘军为首的一批警察也加入了这个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行列。

以黑保商

“以黑保商”是刘涌经营发展赖以生存的不二法门，凭借这个法门，在沈阳市最繁荣的中街、太原街等黄金地段均有刘涌名下的商场，并有上万平方米的房地产开发权。

这样的一家企业连年被沈阳市评为“明星企业”、“巨人企业”、“AAA 企业”。刘涌本人获得的当地“优秀民营企业家”、“扶贫先进个人”等荣誉更是不计其数。一些主要领导先后到他的企业考察、题词。2000 年 5 月，刘涌从香港请来一著名艺人，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搞了一场专场演唱会，到场观众上万人。至此，刘涌在沈阳的声名“如日中天”。

然而，看似成功的发家史，却充满了刀光剑影。刘涌采用暴力、贿赂等违法犯罪手段获取了巨额的经济利益。

沈阳市公安局给刘涌总结其迅速暴富的秘诀是："以严密的武装组织做后盾，以残忍的武力打压竞争对手，以卑鄙的暴力行为垄断市场"。

1995年初，刘涌通过贿赂承包和平区劳动局下属企业太原街中华商场，并于1998年将该企业买断，转制为其名下的民营企业。1995年10月，刘涌以暴力手段低价强占双兴购物中心。其后，刘以1130万元的价格将这一购物中心的房屋产权买断，并签订一份虚假的联建合同，偷逃房产税49.8万元。刘涌的第二家"百佳"超市就这样落户在了黄金宝地的中街。

1997年6月至2000年7月，刘涌委托程健经营香烟，非法销售烟草批发业务，非法经营额高达7000余万元，获利超千万元。为了垄断烟草市场"黄山"香烟的专卖权，刘于1997年、1998年、1999年先后指使程健、吴静明、刘凯峰、宋健飞等人，分别殴打了经销黄山烟的业主李玲、张敏、刘慕林、王永学，其中王永学竟被活活打死。

1999年4月，刘涌通过贿赂手段从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手里获取了中街商业区2.4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并对提出异议的中街大药房采取打砸的手段，迫使业主搬出，强行拆毁房屋。

焦玫瑰也非常帮刘涌的忙。在“嘉阳广场”兴建动迁时，焦玫瑰帮助解决了“中街大药房”的产权纠纷。作为答谢，1999 年 10 月，刘涌送给焦玫瑰一套家具，价值 21700 元；1999 年 11 月，送了手机一部；在几个春节里，刘涌共送去美元 3 万，人民币 3 万。

除了利用“高官朋友”、“权力哥们”为其“生意”保驾护航外，刘涌还开发亲戚资源，打造保护伞。他的父亲退休之前是沈阳市中级法院一个审判庭的庭长，在法院系统工作的，尤其是沈阳市中院工作的很多法官都是刘涌父亲的老领导、老同事、老部下，刘涌利用并发展了这些关系，这样就使他在遇到“麻烦”时，左右逢源。据公诉人公诉，1997 年 3 月，原沈阳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实在装修新房时，刘涌送上了人民币 20 万元；1997 年 11 月，沈阳中院组团出国，刘涌又送上 3 万美元。

黑老大竟是人大代表

在沈阳市公安局的展览板上，刘涌的累累罪行被概括为：暴敛钱财、不择手段；为非作歹、称霸一方；流氓成性、滥杀无辜；暴力抗法、偷税漏税；心狠手辣、凶残报复。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样一个在当地民愤极大的“黑道霸主”，羁押前身上却有着沈阳市人大代表等诸多光环。

沈阳很多市民是在案发后才知道刘涌涉嫌黑社会犯罪，他们说，以前咱不知道，那时电视上、报纸上经常登他的事，给贫困学生捐款，优秀企业家、人大代表，这好那好的，哪知道他是黑老大。

而据接触过刘涌的人介绍，在刘涌一系列眩目的光环中，他最看重的是沈阳市人大代表的头衔。他把人大代表看成是通过政治身份，取得更大的经济利益的绝佳途径。

据说，刘涌的名片上把自己的身份罗列了12项，其中第一号是沈阳市人大代表，第二号是沈阳致公党直属支部组委，后面才是他的企业。

那么，这样一个作恶多端的“黑道霸主”是怎么当上人大代表的呢？

推荐刘涌当沈阳市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单位是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那么当时的刘涌是否具备人大代表的资格呢？

1992年，刘涌在太原街一带涉及一起伤害案件，把和平区公安分局一名警察用枪打伤，负案在逃。1994年被抓后收容审查，1997年被解除取保候审。其间，和平区劳动局党总支书记高明贤还到看守所看过刘涌。那么，明知刘涌是一个负有前科和劣迹的人，作为党总支书记和负责人大代表推荐工作的领导之一，高明贤为什么还要推荐刘涌当沈阳市的人大代表呢？

沈阳市人民检察院的调查证实，为了感谢高明贤，刘涌从1996年开始，连续四年春节到高明贤家串门，1996年、1997年分别送2万元，1998年送去3万元，1999年又送2万元。高明贤两个儿子结婚，刘涌一次送1万元，一次送5000元，高明贤总计受贿11万元。

如果说高明贤和刘涌这种人情交易、权钱交易当时还

不为人知，那么按照程序也应该经过和平区劳动局党组会研究通过，那么这个环节又是怎么通过的呢？

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办公室主任张瑞说，刘涌当人大代表我们都不知道，就是这回刘涌出了事儿，我们才知道他是人大代表。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党组副书记吴璞说，推荐刘涌当人大代表时让我盖章，当时高局长是主要领导，我是副手，我理所当然就盖了。

据调查，事后，高明贤征得了当时任和平区劳动局局长凌德秀的同意后，未经和平区劳动局党组织研究，便将刘涌推荐为候选人。凌德秀也因此获得了刘涌10万元的回报。为保证刘涌当选，高明贤隐瞒了刘涌的劣迹。1997年底，在有235名代表参加投票选举的沈阳市和平区人大会议上，刘涌以197票赞成票当选为沈阳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

刘涌通过收买推荐单位主要领导，为其充当参谋和傀儡，幕后编造虚假材料，台前欺骗投票代表，这才掩盖其罪恶嘴脸和手上的斑斑血迹，取得了其渴望以久的政治身份。

资产一夜增值3.5亿

当上沈阳市人大代表的刘涌，在有了金字招牌和护身符后，开始参政议政，借势编织关系网，骗取上级领导对企业的支持。据负责审查刘涌一案的主检察官介绍，1998年，刘涌把编织关系网的触角伸向了当时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

沈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处副处长王兵心说："刘涌与马向东认识是在1998年夏季，一著名相声演员来沈阳演出，刘涌请他吃饭，邀请马向东陪同。吃过饭，刘涌将这位相声演员和马向东一起请到家中，临走时，顺手给马向东秘书一包钱，总计两万美金。"

事后，马向东作为回报，将价值3．5亿元的沈阳市中街商业区一块2．4万平方米的用地，以行政划拨的方式无偿划给了刘涌。单是取得中街这块商业用地，刘涌一夜之

间就增加资产3. 5亿元。而身为沈阳市人大代表的刘涌为迅速占住这块地盘，用打砸的方式强行拆迁了这里的房屋。

1999年10月5日，经销香烟的个体户王永学因销售与刘涌经营的同样品牌的香烟，便遭遇了厄运。

据沈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专案一队关永生介绍：“案发当时是上午九点，遭这伙歹徒直接殴打的有7人，由吴铁明带领，造成被害人身上几十处重伤，共三条肋骨被踢折，由于肋骨刺破心脏当场死亡。临走时还向群众叫嚣，看谁今后还敢卖云雾山、黄山香烟!”

就是用这种方法，刘涌迅速垄断了这一烟草市场，原先云集在这里的烟草销售户纷纷改行做了其他生意，仅仅这一项，刘涌就非法获利数千万元。

殴伤辽宁省技术监督局工作人员、打砸沈阳春天休闲广场、持枪大闹沈阳潮州城酒店等一系列违法行为，都是刘涌当上人大代表之后所为。据刘涌交待，他之所以想当人大代表，就是想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他给领导送礼，就是因为领导有权，遇到麻烦事好找他们帮忙。

一位辽宁省人大代表痛心地说，如果没有强大的保护伞，刘涌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无论如何也发展不起来。



四、血腥沈阳城

无辜的歌星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刘涌恋爱了。

刘涌的女朋友申丽姝比他小 8 岁，长得端庄秀丽，酷爱音乐。刘涌搞边贸，盖商场，在寸土寸金的中街中据一席之地，做服装和鞋的生意，在商界小有名气了。他不仅有能力满足女友在物质上的欲望，而且不管生意怎样忙，还陪着她去歌厅、迪吧，轻歌曼舞。

申丽姝最爱去的一个地方，是位于南湖的“水上乐园”夜总会。皎洁的月光下，碧波荡漾，树影婆娑，舞厅里一对对情人相拥共舞，这一切都使年方 19 岁的申丽姝着迷。

申丽姝最爱听丹东籍的男演员宁勇的歌，他是辽宁歌剧院的，有较高的知名度，常和毛阿敏、毛宁等一起“走穴”演出。每天晚上，他都来到“水上乐园”伴唱。申丽姝最喜欢听他演唱的《冬雨》。

《冬雨》是台湾歌星齐秦原唱的一首歌，那伤感、忧郁的歌词，深沉、哀婉的曲调，使申丽姝听得如醉如痴。在她看来，宁勇唱得不比齐秦差。齐秦远在天涯海角无缘一见，宁勇可是站在眼前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

不过，刘涌做生意太忙了，每天他要到五爱街、鞋城、中街、太原街……满“世界”地到处跑，有时还和他那些“社会朋友”在酒店里吃喝到很晚，所以不能总陪着申丽姝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申丽姝就约上小宋等一两位女友一起去“水上乐园”。

通俗文艺的盛行，使无数少男少女成了追星族，狂热地追求他们心目中的偶像，申丽姝也不例外。虽然正与刘涌热恋，但这并不影响她在心中保留一份对自己喜爱的歌唱演员的倾慕。

一天晚上，申丽姝又和小宋到“水上乐园”听歌。当宁勇唱完《冬雨》后，申丽姝鼓起勇气，给宁勇送去一只花篮。就这样，宁勇认识了这位常来听他演唱、爱穿白衣裳的姑娘。

当时，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即将在沈阳举行，到处张灯结彩，十分热闹。宁勇在“二青会”闭幕式上将演唱大会主题歌，9月12日就要彩排。对宁勇来说，这是他人生与事业上的一次难得的机会。宁勇忙得很，但他仍然参

加排练、到夜总会唱歌两不误。改革开放初期，先富起来的是“官倒”和商人，那一阵还轮不到搞艺术的，每天晚上宁勇只能骑一辆旧自行车从家里来到“水上乐园”。

一天晚上，申丽姝和小宋到“水上乐园”听歌，遇见了刘涌和几个朋友也在那里。时间已经很晚了，刘涌撵她们回家，并说有事，让她俩自己走回家。

当她俩走过广场时，遇到了唱完歌骑着自行车回家的宁勇，后面还带了个男青年，从她们身边过去。“宁勇!”申丽姝喊了一声。宁勇停下来，看见是她们，笑了。

几个人正兴高彩烈地说着，刘涌从南面快步走来了。他追上申丽姝，要送她回家。

当他看见和申丽姝谈话的那个男子是宁勇时，脸色一变，变得很不自然，对申丽姝吼道：“怎么还不回家？快走!”夜色中，宁勇没有发现刘涌双眼喷射出的怒火。

其实宁勇与刘涌互相认识，刘涌的表哥是宁勇的邻居。刘涌对宁勇忌恨，怀疑他对自己的恋人不怀好意，对申丽姝猜疑，认为她对自己不忠。申丽姝为什么总往“水上乐园”跑？最应受到怀疑的就是这个宁勇。

9月9日晚上，刘涌兴冲冲地又来到申丽姝在马路湾附近的家，可是申丽姝却没在，出去了。他等到很晚，她也没回来。刘涌猜测，她一定又去“水上乐园”听那个宁勇

唱歌去了。他很气愤。姓宁的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呢？他用歌声勾去了申丽姝的魂，莫非他对她心怀不轨？

当天夜里，申丽姝果然又和两个女友去了“水上乐园”，听宁勇唱歌。听了几首歌后，几个女友走了，只剩下申丽姝一个人。宁勇不唱完，她是不会离开的。

宁勇歌唱完已经很晚。宁勇担心路上不安全，离开“水上乐园”后，把申丽姝送到她家附近就分手了。刘涌对她的晚归大发雷霆，完全迁怒到宁勇身上去了。

刘涌的怒火越烧越旺。他既要给宁勇一点教训，又要他断了对女友的“非分之急”，这两者只能有一个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狠狠地打他一顿。

刘涌的性格是什么事情一旦作出了决定，紧接着的就是行动。他等不了很久，第二天就要对宁勇实施惩罚。

要说打人，肯帮刘涌忙的“社会朋友”多的是，当时正在光陆电影院商场里做买卖的宋建飞是首选人物，此外还有离南湖不远开大亨酒店的姜铁刚，以及姜铁兵、张俊民、陆宏武等人。

如果刘涌是一对一地打宁勇也算一条汉子，偏偏他这个人就爱打群架。

如果刘涌给宁勇几拳、打几个耳光，起一个警告或报复的作用，也就算了，可偏偏他这个人恨起谁来就要把谁

打个残废或打死。所以，他叫来的那些个个都是打起来不要命的人。

9月11日下午，刘涌和宋建飞来到大亨酒店。刘涌问姜铁刚："人来没有?"

姜铁刚说："一会儿就到。"原来，张俊民、陆宏武等人都显然是姜铁刚帮刘涌联系的。姜铁刚让服务员打开包房的"卡拉OK"，说："你们先玩会儿吧，唱唱歌!"

刘涌喜欢唱歌，而且唱得不赖。于是他和宋建飞选了几支平素拿手的歌，敞开嗓门儿唱了起来。

不久，他们就将对一位歌唱演员施以血腥的暴力，可此时此刻在动手之前，他们却蛮有心情用歌声消磨行凶前的一段时间，用歌声"酝酿"犯罪前的"情绪"。

找来的人差不多都到齐了，有六七个。傍晚5时许，他们打车来到离"水上乐园"门口稍远一点的地方等候。

等了一阵，果然看见宁勇像往日一样骑着自行车过来了。

宁勇到了"水上乐园"，把自行车放好，姜铁刚朝他喊了一声，就和刘涌走了过来。

宁勇答应一声，转身看是刘涌。他以为刘涌领来了朋友，要他带进舞厅。没想到那个人显得异常亲热，过来就把他的脖子搂住了。

宁勇一愣。素不相识的人，怎么刚一见面就做出这样亲昵的举动呢？但有刘涌站在一边，宁勇没有往别的方面多想。

搂住宁勇脖子的人是姜铁刚，他用这个动作使宁勇无法脱身。他以为宁勇不认识刘涌，介绍说："这是刘涌，他找你有点事。"

刘涌让姜铁刚松开手，然后拽住了宁勇的胳膊，说："我和你说点事。"

宁勇说："过去谈吧！"

"不用。走，咱们到那边去。"

舞厅门前人太多，显然不是动手的地方。"水上乐园"南面有一座叫"迷宫"的娱乐性建筑，旁边是一条胡同，夜间罕有人迹。为了事先不暴露，宋建飞等人没有露面，隐在暗处。

宁勇心里有点毛。什么事值得这么诡秘呢？姜铁刚那皮笑肉不笑的表情和反常的动作使他感到蹊跷，刘涌出奇地郑重又使他产生了警觉。但此时他已身不由己，只好跟着刘、姜二人来到"迷宫"那条小胡同里。

刘涌笑着挽住宁勇的胳膊问："我女朋友这几天来没来？"

"来过。"宁勇说，"7 号那天你对象和 8 个女的来过，

前天又和两个女朋友来的……”

“那天她怎么回去那么晚?”

“那几个一起来的走了之后，你对象没有走。时间太晚了，我顺路送了她一段……”宁勇如实地讲了当晚送申丽姝回家的经过，因为如果他不讲，申丽姝也可能对刘涌讲的，那样显得就不好了。

望着宁勇，刘涌怒火加妒火搅和在一起，在他胸中上下翻腾。妈的，我的女朋友哪天来、来几个人你都记得清清楚楚，你为什么对她那么注意呢?去“水上乐园”玩的女人那么多，你为什么单单送她回家?“你对象、你对象”，既然你明明知道她是我的女朋友，为什么还要和她套近乎?你小子安的什么心?……

宁勇讲完了，担心舞厅伴唱时间已到，急于回去，便问:“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呀?”

站在一边的姜铁刚早已从刘涌脸上看出火候，他反倒嫌刘涌有点婆婆妈妈的。不就是打这小子吗?废那些话干什么?宁勇话音刚落，姜铁刚冷笑道:“什么事，就是要打你一顿!”话到拳到，姜铁刚一个“垫炮”狠狠打在宁勇的右眼上，刘涌朝宁勇身上狠踹。一见开打了，藏在附近的那几个人也冲过来，对宁勇拳打脚踢。宁勇先是身子靠墙蹲在地上，后来被打倒了。有个人嫌这样打不够劲儿，从

地上捡起一根粗树枝，对宁勇喊："你起来！起来！"照他背部狠狠砸去。

宁勇血流满面，大声呼救。刘涌喝令宁勇跪下，说："今天打你，你喊也没有用！"说完，又朝宁勇身上狠踹几脚。眼看把宁勇打得一动不动了，刘涌怕被行人看见报警，黑暗中说声"走"，带着人回到大亨酒店继续享乐。

宁勇被打得昏迷过去，过了一会儿有了知觉，他强忍剧痛爬到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到了沈阳军区总医院，医生紧急进行抢救。

2000年11月9日，办案机关请专家对宁勇伤残程度进行鉴定，结论为：宁勇因外伤性脾摘除，致残程度为五级。

宁勇被打伤摘脾的消息传开后，社会舆论哗然。"二青会"闭幕式上的主题歌演唱者临时易人，更为这一案件的谜团增加了神秘色彩。一位受到群众喜爱、声誉较高的歌唱演员，为什么被人打成重伤呢？一时间，种种传闻随之而起，各式各样离谱的绯闻充斥其间。宁勇在身体遭受了极大的伤害与痛苦之后，名誉与形象上也蒙受了不白之冤。

此案在公安机关立案后，宁勇的妻子态度坚决，要求政法机关严惩凶手。案发次日，公安机关就抓捕了张俊民、陆宏武等人。刘涌打电话给铁西区法院的一个姓赵的法官，向他请教解脱之术。赵法官说："没事，我认识宁勇的媳

妇，我找她把这件事平了，你先躲几天再说吧。”刘涌按照赵法官的安排，躲到了法官在农村的一个亲戚家。

宁勇被打伤后，说客盈门，前往他家为刘涌求情、要求私了的人络绎不绝，其中不乏政法机关的人。宁勇感到纳闷儿：说情的人通常是熟人或朋友，为什么来了这么多公安局、法院的人呢？这些人，有的劝他私下调解，有的还语含威胁：“申丽姝还说你对她怎样怎样了呢，你能说清吗?”

刘涌的母亲也多次来找宁勇求情，连说带笑地对宁勇说：“现在刘涌有家不能回，生意不能做，只有你能救刘涌了。只要你答应私了，我就让刘涌回来……”

刘母把刘涌说得很可怜，似乎刘涌在打伤宁勇后有所悔悟了。真是这样吗?

事实完全相反，刘涌不仅没有丝毫悔改之意，而且在继续加害宁勇。他在案发后不仅拒不投案自首，反而逼迫申丽姝出具伪证，对宁勇进行诬陷。

刘涌向申丽姝说了要她写的材料的意思，编造了许多情节。如果按照他口授的内容来写，宁勇就是一个道德败坏、玩弄女性的流氓。

申丽姝倾慕宁勇的才华，喜欢听他演唱的歌曲。可是现在，刘涌让她把毒汁和粪水往宁勇身上泼，她在精神上

当然是痛苦的。但鉴于她与刘涌的恋爱关系，慑于刘涌的淫威，她还是屈从了。申丽姝按照刘涌的授意，先后写了一长一短两份事情经过的材料。这两份材料所写的内容大致相同，都是写宁勇怎样对她挑逗、勾引，欲行不轨。

刘涌等人打伤宁勇一案发生在9月11日，而刘涌让申丽姝在两份材料后面写的日期却是9月6日和9月9日，也就是要让人们认为材料是写在打人案件发生之前。

这是刘涌精心构造的一个假象。他让申丽姝这样写，就可以"证明"宁勇调戏、勾引申丽姝在前，他打宁勇在后，从而为他打伤宁勇编造借口，逃脱罪责。刘涌的商人脑瓜在编造假证上也不同凡响。

刘涌逼迫申丽姝写的这两份材料，把宁勇描绘成一个流氓、恶棍、无赖。然而，明眼人一看便知，材料中破绽百出，通篇都是谎言。

这是两份彻头彻尾的伪证，是刘涌在毒打致伤宁勇后，又向他射出的两枝毒箭。

这两份"材料"，后来经刘涌交到了公安机关。

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编造的谎言是短命的。11年后，当申丽姝坐到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专案组工作人员面前，看到当年自己亲笔写的两份"事情经过"材料时，不禁愧疚万分，"刘涌打完宁勇后，有一天到我家找我，说：

‘宁勇出事了，将来公安局得找你，你先写个材料，公安局找你时你就这么讲。’我就按刘涌的说法写了两份材料。其实我写的与事实不符，我也不知道刘涌把这两份材料交给了公安局。”

刘涌知道，打伤宁勇的案子怎样了结，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被害人的态度。所以，他一面在背地里编造假证诬陷宁勇，一面由母亲出面去向宁勇求情，并动员所有的“关系”对宁勇威逼利诱。做这些的目的只有一个：把这个案子私了、“摆平”，使他逃脱法律的制裁。

面对刘涌暗中发动的这些攻势，宁勇感到左右为难。

按宁勇的本意，他和妻子都要求公安机关惩处刘涌等涉案犯罪人员。他们深知，一个无端受到一群歹徒恶意毒打，导致腹腔积血 3000 多毫升、脾脏手术摘除这样重伤的人，竟然愿意与打人凶手私了，帮助其免受法律制裁，这是一种耻辱！犯罪分子逃避了法律制裁，也给社会留下了隐患。更何况，宁勇当时的艺术事业正处于上升期，前程无量，可是自被打成重伤后，事业中断，人成残疾，心神憔悴，名声受损，妻子也在一年之后和他离了婚……这些难道是给几万元就能弥补的吗？

可是，如果不接受调解，宁勇也有难言之隐。他是外地人，在沈阳没有根基，形单影只，与刘涌对抗就是鸡蛋

碰石头。他从那些游说的人口中知道了刘涌的父亲是法院干部，自卑感就更大了。加之，刘涌在此期间继续对他及家属进行威胁，当着他的面说："我能让你站着进来躺着出去！"更感到了压力。于是，他只好违心地同意此案由公安机关做调解处理。

"摆平"之后，刘涌到公安机关"自首"，作了经济上的赔偿。

有了这份调解协议，刘涌和那些打手们又可自由自在地招摇过市，胡作非为了。在刘涌看来，中国的法律对他们来说形同虚设，奈何不得。

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被粉碎后，专案组的工作人员专程赴丹东看望了宁勇。宁勇虽然年仅40，但身体极度虚弱，一脸病容，他躺在床上接待了客人。他无限悲愤地说，自从十多年前被刘涌等人打成重伤后，身体状况一落千丈。除了脾摘除、腰外伤造成肾出血，基本上是个废人了，不久前又做了腰椎骨间盘摘除手术，出门都要坐轮椅。他气愤地说："刘涌毁了我一生，我的损失是无法用金钱弥补的。他害的人太多了。如果当初在刘涌还没成气候的时候就追究他的责任，不至于发展到今天成为一个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头子。对于我的案子，我坚决要求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枪打合伙人

刘涌与申丽姝经过热恋后，于1991年1月结婚了，两人共同经商，卖服装和鞋。当时与他们合作的，还有一个人称“三宝”的孙树鹏。

结婚生子后的申丽姝，与刘涌住在小津桥附近的楼里。她希望自己有一个平静的家，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因而常为那些数不清的“社会朋友”聚集在自己家里而与刘涌发生争吵。1997年7月的一天晚上，申丽姝和一起经商的孙树鹏，以及刘涌的心腹吴静明、张建奇、段连江在家。吴静明注射完毒品后在一间屋子里睡觉，申丽姝和孙树鹏在客厅里谈话，谈什么？无非是经商中离不了的钱的事。当时，孙树鹏与程健、申丽姝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孙树鹏对程健颇有微词，这使申丽姝听后很恼火。后来按捺不住火气，申丽姝和程健吵了起来，而且受丈夫熏染，她也

爱动手了，打了程健一记耳光，然后又举起凳子，边打边赶他走。

程健挨了刘涌夫人的打，敢怒而不敢言，转身就往外走。在程健与孙树鹏这两个人之间，刘涌选择的当然是程健。程健不仅为他开车，帮他做买卖，而且对他忠贞不二。刘涌喊："你别走!"几个大步追出去，把委屈得要哭的程健拽了回来。

刘涌回来后，两眼冒着怒火问孙树鹏："妈的！是不是你小子给瞎挑的?"

刘涌心里对孙树鹏已渐渐失去信任，他怀疑孙树鹏赌输了进货的钱，现在又怀疑他在挑拨申丽姝与程健的关系，便大骂孙树鹏。

程健见刘涌态度鲜明，为自己撑腰，心里有了底，胆子也壮了，上前给了孙树鹏一拳。孙树鹏也不是一般人物，程健那一拳把他打火了："你还敢打我?"

刘涌觉得应该狠狠教训一下孙树鹏，他见孙树鹏没有服气，感到光是程健那一拳不解恨，便也过去打了孙树鹏两拳。

孙树鹏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挨了骂又挨了打，十分恼火，便和程健、刘涌争吵起来。

外面的争吵声惊醒了正在屋里做好梦的吴静明，他睡

眼惺忪地走出来，问："什么事？咋的了？"

孙树鹏的辩驳使刘涌更加生气，他便指着孙树鹏说："给我打他！拿枪，给他一枪！"

吴静明刚才在似睡非睡之中，依稀听见刘涌、程健、申丽姝、孙树鹏这几个人在激烈争吵，并不知道这几个人的矛盾关系。但有一点他现在是听得一清二楚的，那就是刘涌让他拿枪打孙树鹏。

吴静明记得在刘涌家酒柜里有一枝枪。白色的，是用发令枪改制的火药枪，里面装的是火药、枪砂，能打两枪。吴静明转身来到酒柜前，抓起那枝枪就奔孙树鹏去了。孙树鹏正坐在沙发上，吴静明用枪口顶在他的左大腿根处，眼睛眨也不眨，毫不犹豫地用手指勾动了扳机——"砰！"

孙树鹏的大腿被火药枪击穿一个洞，枪伤周围都"糊"了，鲜血急涌……

孙树鹏果然不是一般的人，中枪后动也没动，对刘涌和吴静明说："再给我补一枪得了，要不你们都没好。"

枪声和鲜血使刘涌感到兴奋，他拿出一枝锯掉把的猎枪，被申丽姝给抢了下来。

张建奇上前看了看孙树鹏的伤口说："二哥，三宝不行了！"

一句话提醒了刘涌。如果在他家里出了人命，就会有

麻烦。就说："上医院！"

几个人一阵忙活，把孙树鹏送到市红十字会医院进行抢救。

孙树鹏伤势不轻。虽经手术，金属弹丸仍然留在侧坐骨及附近软组织内。经法医鉴定，损伤程度为重伤。

人们实在感到不解："没啥事"就能开枪打人吗？"没有矛盾"就能将一个合伙人开枪打成重伤吗？

孙树鹏住院后，刘涌去看他，冷笑着问："这事怎么办？是干呢，还是报案？"

孙树鹏说："现在我动不了，我站起来的时候再说吧。"

"以后我天天来看你，每天给你1000元钱。"刘涌大度地说。但他去了几次就不再去了。

在刘涌看来，钱是万能的。不管他闹出了多大乱子，出了多少麻烦，都能用钱摆平，用钱化解。孙树鹏没有报案，只收了刘涌一笔钱作为赔偿。

刘涌与申丽姝的婚姻是短命的，他们婚后仅两年就离婚了。

袭警前后

1992年10月6日晚上9点左右，两位大约三十五六岁的男子，一前一后走进了位于辽宁宾馆后面的露丝酒吧。辽宁宾馆后面有一条胡同，并排开设几家酒吧，店面朝东的露丝酒吧即是其一。虽然酒吧并不临街，但因闹中取静，环境幽雅，很受顾客青睐。走进露丝酒吧的两位客人是未穿警服的警察。一位是和平区公安分局园路派出所的副所长刘宝贵，另一位是和平区公安分局刑警队副队长孙明。

他们走进店堂，女老板刘丽笑着迎了过来。刘丽将刘、孙二人让到一张靠窗的桌边坐下，交谈几句后就忙别的去了。

忽然，刘丽惊慌地跑过来说："哎呀！外面打仗啦！"

就在刘丽跑来报告的同时，刘宝贵已经依稀听见外面

有人呼喊“救命”，还有刀砍在人身上的声音。他望望窗外，月光下人影杂乱。“这是我的管区，得出去！你带了枪没有？”

孙明取下了“六四”式佩枪。刘宝贵接过手枪，毫不犹豫地来到门口，孙明在后面紧随。胡同里，五六个歹徒手持猎枪、枪刺等凶器正在袭击一个不到30岁的男子，那个人被打得满脸是血，狂呼“救命”……“把刀放下！”刘宝贵举枪高喊，“我是警察！”一声威喝镇住了正在行凶的歹徒，他们惊慌地向北跑去……

被打的青年男子在危难之中巧遇警察援救，挣扎着向刘宝贵跑来，他似乎认识刘宝贵，边跑边喊：“宝贵！宝贵！”

刘宝贵发现七八米外停着一辆面包车，车后露出一张瘦长、苍白的脸，一个男子猫腰隐藏在车尾，手中端着一枝猎枪，正在向他瞄准……刘宝贵对着那个人大喊：“我是岗路派出所的刘宝贵！把枪放下！”话声刚落，为了震慑歹徒，他扣动扳机，向空中鸣枪示警。

然而，几乎与此同时，对面那枝猎枪也响了，刘宝贵只见眼前一大团火光向他飞来，他本能地侧身向左躲一下，无数颗铅弹打进他的右髋和大腿上部，火烧火燎的剧痛……

“孙明，我挨了一枪……别出去，他有枪……”

歹徒行凶，战友受伤，孙明哪能不出去呢！他认识那个歹徒，高喊着他的名字骂了一句，从刘宝贵手中接过枪，将刘宝贵扶进酒吧。就在这时，那个歹徒的枪又响了，无数颗铅弹打在酒吧木门上，孙明持枪冲出酒吧还击，歹徒已经驾车逃遁……

开枪击伤刘宝贵的不是别人，就是8年后成为嘉阳集团总裁的刘涌。

当孙明高声呼喊那个开枪袭警的歹徒的名字时，刘宝贵才知道打伤他的歹徒是刘涌。他以前并不认识这个人，但是知道他在1989年打伤过一位在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上演唱大会主题歌的男演员宁勇。没想到，今天自己又挨了这个歹徒的黑枪。

刘涌户籍上注明生于1960年，实际上他报早了两年。他从小爱好体育，父母也花了不少心血培养他，在他七八岁时就送他到体校学游泳，专攻仰泳，而且成绩相当好，曾获得辽宁省少儿仰泳100米、200米冠军，后来因刘涌患病而告别了泳池，入伍到天津当了兵。

刘涌是绝顶聪明的，这使他不满足于转业到沈阳市纺织品公司当一名普通的司机和调拨员，于1982年下海经商，施展才干。他开饭店，倒服装，搞羊毛衫加工，从事

对苏贸易，进商场卖家电，与港商合办皮革厂……

商海沉浮，刘涌的成功多于失败，他逐步地在中街、太原街站稳了脚跟。

如果你见到刘涌，会看到一张慈眉善目的脸。他因胃不好，人显得清瘦，与人们印象中歹徒那种粗壮、狰狞的形象完全不符。然而你千万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他自小有一种争强好胜的性格，长大后，他极愿与一班流氓、地痞为伍，热衷于斗殴滋事，打起仗来凶狠无情。混迹商海使他结交了更多这样的朋友，父辈的政法干部背景使他有一种优越感，助长了他的气焰。

10月6日那天夜里，忙于商务的刘涌为什么会出现在酒吧枪战现场呢？

那天上午，沈阳站的工人张绍波和两个朋友在站前民主市场上闲逛，撞了两位年轻妇女，发生争吵。其中一个姓李，指责张绍波对他们不怀好意，遭到他们打骂，小李说："你们等着！"拿出手机找人。张绍波几个人踢了她，然后就往北走了。

走到一家服装店门前，他们看见刚才被他们打的那个年轻女人和服装店的店主袁庆友在一起，才觉出事情有些不妙。他们认识袁庆友，袁庆友看见张绍波等人正巧从店前经过，振臂一呼，带几个人追打，幸亏他们跑得快，毫

发无损。

按说，这件小事至此就该平息了，可是袁庆友不肯罢休，决心报复张绍波。他给好朋友刘涌打电话，说他的女朋友被张绍波打了，让他过去一下。刘涌一听，立时来了精神，连忙说："行，我马上过去！"

"社会朋友"找到刘涌，刘涌即使商务再忙也要放下，去帮"社会朋友"办事。此刻，刘涌很清楚袁庆友叫他"过去一下"是去干什么。于是，他马上给回佩学打电话，通过回佩学找吴静明。

吴静明，别名吴明，当年29岁。此人无业游民，曾因伤害他人被收审一次，因盗窃被行政拘留一次，因流氓盗窃被劳动教养3年。此人凶狠诡诈，他是刘涌身边"四大金刚"的头号人物。

挂完电话，刘涌随即驾驶他的"蓝鸟"去太原街，走进服装店，看见吴静明、回佩学、陈文斌等几个"社会朋友"也到了，袁庆友将小李被张绍波等人辱骂殴打的事情讲了一遍，然后说："这几个人总在站前、太原街一带转悠，跑不远，我们去找他们！"

当天晚上7点，刘涌开着"蓝鸟"来到罗马假日酒店，在一间包房内，看到了张凡、吴静明、陈文斌等"各路英雄"八九个人。

此前，刘涌又给回佩学打电话说："张绍波他们听说我们在太原街找他了，晚上要同我们斗，我们得做好准备，都带家伙，干他们!"

经他这样一鼓动，"各路英雄"都带了猎枪、火药枪、枪刺赴会，刘涌自己也做了准备，在车内暗藏一枝装满了铅弹的猎枪。

这么多"社会朋友"聚在一起，自然要狂饮一翻。吃喝到9点来钟，酒足饭饱，又议起今晚聚会的目的，袁庆友说："张绍波那小子很有可能在'大霞'的咖啡屋那边，我们过去找他!"

"大霞"，名叫王旭霞，当年35岁，是沈阳有名的毒品贩子，当时，包括刘涌、吴静明、张凡等人在内，聚会中的许多人都吸毒，熟知"大霞"开的咖啡屋。袁庆友了解张绍波，猜测他可能会出现在那里。

"走，我们过去找他!"，随着刘涌一声喊，众人纷纷站起，向门外走去。惟有张凡在包房内扎毒扎抽了，没有去。

刘涌驾驶"蓝鸟"，载着袁庆友，回佩学等人开着一辆面包车，直奔位于辽宁宾馆后面的"大霞"咖啡屋而去。停车后，这些人手持猎枪、枪刺，到咖啡屋、酒吧搜寻张绍波。刘涌手拿猎枪，在汽车附近站着。

搜到第三家，他们果然看见刚乘出租车来的张绍波，

把他叫了出来。

刘涌感到此地是繁华地区，百米之处就是市公安局，不便动手，便说："把他拽走！"

站在咖啡屋门口的吴静明、陈文斌用枪顶住张绍波，抓住他就往车上拽。

张绍波一见这个来头，吓得脸色发白，拼命挣扎。这一来，惹怒了吴、陈两人，上去一阵拳打脚踢，打得他满脸是血，高声呼救。他越喊，那些人打得越凶，直到刘宝贵和孙明出现才解救了他。可是，刘宝贵却被躲在一边放冷枪的刘涌打成了重伤。

刘涌放了两枪打伤刘宝贵后，迅速钻进车内，开车逃离犯罪现场，一口气跑到青年公园附近的运河桥上才停下来，开枪打警察，他知道这事闹大了。

他暗暗有些后悔，为什么要开那两枪呢？鬼知道！

当时觉得，警察能开枪，自己手中的家伙也不是烧火棍，手指那么轻轻一扣，一片铅弹就打出去了，后来又放了一枪。

看到那个警察倒了下去，听见孙明愤怒地骂他，他才觉出自己闯了大祸，心惊肉跳，急忙开车离开那个地方。

倘若开枪打了警察后没有人知道是他干的倒也罢了，可明明孙明在喊着他的名字，跑了和尚还能跑了庙？

惊魂未定，刘涌打开车门，走下车，将那枝一米多长的猎枪扔进河里。他知道，认定犯罪要有证据。这枝枪决不能再留下来了。下车走了几步，刘涌觉得一条腿很疼，仔细看，出血了，原来受了枪伤。他不敢回家，把车开到亚光家。亚光体形较胖，是刘涌的“社会朋友”。刘涌到他家时，他已经跑回来了，在他那里还有张凡等人。亚光见刘涌表情痛苦，问：“二哥，怎么了？”

刘涌说：“不知怎么的，我的腿上挨了一下子。”说着卷起裤子，众人一看，果然，枪伤赫然人目。

“这样不行，得赶快找医生处置。”亚光说。

“可别上医院，”张凡说，“这伤一到医院就暴露了。”

于是亚光出去找医生，走后不多时间就回来了，领来了一位医生。医生看了刘涌的伤，为他作了消毒包扎，给他留下一瓶打吊针的消炎药。刘涌不愿在亚光家继续待下去，想换个更安全的地方，也好把吊针打了，于是开车来到宋建飞家。宋建飞 30 岁，是刘涌大哥的内弟。此人劣迹斑斑，曾因盗窃被行政拘留一次。在伤害无辜群众时他出手又凶又狠，后来成为刘涌身边“四大金刚”中仅次于吴静明的二号人物。当夜，刘涌在宋建飞帮助下打了吊针，住了一宿。

第二大中午，一个参加昨夜“行动”的“社会朋友”

给刘涌打来电话，说："二哥，昨天晚上你打的那个人是警察。事大了，公安局正抓人呢，你快跑吧……"

刘涌冷冷地一笑，敷衍几句，关了话机。他何尝不知道那个被他打伤的人是警察。他给吴静明打电话："公安方面，这事一时半会儿不能完，我得出去躲一躲。"

刘涌的顾虑是多余的，他要去的地方并没有告诉任何一个"社会朋友"，谁又能给他说出去呢！

于是，从这时起，刘涌"失踪"了。

枪战之后，孙明等人立即将刘宝贵和张绍波送到202医院抢救。

张绍波身上有多处刀伤，左脸被歹徒用火药枪打了一个口子，法医鉴定为轻伤。后经警方询问，张绍波证实：他认识刘涌，案发当晚用猎枪击伤刘宝贵的是刘涌。

刘宝贵的枪伤很重，他的右髋部及大腿上部密密麻麻中了76颗铅弹，造成血液慢性铅中毒，气胸，白血球降到2000左右。医生先后为他做了7次手术，取出59颗铅弹，尚有17颗铅弹因医生恐怕伤了动脉未能取出。

案发后，市公安局局长常绪武、副局长韩广生调动全市警力搜捕刘涌，未获。

10月8日，沈阳市委副书记王景荣、市政法委书记张鸣歧等领导同志到医院看望了刘宝贵。他们充分肯定了刘

宝贵在群众受到歹徒伤害时挺身而出、英勇斗争的英雄行为。王景荣对常绪武说："不管开枪袭警的这个人是谁，一定要把他抓捕归案!"张鸣岐说："这个案子不管牵连到谁，一定严肃执法，作出处理!"

听话听音，几位领导的话似乎另有所指。

原来，刘涌有着不一般的家庭社会背景。他的父亲是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一刑事审判庭庭长，一位资深的政法干部。刘涌之父于1953年从营口来到沈阳，1954年应聘到法院当了法警，曾参与审理毛远新案、"亨得利"钟表店抢劫案、吕海鹰反革命杀人集团案等等著名案件，在法院系统有一定影响。刘宝贵住院治伤的第五天，刘涌的父亲母亲来到医院看望他。两位老人的脸上都带着负疚和惭愧的神情。碍于政法干部的身份，刘父说的话不多，说话的主要是刘母。

"宝贵呀，对不起了!"刘母说，"刘涌这小子都是吸毒闹的，要不然他不会打警察。他和警察可好啦……"

刘宝贵反问："既然他和警察好，怎么还能开枪打警察呢?"

刘母语塞，继而又说："一切都是我儿子不对，我替他向你赔礼道歉吧!"说着，眼里流出泪水，就要下跪。刘宝贵赶紧阻止，"你这么大的岁数，别这样。你们来看我，我

表示感谢。但你们儿子的事，与你们无关……”

说话间，刘父拿出一万元钱，对刘宝贵说：“我儿子太浑了，你用这钱买点啥吧……”

刘宝贵明白，这是要用钱“私了”之意，他坚决拒绝，说：“你把钱拿走，我住院治伤，有分局给拿钱，不用你们的钱。”他见刘父不肯把钱收回，说：“你如果不把钱拿走，我把它上缴给组织。”刘父见刘宝贵态度坚决，只好把钱收回去了。

春节前夕，刘宝贵正在打点滴，刘父又来看他，说：“我刚从刑场执行完死刑回来。春节快到了，我给你扔点钱，你用它买点营养品补一补身体……”说着，拿出一万元现金。

刘宝贵的态度一如既往，坚决不收，说：“以前我都说过了，用不着这样，这钱我决不能收，你拿回去。”

但是这一次，刘父没有把钱收回去，乘刘宝贵打点滴不能行动，硬将钱塞到他的枕头下面。然后就走了。刘宝贵说到做到，将这一万元钱交给了分局。

但是，尽管这样，对方一直没有死心。继续通过多种渠道向刘宝贵或他的亲属试探以求私了，给钱的“价码”也从 10 万元、20 万元……上升到更多。有人向刘宝贵转达“那边”的信息，问：“你究竟要多少？说个数，100 万行

不行?”还有“中间人”对他说：“给你拿100万吧！以我的名义收下，然后再转给你……”

面对金钱诱惑，刘宝贵毫不动摇，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是在执行公务，不是互相斗殴；我是人民警察，刘涌是流氓地痞，这个案子决不可能私了，希望你们以后别再参与这种事。这么多年，我没要他刘涌一分钱，今后也不会要他的100万！“

刘宝贵最关心的，是一定要将刘涌抓捕归案，绳之以法。他坚信，总有一天刘涌会受到法律制裁。

沈阳市公安局的领导对刘宝贵被刘涌枪击致伤一案十分重视，局长常绪武、主管刑警工作的副局长韩广生认真组织抓捕刘涌的工作。

不过，抓捕刘涌并非轻而易举，这个人头脑精明，反侦查能力较强；他在社会上结交甚广，特别是经商后接触关系增多，全国各地都可以流窜隐藏，谁知道他在哪里呢？还有，他在警界也有一张关系网，他的弟弟刘军也是警察，消息“灵通”，公安机关的几次抓捕行动都因为走漏了风声而未能奏效。

1994年春节前夕，公安机关经过缜密侦查，运用技术手段，获知刘涌隐藏在广州经商，有一个男子即将从沈阳乘坐火车去广州与他会面。

市公安局组成7人抓捕小分队，秘密跟踪那个男子赴粤。行前，韩广生将7个人找到一起，交代任务："此次南下抓捕刘涌，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我和常局长还有全局的干警等着你们凯旋！"

在火车上坐了三天两宿，抵达广州。在这个关键时刻，发生了意外。

据了解，刘涌应该到车站接那个男子，可是他却没有露面，致使原定在车站抓捕刘涌的计划落空了。后来知道，刘涌因为和妻子打架，没有接站。

那个男子在站前寻找、等候了一会儿，见刘涌没来，叫辆出租车走了。

小分队的同志立即跟踪，来到那个人的住处，但仍未见到刘涌。

线索中断，小分队另辟蹊径，沈阳市和平区公安分局与广州市越秀区公安分局同是全国十大"友好协作公安分局"，小分队在越秀区公安分局支持、协助下开展工作，终于发现了刘涌的住处。

原来，刘涌携妻在穗经商搞皮衣买卖，当时同他在一起的还有弟弟刘军。他们在居民区租了一座独楼，住一、二层，三层是房主自住。为使抓捕成功，小分队与当地警方拿到了开门的钥匙，刘涌心狠手辣，刘军是司法警察，

都可能私藏枪支，不能轻敌。腊月二十五晚上8时，抓捕行动开始，刑警们顺利地进入楼内，在一楼抓住了刘涌、刘军，在二楼抓住了申丽姝。

刘涌面色苍白，嘴唇哆嗦着说："我知道是什么事了，我跟你们走就是了。"

3名嫌疑人在穗羁押一天，次日在小分队监押下登机回沈。腊月二十八，小分队完成抓捕任务回到了沈阳。

欠债总是要还的，刘涌枪击警察后外逃16个月，终于被抓捕归案。

刘涌被擒的消息在关注此案的人们中间迅速传开，也传到了刘宝贵耳中。他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期待着刘涌押上被告席的那一天。然而，他们想得未免太简单了。要惩办刘涌，难上加难。

在刘涌身后有一张很大的关系网，而且其中不乏在政法系统身居高位的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利，"合法"地对刘涌进行袒护与包庇，为他开脱罪责。此案的重要证人受到利诱、威胁与恐吓，使他们有的回避出庭作证，有的改变了以前出具的证言，从而使一个情节本来十分清楚的案子竟人为地变得"复杂"起来。其中，张绍波就是一例。他在因病住院期间，忽然来了几个人，什么"步伐"(刘布帆，已死)、"小国"、"力了"……没有一个人是知

道名字的。他们对张绍波说：刘涌被抓回来了，在六处押着呢，过两天公安就要找你，你就说刘涌当时不在事发现场……张绍波知道“步伐”他们打架是很有名的，从他们说话那种蛮横的语气看，他明白如果自己不按他们授意的去办会怎么样，于是便说：“你们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果然，准得很，第二天六处的审讯人员就到医院把张绍波找去了。出于惧怕报复，他按“步伐”等人说的那样出了假证。

外面的人加紧活动，关在东陵看守所里的刘涌也没闲着。为了逃避法律的惩罚，他在审讯中矢口否认开枪打伤警察这一事实，甚至说当时根本没有带枪。

刘涌关在看守所里并不寂寞，对他忠心耿耿的胖子程健常去看他。程健原来给刘涌开车，受到刘涌的提拔重用，成为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骨干。

这天，程健又来了，刘涌悄声地对他说：“你给我弄点肝炎病人的血来。”

程健会意，微微点头，几天后，他又来看刘涌，对监管的人说，刘涌馋了，想吃烧鹅，今天送来一只。

程健走后，刘涌背着人扒开烧鹅肚子，取出一个密封的玻璃管，里面装着重症肝炎病人的血清。这正是他要的东西。

外面的东西怎么会如此容易就送到犯罪嫌疑人的手中呢？原来，刘涌在这个看守所暗中买通了一个杂役，名叫徐景岩，外号“大褂”。

吃饭时，刘涌偷偷地将肝炎病人的血清抹在馒头上吃了下去，然后就静等那些肝炎病菌在体内“作乱”。可奇怪的是，好些天过去了，他肝部没有一点不适的感觉，全身也没有患病的迹象。但他还是捂着肝部，做出痛苦的表情说“肝疼”，狱医、狱警带着他去传染病医院检查，肝脏正常。

当程健又来的时候，刘涌问：“你上次送来的那种东西是不是假的？”

刘涌担心“社会朋友”太关爱他了，不忍心让他患病，用假肝炎病患者的血哄弄他。

“是真的！”程健认真地说，“你心里想的我都懂，能骗你吗？”

“那，赶快再弄点来！”

好在有徐景岩做掩护，程健又把那样一个玻璃试管送来了。这一次，刘涌干脆是喝进肚子里的。

然而，到传染病医院去检查，他还是没得肝病。人的身体真是个怪东西。在外面小心谨慎怕得病，却防不胜防得了病；关在“笼子”里故意让它得病，它却怎么也不得

病。唉！刘涌真感到无可奈何了。

但刘涌不死心，又让程健送来两次“那种东西”。最后一次，他既不吃也不喝，干脆买通狱医赵铁军用针管给他注射进血管里，然后又装病到医院检查，结果仍然令他失望。

在肝上做文章不行，那么何不换个地方，比如说……胃？刘涌暗地让徐景岩给他弄来避孕药，还有滴鼻液、味素……然后吃下去，凡是人们传说能把胃吃出病来的东西，他几乎都试过。他还让徐景岩给他买来降压片，在血压上做文章。一次，他竟吃了十几片降压片……

就这样七鼓捣八鼓捣，刘涌终于“病”了，到市红十字会医院住了院。

自从刘涌被抓回来以后。刘宝贵一直密切关注着这件案子的进展。期待着刘涌被送交法院审判的那一天。可是，等呀等，一直没有这方面的消息。刘宝贵干过多年预审，他认为这件案子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如果让他来办，早就利利索索地结案了。为什么这样艰难呢？一位警察在执行公务中被歹徒开枪打伤，这样是非分明的案子尚且惩办不了罪犯，那么，如果把警察换成一个普通百姓，不是更没说理的地方了吗！

刘宝贵在给市领导的申诉信中写道：“像刘涌这样一个

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分子，持枪伤害公安干警的犯罪分子竟然没有受到法律的严惩，真是令人气愤和怀疑，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刘宝贵很不明白，也很气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更让人生气的事情还在后头呢！刘涌不仅没有被交付审判，连起诉都没有，而且不久就把他放出来了！

不仅刘宝贵，连一般群众都对此感到不解，社会影响恶劣。刘宝贵忍无可忍，到和平区公安分局找领导申诉，坚决要求依法惩办刘涌。一周后，刘涌再次被收审。

围绕着如何处置刘涌，严肃执法与包庇袒护这样两种针锋相对的无形力量在进行着激烈的交锋。

后来，刘涌终于如愿以偿，骗得取保候审。有关方面对他枪击警察一案作了研究，认为本人没有供认，同案没有抓获，因证据不足，不能移送检察机关起诉。1997 年初刘涌终于逃过一劫。

今天，回过头来看当时对这件案件的处理，那些或明或暗竭力为刘涌进行袒护、包庇的人实则是害了刘涌。如果当时有关部门依法惩处刘涌，将此案了结，那么，对刘涌是一次教育和警醒，他很可能从此改恶从善，重新做人。但实际上正相反，刘涌在一张关系网的保护下逃脱了法律的惩处，助长了他的优越感和嚣张气焰，以致后来更加目

无法纪，犯下累累罪行。他曾对别人说："我开枪打伤了派出所所长，也没能把我怎么样！"于是，开枪打伤派出所所长不仅不是罪过，反倒成了他向"社会朋友"们进行炫耀，借以抬高自己争做"老大"的资本。

1999 年 5 月 14 日上午，刘涌那清瘦的身影出现在沈阳沈河区中央路上。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没用 10 年，在刘涌枪击派出所副所长刘宝贵 6 年半后，这个当年并未受到法律应有惩罚的案犯，以在太原街开办"百佳"超市起家，摇身一变，成为沈阳巨商。

怒砸迪吧

1998年4月20日晚，沈阳站地区管理办公室宋刚请刘涌到大卫营吃饭，同去的有朱赤、马宗义、石鹏、刘凯峰。

刘涌虽然憎恨被他枪击致伤的刘宝贵这样的警察，但在他身边却不乏一些警界的人物。朱赤是和平区公安局刑警大队阵控队副队长，房霆是阵控队警察。他们投靠刘涌，刘涌利用他们。

这一行人在包房里落座，觥筹交错，一直吃喝到近10点。刘涌找了一名叫楚楚的公关小姐作陪，兴致极好。酒足饭饱后，仍意犹未尽，几个人分乘两辆车去附近的滚石迪吧娱乐。

刘涌可谓是多才多艺，他不仅会烹饪裁衣，做木工活，而且会拉二胡，还擅唱流行歌曲，尤其爱唱张学友的歌。他的舞也跳得很好，此刻，正搂着妩媚迷人的楚楚，在优

美的乐曲中翩翩起舞，实在有些陶醉了……

可是好景不长，舞厅忽然一阵骚动，吵起来了。原来，刘涌用手摸了一个来跳舞的姑娘的屁股，意欲调戏，却遭到姑娘的斥责。刘涌等人用污言秽语吵骂，甚至要动手打人家，保安人员韩旭乐、王少辉、赵晓峰等人过来阻止。刘涌等人根本不把保安人员放在眼里，保安人员不知对方底细，也很硬气，双方一片混战……

本来，刘凯峰等人打完人后就要离开，这时从楼上跑下一个叫赵智的青年，看见韩旭乐被对方用扎啤杯子砸得满脸流血，十分气愤，指着他们几个人说："你们别走！我们已经报警了！"

刘凯峰、马宗义等停住脚，返身向赵智靠拢过来，问："你是干什么的？"

"别管我是干什么的，等警察来了你们再走！"

刘凯峰等人过来就打赵智，赵智就与他们厮打起来，迪吧其他人也上来助战，由于寡不敌众，刘涌等人吃了亏，刘凯峰、宋阳还负了伤。

刘涌见此情景，怒不可遏。在沈河地面上，他还从没有过这种遭遇。迪厅保安人员打了他带来的人，无异于打了他，他岂能咽下这口气？几个人大步跳到奔驰车边，从驾驶座边拿出一尺半长的单面弯形砍刀，转身向迪

吧冲去……

刘涌每天西装革履，开着4个“9”车牌的奔驰忙于商务，显得道貌岸然。可人们不会想到，就在那辆车里，他总是藏着一把明晃晃的砍刀。楚楚见刘涌拿出了刀，上前把他抱住说：“你可别去……”伸手夺刀，刘涌挣扎，忙乱中刀锋将楚楚的胳膊划伤了，刘涌这才停止挣扎，刀被楚楚夺下了。

保安人员打电话报了警，正阳公安派出所的警察赶到迪吧。刘涌让刘凯峰开车送楚楚去医院，然后跟随警察去了派出所，迪厅的高翔经理和保安人员也一起去了。

高翔听说对方是刘涌，忙递过去一张名片，然后说了几个“熟人”。刘涌说那都是我的朋友，也回赠了一张名片。气氛很快缓和下来了。所长说：“既然都认识，那就好好谈谈算了，别打了。”刘涌说：“我们有两个人受伤了，我得马上去医院看看。”高翔说：“过两天我给你打个电话，咱们再谈谈这件事。”

刘涌先走出派出所，看见满脸凶气的宋建飞不知什么时候乘坐一辆面包车赶来了，带来了好几个人，身边还站着马宗义、朱赤等人。滚石迪吧的人站在另一边。宋建飞带来的人怒视着对方，嘴里不时挑衅地说：“干他！干他……”原来，宋建飞在刘涌的罗马假日酒店里当经理！当

天夜里接到了刘凯峰的电话："二哥和宋阳在滚石叫人打了，正在派出所处理呢。"宋建飞放下话筒，招呼几个人就开车赶来了。他见刘涌走出来，上前悄声问："整他们不？"

刘涌扫了滚石的人一眼，狡黠地低语道："在派出所门口行吗？以后再说。"

滚石迪吧的员工们直到这时，才知道刚才和他们交手的是刘涌带来的人。称霸中街、太原街，打手无数的刘涌，谁个不惧？

刘涌回去后，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我在沈阳的大名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有人竟敢打我的人，真是吃了豹子胆！"

每在这种时候，他想起的第一个人就是吴静明，于是拿起话筒给他打了电话："妈的，我今晚在滚石玩，被人打了！"

话筒中传来吴静明的惊叫声，然后问："那怎么办？"

"他们的经理姓高，说要给我打电话谈谈，这事先等一等。他们要是整不明白，你们就看着办吧，找找他们！"

"好吧！"吴静明心领神会。

"你们看着办吧！"这是刘涌对"四大金刚"的习惯用语。只要他说出这句话，沈阳必有一方遭殃。

此后，刘涌静待高翔的电话，心想，高翔一定会请他

吃饭，并送上一笔赔偿金。那样他才能挽回面子，这事也就算“平”了。然而过了许多天，也没有接到高翔打来的电话，吴静明向滚石要钱，也碰了钉子。刘涌再也按耐不住了，向吴静明和宋建飞下达了指令：“砸!”并且选定了砸滚石的日子——五一节。

定下日子后，吴静明、宋建飞着手联系打手。在这方面，吴静明联络最广，刘涌看重他的，也正是这一点。只要是吴静明出面，在短时间内聚集一二十名打手不在话下。5月1日下午1时，十余个混迹社会的流氓、地痞就聚到了罗马假日酒店。

“前几天二哥在城西滚石让人打了，到现在滚石的事没有明白，咱们今天去把它砸了!”吴静明一头蓬乱的头发，双目露凶，加上两撇小胡子，显得比平日更加狰狞。

张建奇说：“进去后快点砸，三两分钟后就撤，他们报警也晚了。”

吴静明说：“老板要在，砍他一顿。有家伙没有?”

“有刀。”一个叫“颗粒”的露了一下带来的藏刀。

“要砸，光有刀不行。”秦玉秋内行地说，“要用铁棒子。”

“那咱们就准备铁棒子。”吴静明当即采纳，打电话叫来刘凯峰，开来一辆刘涌的“雪弗莱”面包车，拉着吴静

明和张建奇到塔湾钢材市场，买下几根钢管，就地锯成80厘米长，使用起来得心应手。

“家伙”准备好了，再分发给每个人。

吃喝完了，张建奇看看外面，又抬腕看了看表，快5点了，便说：“外面在下毛毛雨，迪吧还没开业，现在去正好。如果晚了，跳舞的人一去，怕打了别人。”

“那好，咱们这就去！”吴静明显然是这次行动的召集人兼总指挥，他自己拿一把鱼形砍刀，宋建飞拿一把带锯齿的砍刀，秦玉秋拿一把刃面较窄的砍刀，朴成文拿一把枪刺，其余人各拿一根钢管，坐进了马宗义的“道奇”面包车，径直向西开去。到了滚石迪吧附近，吴静明让刘凯峰在北面路边停下，让张建奇留在车里，然后和宋建飞一前一后，带领众打手直扑迪吧。

迪吧门口站着两名保安人员，他们不声不响地走到跟前，突然挥刀就砍，两名保安人员吓得直往屋里跑，他们跟着冲进去。屋里有十多个人，吴静明举刀大喊：“都蹲下！蹲下！”其他打手也喊：“谁不蹲下就砍谁！”

迪吧的员工们骤见从门口冲进一群手持砍刀、钢管的歹徒，一个比一个凶狠，吓得纷纷躲藏。空间有限，又能躲到哪里？让他们蹲下，也只好照办，蹲下身子。

但滚石的员工并没全部被歹徒们吓住，他们之中有硬

汉，在没蹲下去的人群中有一名男青年仍然站着，他就是在4月20日刘涌等人在舞厅滋事时挺身而出，不让他们离去的赵智。

倔强的赵智是个明显的目标，刘凯峰等人认出他就是前些天对他们“拔硬”的那个人，于是五六个歹徒都奔他而去，挥刀乱砍。只身一人赤手空拳的赵智勇敢应战，搏斗中身体多处受伤，右手食指被砍掉一块肉，手筋被砍断，脸部被钢管打得鲜血淋漓，头被打破，右大腿被砍伤，眼睛被打青……事后到医院，他的手缝了36针，脸缝了18针，头缝了5针，大腿缝了70多针！短短两分钟，披上节日盛装的滚石被砸得人仰马翻，一片狼藉。

宋建飞见目的已经达到，为刘涌报了仇解了恨，便喊了一声：“走!”众歹徒如同来时那样尽数撤出。

临走，一个歹徒还用嘲弄的语气对高翔等人说：“巡警三分钟到，我们两分钟解决战斗!”歹徒逃离后，滚石迪吧的员工们，包括经理高翔在内，上医院的上医院，收拾残局的收拾残局，在一片痛苦和哀伤中度过了五一节。

血染大卫营

砸滚石迪吧半年之后，刘涌又有惊人之举。

刘涌文化程度太低了，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却突发奇想。1998 年 10 月 30 下午，他在位于太原街的嘉阳购物中心搞了一次书画笔会，邀请 9 名书画家即席表演。与文化名人交谊是许多底蕴欠缺的企业家附庸风雅之举，但刘涌搞这样一次活动的目的还是出于商业炒作。下午 5 时，笔会结束，刘涌将众位书画家让到太原北街他的风味楼吃饭，作陪的有朱赤、项培耀等人。

项培耀，人称小岳，1962 年生，在嘉阳集团为刘涌的后妻刘晓津开车，后来被任命为娱乐城的经理，分管后勤。

刘涌接手后的娱乐城，实际是藏污纳垢之地。这里不仅有吴静明等“四大金刚”神出鬼没，还有形形色色的赌徒混迹和小姐“艳舞”，乌七八糟。

说起赌博，在“娱乐城”里曾经搞过一种新颖、刺激的玩法——赌球，由刘军和项培耀负责。所谓赌球，就是每有电视台直播足球赛事时，在电脑盘上面列出各个球队的赔率，参与赌博的人通过打电话或发传真一赌胜负。刘涌做什么买卖都赚钱，惟独赌球做赔了，3 个月后赔进去数十万元。刘军一怒之下把项培耀轰走了，后来又搞起了百事乐赌博……

此刻，吃饭中，风味楼的左文林经理向刘涌提出，大卫营今晚有时装表演，饭后可请书画家们去那里一饱眼福，然后在那里唱歌娱乐。众位书画家都很赞成，刘涌当即采纳，打电话给程健，让他开车送书画家们去大卫营。

众人来到大卫营，已经是晚上 8 点钟了。刘涌是这里的常客了，上自常燕董事长，下至一般服务员，他都不感到陌生。今晚他要在众位文化名人面前好好表现表现，使人们对他和他的企业有一个好印象。

刘涌在三楼要了一大一小两个包房。他和左文林还有那些书画家在大包房，项培耀、程健、朱赤、房霆等几个亲信在小包房。大家又喝了一阵酒，唱了一阵歌，然后就到大厅里看时装表演去了。刘涌怕冷落了亲信，到小包房里和他们喝酒。

近 10 点，时装表演结束，刘涌估计书画家们都回来

了，便来到大包房，走到门口不禁一愣，他看见那些书画家们一个个或坐或站，都在门口没进屋。

“咦，你们怎么不进去呢?”刘涌纳闷儿，“站在这干什么?”

一位画家无可奈何地说：“里面有人，把我们撵出来了。”

“不对呀，这是咱们的包房啊!”刘涌陡然生怒，走了进去。他要看看敢把他的客人撵出来的是些什么人。

此刻，大包房里坐着4个人，他们是市公安局刑警队警察杜军、治安支队警察朱永刚，还有他们的邻居、朋友周刚和孙勇。他们来到三楼后，服务员见大包房里已经没有人了，就将他们领了进来。

一般人都可以猜到，这是一场误会，如果把话说开，事情很好解决。可是由于这事发生在刘涌身上，就不那么简单了。

刘涌走进大包房，用眼扫视一遍那4个人，都不认识，便责问道：“我们还没完事呢，你们怎么进来了呢?”

杜军说：“是服务员把我们领进来的。”

刘涌见那4个人坐在那里纹丝不动，没看出他与众不同的身份，十分生气，说：“你们是哪的？我是刘涌。你们给我滚出去!”

刘涌自以为，报出自己的大名对方就能被镇住。

“你是刘涌咋啦?”杜军并不认识刘涌，反唇相讥，“哪写你的包房了，凭啥叫我们出去？”

双方言辞过激，各不相让，吵骂起来。

刘涌哪受得了这个，直奔杜军。孙勇怕杜军挨打，过来护他。站在刘涌身边的身材高大的项培耀一见，感到在总裁面前表现的时候到了，冲过去就打孙勇，双方撕扯起来。但由于其他人没动手，他们交了手就又分开了。刘涌和项陪耀气咻咻地退了出去。朱永刚出去了，过一会儿回来说：“没事了，那边的朱赤我认识。”

但杜军他们感到在这种气氛下饭无法吃了，反正菜还没点，便想离开包房。

此时，刘涌越想越恼，没想到在书画家面前丢了面子，他在门外要冲进大包房与对方较量，被书画家们抱住了。

总裁的吵骂声惊动了小包房里的亲信们，程健、房霆等人边骂着“妈个×，是谁呀?”边冲出来，正遇上杜军等人，房霆抽出手枪对准了他，喝道：“别动！动就打死你!”

房霆是和平区公安分局的阵控队警察，可此时他却为虎作伥，将国家发给他保护人民打击犯罪的枪支，用作帮助黑恶势力头子斗殴的武器。杜军这时才知道那边的人中有警察，而且不止一个。他没有动，趁这工夫，房霆给了

他一拳……

大厅里，一场混战。

一旦打起来，刘涌忘了自己刚才还与书画家们一起“切磋”丹青书法的斯文，好久没打架的手又痒痒了，大喊：“别让他们跑了，抓住一个！”他直取杜军，见他奔逃，在后面紧追，追到南面楼口，没有追到。他和程健走回大厅，正遇到跑得较慢的周刚，冲过去就打，将周刚打倒在地。正在这时，李俊岩的两个司机张晓伟、孙乃宏走过来，刘涌指着周刚，恶狠狠地对他们说：“还看着干啥，给我扎他！扎他！”

李俊岩，1962 年生，是沈阳俊军实业公司董事长。此人是沈阳另一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的头子。他曾因携带凶器、抢劫被行政拘留 3 次，因抢劫被法院判刑 7 年，又因伤害罪被法院判刑 7 年零 7 个月。他罪行累累，民愤极大，于 1999 年 9 月 12 日因涉嫌组织、参加黑社会性质犯罪被沈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以他为首的黑社会组织团伙多名成员也落入法网。

刘涌在风味楼宴请书画家的时候，见到了李俊岩正带着司机张晓伟和孙乃宏陪客人吃饭。此刻不知为什么，刘涌在这里遇见了这两位司机，便让他们扎周刚。

黑道头子李俊岩身边的人当然也不是善类，张、孙二

人也是几进几出的人物。张晓伟曾因盗窃、寻衅滋事被教养过两次，张乃宏因盗窃被教养两年。这两个人都知道刘涌的大名，此刻刘涌要他们扎周刚，他们便毫不迟疑地露出凶残的本性，掏出随身带的锁刀对周刚的胸、腹猛刺。周刚鲜血喷涌，染红了大厅的地面……

程健见周刚躺在地上奄奄一息，感到事情至此差不多了，拽着刘涌往楼下走。在楼梯上，遇到在二楼玩完保龄球的朱永刚往三楼走。刘涌一眼把他认了出来，大喊："还有他一个!"对准朱永刚脸部就是一拳，将他打出了鼻血。朱永刚高声喊叫朱赤，刘涌的人见他与朱赤认识，便没有再打他……

当大卫营的董事长常燕闻报赶到现场时，刘涌的人都已经走了，只有周刚躺在血泊之中。园路派出所接到报警后派人赶到，常燕让保安人员配合警察将周刚送到最近的中国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院急诊室抢救。

周刚伤势很重，呼吸微弱，造成失血性休克。医生检查，他身上的锐器刺伤共10处，分布在头、胸、腹部和四肢上。其中，左肋部和右脐旁的两处伤口较深。手术后，发现双侧液气胸，脾破裂，隔肌破裂。经医护人员抢救，做了脾摘除手术后，周刚才脱离危险。法医鉴定，损伤程度为重伤，伤残程度5级。

仅仅为了争一间包房，刘涌就对他人下此毒手，实在令人震惊。

刘涌邀请书画家们搞笔会，本想在公众面前扮演一个儒雅的商人角色。然而，反面人物演正面人物总是演不像。画虎不成反类犬，他在大卫营的暴行，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了他凶残的本质。

事过大约一周后，有人出面安排，让杜军和刘涌在大卫营“偶然”见面。刘涌还是那么盛气凌人，对杜军说：“你要是不服，咱俩出去干。”又说：“那天晚上，我们想到医院给你们回回勺，后来听说你们报案了，警察去了，我们就没去。既然都认识了，就不找你们麻烦了。”

令周刚和他的家属气愤的是，周刚扎成重伤，脾摘除，前后花了两万多元，恢复后不能从事体力劳动，却没有得到刘涌的一分钱赔偿。周刚事后知道了刘涌的身份，感到惹不起这个人，没敢去找他，这个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

惨案不须酝酿

刘涌他们与杜军等人在血洗“大卫营”之后，据服务员事后反映，“跟刘涌来的那个瘦高个子（项培耀）叫得最凶，打得最凶”。刘凯峰也不逊色，同样凶狠。1998 年 7 月 21 日晚上，就因为刘凯峰开的刘涌的那辆“奔驰”，在沈阳商业区又制造了一起血案。

那天中午，吴静明、宋建飞还有吴建明，以及从大东找来的陈克家、从铁西找来的刘凡在百佳购物中心闲坐。刘凯峰要开车出去买东西，这四个人就都上了车，准备一起吃午饭。车开到位于中华路的金三角饭店有限公司“都市快车餐厅”门前，刘凯峰要把车停下来。这时，在那里负责维持停车场秩序的保安员乔晨刚走了过来，用手拍了拍车顶说：“哎，这里不让停车。”

原来，那里的停车场刚铺好地砖，为防止车辆压坏地

砖，饭店经理指令乔晨刚在这里守着，不让任何车辆停放。

哪知道，车里坐的那几个人都是在那一带寻衅滋事惯了的，何况此时乘坐的是刘涌4个“9”的奔驰。刘凯峰眼睛一瞪，骂了一句：“废话!”。乔晨刚又把“不准在这停车”重复了两遍。这时，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吴静明骂道：“你想活不，要找死呀！不让停车，把你们老板找来!”乔晨刚见这些人蛮不讲理，出口不逊，就转身去找领导。吴静明、刘凯峰、陈克家下车朝他追过来，他一回头，眼睛就挨了重重的一拳，当即眼前发黑什么也看不见了，其余的人继续对他拳打脚踢，将他打倒。他高喊“救命”，那些人才停了手。

饭店另两名保安员小曹、小杨过来帮助乔晨刚，吴静明等人又打他们，宋建飞抽出了他那把备用的单刃砍刀，从后面朝着正往饭店逃跑的乔晨刚的后背挥刀猛砍，连砍3刀，砍得乔晨刚鲜血淋漓，染透了衣衫……事后，乔晨刚的伤口在医院缝合了126针!

中华路是沈阳城内主要交通干道，金三角饭店位于最繁华的商业区。吴静明、宋建飞这群歹徒竟敢在这里挥舞屠刀对无辜的保安人员施暴，实在猖狂至极。

这群歹徒犯下新的罪行后，急忙开车逃离现场，来到第二医院给陈克家治伤，陈克家的伤不是保安员砍的，因

为保安员没有刀，而是宋建飞行凶时“自摆乌龙”给划伤的。但陈克家的伤却使这些歹徒有了借口，刘凯峰给刘涌打电话说：“刚才我们跟‘都市快餐厅’的保安打起来了，克家被砍了一刀！”

这期间，刘涌也接到了金三角饭店有限公司董事长徐良明从医院打来的电话，对他说了本单位保安员被宋建飞等人殴打、砍伤的事。

刘涌来到医院手术室，看见那个被砍伤的保安员正趴在手术台上缝针，从右肩胛至背部一尺多长的刀口惨不忍睹，但刘涌却不为所动，振振有词地对徐良明说：“我们也有人受伤了，现在在二院，我去看看。”金三角饭店的总经理杜永恒很气愤，对刘涌说：“我们的保安手无寸铁，你们的人为什么把他们砍得这么狠？”刘涌不快地瞥了杜永恒一眼，冷笑说：“你妈的！当时要是你在场，连你一块儿砍！”话中明显含有威胁之意，令杜永恒和身边的人倒吸一口冷气。刘涌说完，转身对徐良明说：“这件事，你看怎么处理一下吧！”说完就匆匆忙忙地走了。明明是自己的打手把人家单位的保安员砍伤了，却让对方的领导“处理一下”，实在是强盗逻辑，蛮不讲理。

事后，刘涌为了使宋建飞等人逃脱罪责，不被抓过去，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也不让对方报案，他要用钱私了这

件案子。“都市快餐厅”方面认为，宋建飞等歹徒持刀砍伤本单位保安人员，不是一般的滋事斗殴案件，而是因为后台刘涌有着商业目的。刘涌开的“风味楼”在“都市快餐厅”北面，将其视为竞争对手，故意找碴寻衅，以示威胁。基于这点，徐良阳、杜永恒等人只好忍辱屈从，不敢声张。他们没接受刘涌假惺惺的“赔偿”，自己支付了乔晨刚两万多元的医药费。

由于刘涌神通广大，又把这件血案轻而易举地“摆平”了。事后他听说那几个保安员被开除了。他们都是外地的。刘涌做贼心虚，惟恐他们进行报复，就给某个老板打电话，借来一枝五连发猎枪和一些子弹放在身边护身……

恶战小格兰

刘涌深知，他要在沈阳立足称霸，就必须有一帮能打仗的社会朋友为他打打杀杀，不断扩大势力和影响。过去他东奔西走做小本生意时是如此，后来他成为炙手可热的大商业集团的总裁仍然如此。所以，他常年豢养着吴静明、宋健飞、董铁岩、李志国这“四大金刚”，并通过他们与市内各区的“社会人”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一有情况，这些打手招之即来，来之即“打、砸、砍、杀”。

“四大金刚”是为维护刘涌及其嘉阳集团利益效劳的“御林军”和“敢死队”，刘涌对这几个人另眼看待，备加关爱。他们用刀、用枪伤了人，犯了罪，他能出面摆平，用钱私了，使他们逃避法律的惩罚；他们一旦出了什么事，有了什么难题，他也必然出面安抚，备加关照。这一点，在小格兰酒店发生的那场械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1999年1月8日晚上10点多钟，“四大金刚”在他们的老窝——刘涌的娱乐城刚喝完酒，宋建飞接到一个人的电话，约他去小格兰酒店喝酒。本来已是酒足饭饱，宋健飞还是满口答应了。但他不可能一个人去，便同其余3人一起乘车前往。

饱食终日，酗酒滋事，打架斗殴，就是这些人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

在小格兰三楼一间包房里，宋健飞点了菜，然后离席上厕所。工夫不大，就听见他和别人在外面吵了起来。吴静明等人赶忙出去，看见宋健飞和另一间包房里的客人吵骂着，那边的人有五六个，其中梁川、张俊坚等人他认识，于是就过去劝说开了。

然而，双方都没服气，短暂的平息酝酿着一场恶战。

果然，没多久，双方在一楼大厅都亮出了刀来，展开了一场恶战，互有损伤。吴静明和宋建飞都被扎伤，对方黄刚、梁川也受了伤。黄刚伤势较重，跑出后乘车到第四医院治疗。

宋建飞受伤也较重，倒在地上。董铁岩他们把他和吴静明送到市第二医院。吴静明给孟祥龙打电话，让他送点钱来，孟祥龙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刘涌。

“四大金刚”在刘涌羽翼下胡作非为，对别人打打杀杀

惯了，从没吃过亏。现在，“四大金刚”排名前两位的挂了彩，立即惊动了刘涌圈里的人。

最急的当然是刘涌，马上开车直奔市二院。途中，他用手机给朱赤、刘军打了电话，说宋建飞、吴静明让人砍了，现在二院抢救，让他们到二院去。

在刘涌犯罪集团中，孟祥龙、朱赤、刘军、房霆这几个平时穿便衣的警察有着特殊的用途。打砸砍杀、残害群众时，他们以隐蔽的身份充当打手，必要时可以掏出枪来壮威，镇住对方。遇到什么麻烦时，他们又可以堂而皇之地以警察身份出现，帮助刘涌摆平一切，消灾灭祸。此刻刘涌没有忘记让朱赤、刘军去医院，就是这个目的。他想到二院位于和平区，朱赤、刘军都是和平区公安分局的警察，有什么事可以帮他处理一下。

刘涌来到医院急诊室，见到了董铁岩和李志国。吴静明的伤口已经缝完针，头上包着药布。昔日“打、砸、砍、杀”的先锋，今天变成这个样子，他还是头一次看到。

刘涌急问：“怎么回事？要紧不？”

“头上挨了一刀，缝了几十针。”吴静明简单地讲述了血战的经过。

刘涌掏出厚厚一迭百元钞票，交给吴静明。那是代付医药费还是表示安抚，无需明讲。后来，他又把宋健飞、

吴静明安排到弟弟刘军家中养伤，关怀备至。

朱赤、刘军、孟祥龙很快就到了，宋健飞缝完针也出来了。此前，吴静明给大东的“社会朋友”关侠打了电话，关侠就带着小辉、小浩、老农等人也来了。这些人叫什么名字，连吴静明也不知道。人家自己不说，是不能问的，这是黑道的规矩。

急诊室外，一下子站了十多号人，许多人佩枪又带刀，默默无语中形成着一种紧张的气氛，预示着一场凶狠的厮杀即将发生。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聚集了这么多“社会朋友”，这使刘涌深感欣慰，很是自负。他觉得吴静明、宋建飞头上缠的药布是他的耻辱，有人扎了他们，就是扎了他刘涌，他要在沈阳称霸，就决不能容忍自己手下的爱将被人碰半根毫毛，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就要受到他十倍百倍的惩罚！

“那些人在哪呢？”刘涌问。

“黄刚肯定上医院了。”吴静明说，“建飞和铁岩扎了他两刀。”

“走，找他们去！”刘涌咬了咬牙，下了命令，然后对吴静明、宋建飞说：“你们不用去了。”他的脸紧绷着。主子与打手们长期依附，配合默契，打手们只要看看刘涌的

脸色就知道该怎么做。

刘涌上了车，其余人也都上了车，径直往北，向医大驶去。

他们在急诊室寻找了一遍，没发现目标。不一会儿，有人打来电话，说黄刚在四院呢。

获此信息后，刘涌立即带领众打手驱车向北，很快来到医院。

刘涌没有上楼。他今天的身份已不同当年，是区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一个商业集团的总裁，应注意形象，尽量避免出现在打斗现场，只须在后面指挥就行了。

董铁岩、李志国、关侠等 8 个人身携砍刀、锁刀，还有人拿着半块砖头，冲上六楼手术室……

那个用电话报告信息的人说的很准，刚才在小格兰打斗中受伤的黄刚正在四院。

黄刚被对方扎了 4 刀：左胳膊一刀，左后腰 3 刀，幸亏没伤到内脏。梁川、张均坚也受了伤，他们去了七院。

黄刚受伤不轻，如果刘涌那帮人再给他“回勺”，后果可想而知。

但黄刚不幸之中还算是万幸的，他从手术室出来后，闻讯赶来的妻子把他领走了。黄刚脑子精明，知道那帮打手会找他，便转到第一医院。后来他又听说，吴静明找来

的人中有不少是大东的，他便又离开一院，躲到郊区一位亲戚家养伤去了。为治病，他花了一万多元钱。

黄刚被扎伤后，与黄刚同在小格兰吃饭的张旭给朋友孙岩挂电话，说黄刚被人打伤了，正在四院抢救，让他多带点钱马上到四院来。

孙岩与张旭、黄刚是从小的邻居，关系都不错，接电话后马上带了2000元钱来到四院手术室门口。张旭向他讲了黄刚在小格兰酒店被人扎伤的经过，说他正在手术室里抢救呢。当时已是半夜11点多钟，孙岩劳累一天感到乏困，坐在走廊的椅子上就睡着了。大约凌晨两点多钟，突然从楼梯上来一帮人，气势汹汹地砸手术室的门，没砸开。孙岩被惊醒了，发现在手术室门口等候的人只剩下了自己。他骤见眼前这些凶神恶煞的人，不知是怎么回事。其中一人指着他说："有这小子一个！"过去就朝他头部砍了一刀，另两个人也拿刀往他身上扎，还有一个用砖头砸他后背。他没敢还手，猜想这帮人与黄刚他们在酒店打的那一架有关。那些人朝他扎、打了一顿后走了。他支撑着走到一楼外科急诊处置室，头部缝了30多针，右大腿外侧也缝了4针。他做梦也没想到，来医院看望被人扎伤的朋友，自己反倒被扎得伤痕累累！

孙岩打车回到家，天已经大亮了。张旭等人到家中看

望他，告诉他，扎伤他的是刘涌的人。刘涌的势力很大，报案没有用。刘涌的父亲就是法院的，不能得罪他们。

孙岩听了，长叹一声，默默无语……

恶魔的面子血染成

刘涌及其和黑社会团伙坏事做绝。但是，在刘涌的犯罪行为中，有一个现象引人注意，就是在许多打砸砍杀、伤害群众的案件中，有一些并非为了个人或他的企业利益，而是为了别人的纷争和矛盾才到现场行凶的。“10·6”酒吧枪击警察刘宝贵就是一例。

刘涌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说：“为了帮助朋友，为了哥们儿义气。”

就在所谓“为了哥们儿义气”的口号下，刘涌不惜撕破“优秀企业家”的斯文外表，抛下商务亲自上阵，制造了一起又一起骇人听闻的暴行。

早在1991年7月15日的下午，刘涌在中街正做服装和鞋的生意，接到经商中认识的杨建国的电话，说在民族街开雷蒙时装店的佟俊森把他打了，请他过去说一说，不然

还要打他。刘涌问："他因为什么打你？"杨建国说："因为进货，追了他的货。"刘涌在经商中与佟俊森也有一面之交，他当即答应，说："行，我马上去！"

刘涌感到，杨建国有求于他，是瞧得起他，使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荣耀感，浑身舒坦。他马上带了经商中认识的杨宪亭（已死）和李洪跃来到太原街杨建国的时装店，问了问情况。原来，杨建国和佟俊森的妻弟发生口角，继而大打出手，佟俊森要报复杨建国。刘涌听完后给佟俊森挂了电话，说："老五，我是刘涌。我一个'铁子'（沈阳话'好朋友'的意思）把你小舅子打了，这事就算了吧。"佟俊森说："他们把人打了，怎么也得把事情说一说，赔赔礼吧？"刘涌一听就生气了，说："怎么，我说话不好使吗？你别走，等着我！"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佟俊森预感事情不好，找了几个人待在店里。果然，没过多久，刘涌就带着杨、李二人来了，说："佟老五，我看这事就算了，你别找人打他了。"佟俊森不服，和刘涌争执起来。刘涌见佟俊森不给面子，立时来了气，用手提电话打佟俊森的脸，把他的鼻子打出了血。佟俊森的人要上前，被他制止了。刘涌说："老五，今下午1点，你到吴淞老道口车站，我等你！"说完，带着杨、李二人就走了。

佟俊森估量双方实力，知道去"会"刘涌没有好处，

便没去。

刘涌见到杨建国，说："佟老五说了，我的话不好使，还要和你干。"杨建国说："那就得跟他干了，我就是倾家荡产也得跟他干！"刘涌鼓动说："那就跟他干呗，我这就找人！"

刘涌，他不仅要通过武力来炫耀自己，还要在这场斗殴中建立起霸主的地位。

刘涌离开雷蒙时装店后，决心已定，立即纠集了回佩学、陈文斌、刘伟、杨宪亭、李洪跃等人，杨建国也找了几个人，加在一起足有十余人，估计从人数和战斗力上已经压过了佟俊森可能纠集的人。在当天下午 4 点左右，这些人带着用发令枪改制的火药枪、枪刺、腰刀等凶器，直奔雷蒙时装店。

佟俊森知道刘涌负气离开后不能算完，必来报复自己。但他关心他的时装店，无法离开，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和妻子待在店里。果然不出所料，刘涌带领一群人来了。佟俊森往外逃跑，被杨建国带领的人截住，上去就是一阵拳打脚踢。刘涌用枪对着佟俊森的头说："老五，跪下！"这时，一个人用战刀向佟俊森头部左侧砍来，佟俊森将头一偏，正巧刘涌的枪也响了，枪弹没打在佟俊森的头上，击伤了他的左肩。佟俊森倒地，陈文斌、杨宪亭等人继续用刀砍、

刺他的头、臀、腹、腿部，致使其头皮裂伤、颅骨外板骨折、左膝关节腔开放性砍伤及右侧尺神经损伤。后经法院鉴定，认定佟俊森头部损伤为轻伤，左下肢、膝关节外损伤为重伤，伤残程度达6级。

佟俊森当时被砍得昏迷过去，直到在医院经医生抢救、处理完了才苏醒过来。

刘涌与佟俊森无怨无仇，只在经商中有过极少接触。可是，他在帮助别人殴打对手中，又是出面恶语威胁，又是纠集打手上门行凶，而且在行凶中开枪击伤被害人，其凶狠嚣张实在令人咋舌。由此可见，一年多后他的持枪袭警并非偶然。

本来是别人的纠纷，别人的事情，刘涌这个局外人为什么要从中插手而且表现得这么锋芒毕露呢？他说是“为了哥们儿义气”，“为了帮助朋友”，实际上还是为了他自己。他要在参与这类打架斗殴中显示自己的本事，打出自己的威风，为日后登上黑道老大宝座树威扬名，招兵买马。

打伤佟俊森后，刘涌怕佟俊森也找人对他进行报复，当晚就通过张凡找来吴静明以及回佩学、宋建飞、李洪跃、杨宪亭等十多人，聚集在他位于小津桥的家里，携带猎枪、藏刀、枪刺等凶器严阵以待。单是刘涌家的酒柜上，就放了两枝双筒猎枪备用。

大约晚上9点，“那边”的一个人打来电话，说“不打了”。对方高挂免战牌，说“服了”，于是刘涌让众人撤走。

刘涌这次为朋友争了面子，脸上好不荣光。

但佟俊森被打成重伤，此事毕竟没有完。佟俊森提出了医药费等索赔要求，刘涌、杨建国也愿意私了，不想让佟俊森报案，于是双方进行了讨价还价的谈判。佟俊森要4万元，杨建国说：“多了没有，我只能出两万。”刘涌说：“那两万我拿。”这样，由一个姓王的在中间几次往返说合，最后将4万元现金交给佟俊森，佟俊森打了个收条，这件事便画上了句号。

4万元“赔偿”，无法弥补佟俊森在精神、身体和生意上所受到的损害。他出院后就去了外地，时装店不久就关了门。他治伤、疗养前后花了十多万元，而且身体落下了残疾，至今行走艰难……

从表面看，刘涌为这件事搭进去两万元钱，做了一次赔本的生意，但实际上刘涌是大大“合算”的。他在打佟俊森中使自己残暴的本性得到了发泄和满足，受到了“社会朋友”们的赏识和称赞。将来如果他有事，这些人也会来帮助他的。他用两万元就使对方不去报案，免去了一场官司与牢狱之灾。

“就当死只苍蝇”

刘涌1982年下海经商，十几年后，以他为法人代表的嘉阳集团创建了26个下属企业，员工3000多人，总资产达数亿元，人们不能不惊叹其发展速度之快。

说起自己的创业史，刘涌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开酒店，织毛衫，搞对苏边境贸易，与港商合资创出“金狐狸”皮衣名牌，开办沈阳第一家超市，建嘉阳大厦，举办香港明星刘德华大型演唱会……这些，都是他浓墨重彩大加描绘的精彩篇章。

然而，有一个经商领域刘涌却讳莫如深，极少向人提及，那就是经营香烟的生意。

经营香烟，在刘涌的发家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有人说，刘涌在经营香烟中赚了一大笔钱，对于他的崛起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既然如此，刘涌为什么要三缄其口呢?

原来，在刘涌发家史中，这一段卖烟经历浸透了被害商家淋漓的鲜血。

透过迷蒙的烟雾，隐现的是刘涌及其打手们一张张狰狞丑恶的嘴脸。

1999年11月15日上午，坐落在和平区南四经街云集巷9号的南市场内，发生一起群殴致人死亡的命案，和平区公安分局接报后，立即派人前往现场。

案发现场位于市场二楼北部卷烟摊区。这个摊区北部有4个柜台，西侧柜台为甜甜百货，摊主名叫王永学，45岁；东侧3个柜台为圆圆日用百货商店，柜台前是一至二楼的楼梯。被害人王永学被人打倒在圆圆日用百货商店西侧摊床与楼梯扶手之间的地面上，已经死亡。

和平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法医对王永学的尸体进行剖验，发现头部多处皮肤为青紫色，表皮剥脱，肋骨、胸骨多处骨折，前膈大面积血肿形成，右肺门破裂，右肺下叶肺实质挫伤出血，右侧胸腔大量积血，右心房破裂及心包腔积血200毫升。结论：王永学生前遭受钝性外力作用，造成右肺门破裂，右心房破裂，致急性失血性休克合并心包填塞而死亡。

甜甜百货摊有一位青年营业员，是王永学被打致死的目击人。他说，当天上午8时许，王永学从楼梯口上来后，

立即被一帮人拦住，其中一个人一拳将王永学打倒，其余的人上前对王永学的胸部踢、踹、跺，还有一个人用锁刀砸王永学的胸部，并持刀威胁在场的商户："看谁还敢卖云雾山烟!"打完之后，这帮人迅速离去。

王永学好端端地在市场里经商，与他人从未结怨，怎么早晨一上楼来到自己的摊区，就被人一句话也不说就打死了呢?

从打人歹徒那句威胁的话分析，莫非王永学被殴致死与卖云雾山牌香烟有关?

目睹王永学被打致死的惨状，耳听歹徒的恶语威胁，市场里的商户们无不胆颤心寒。

人命关天，警方对此案展开了调查。

此前，在沈阳的烟市上，曾多次发生身份不明的歹徒殴打经营香烟的商户、捣砸烟摊的案件。

1997 年秋，下岗青年女工李玲和表姐张敏在和平区南五烟市摆烟摊。一天，她们的烟摊前来了几个男子，其中一个拿出几条黄山牌香烟问：谁是业主?

李玲说："我是，什么事?"

"你家卖黄山烟吧?"

"卖呀！咋的?"

那个人举起手中的香烟说："昨天在你家买的这烟，是

假的！你给退了！”

李玲一愣：“我们这里没有假烟！”

“不给退就上管理所！”

“你爱找谁找谁去！”

一方要退假烟，另一方说没卖过假烟，争吵起来。一会儿，那几个人中有人喊了声“开打”，那几个人不再争吵，将李玲和张敏围住，一阵拳打脚踢。还有一个人抄起邻摊床边的铁凳子，砸在李玲的后背上。烟摊被推倒，香烟撒了一地，李玲和张敏被打得嘴和鼻子都出了血。打完，那些人互相使个眼色，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李玲、张敏到市场治安办公室报了案，然后到202医院治伤。她们将病历和医疗费单据都交到了治安办公室，办公室的人让她们“回去听信”，可是几年过去了，这件神秘的打砸烟摊案件也没有个“信”。但她们意识到，那些人根本不是来退什么烟，而是蓄意找碴来打砸的。为什么被打砸？极可能与她们经营黄山烟有关。与她们相隔一个床子的卖烟商户，就曾指责她们“卖烟便宜”而与她们发生过争吵。那个商户似乎有些来头，他的烟摊上立着个金光闪亮的牌子，上面写着“辽宁省黄山香烟专卖店”。

因为经营黄山牌香烟，厄运又降临到个体烟贩刘慕林的头上。

1998年9至10月间，刘慕林在方家栏烟行经营黄山牌香烟，生意不错。但好景不长，一天下午，他接到程健的一个电话，要他到双玉园饭店去吃饭。刘慕林心慌了，担心自己要倒霉，因为程健在为炙手可热的刘涌经营香烟生意，他卖黄山烟，就不准别人卖黄山烟，谁卖就要“收拾”谁。那一阵，刘慕林进了一部分红盒黄山烟，在烟市上卖，因此得罪了刘涌、程健，受到威胁。他托人说情，表示今后不再卖“黄山”烟了。但刘涌、程健叫人捉摸不透，让他去双玉园饭店，恐怕是凶多吉少，很可能是个鸿门宴。为了到时候有个帮助说话的人，刘慕林让一位好朋友陪他一起去，那人和程健很熟。

他们来到双玉园时，体态肥胖的程健坐在正席，另有6个人团团围坐，已经豪饮大嚼好一阵了。除了程健，那6个人刘慕林一个也不认识。他和朋友刚走进去，还没寒暄几句，其中的一个人就站起来说：“喂！你是不是卖黄山烟了?”刘慕林刚说两句，那个人上来就给了他一个“垫炮”，接着其他人也动了手。在这种情况下，那位朋友也无能为力了。刘慕林赶紧用手捂住脸，看不清有几个人在打他，只知道程健如一尊佛像般稳稳坐在那里，看着他挨打微微冷笑……

朋友将浑身是伤的刘慕林送到家里已经是晚上了。妻

子刘玉秀见了，心疼得哭起来。夫妻二人泪眼相对，感叹世风日下，恶人当道，生意难做。

第二天，刘玉秀来到烟行找到程健，低三下四地向他保证，以后不再卖黄山烟了，请求他们别再收拾刘慕林了。程健未置可否，只给了刘玉秀一个传呼号码，让刘慕林传他，他们在电话中解决此事。

刘慕林看着妻子带回的那个号码，心里已经猜到了什么。他不敢不传，和程健通了电话。

“我说，”程健慢条斯理地开了口，显出一副很得意的样子，“昨天你也看见了，去了不少兄弟，吃饭的钱你给拿一下。”

什么兄弟，全是打手！打了人还得让掏饭钱？简直是强盗逻辑！

“好，饭钱我拿。”刘慕林问，“5000 行不?”

“5000 元……不行!”程健口气挺硬。

一顿饭 5000 元还不行，简直是敲诈勒索!

“那就 1 万元，可以了吧?”刘慕林又问。

“那就 1 万吧!”程健同意了。

把人打了还要让人掏饭钱，土匪!

“什么时候送去?”刘慕林又问。

“今晚就得把钱给我!”程健像在下命令，没有丝毫商

量的余地。

土匪也没有这样狠的，简直是恶霸、流氓！

“行。”刘慕林哪敢说半个“不”字，“你说个地方。”

“那就……到工厂门口吧，离你家近点。我开车去，你现在就到那儿等我！”

“行，我这就去……”刘慕林满口答应，直到程健挂机，他才放下话筒。

心里愤怒地咒骂，嘴上却唯唯诺诺，刘慕林活了几十年，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倒霉！

当刘慕林从刘玉秀手中接过1万元人民币时，看见她悲痛欲绝的样子，真是痛苦到了极点。夫妻俩起五更爬黄昏，辛辛苦苦地做生意，赚点钱不容易啊！招谁惹谁了？销售点黄山烟犯了什么法，挨了打还得拱手交出1万元钱？程健欺行霸市，就是不折不扣的烟霸，市霸！仗着谁的势力？不就是刘涌吗？

当晚，刘慕林忍着伤痛，将那笔钱交给了程健。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销售黄山牌香烟了。

刘慕林没有想错，策划指挥这次活动的幕后人正是刘涌。策划指挥打砸李玲、张敏和她们的烟摊的幕后人也是他！

1997年以来，刘涌伙同程健用种种非法手段，自封是

黄山烟、云雾山烟沈阳总代理，从安徽省蚌埠烟厂和贵州省贵阳卷烟厂购进大批黄山、云雾山香烟在沈阳南五、方家栏和东站等烟市销售。他们欺行霸市，采取威胁、恐吓、打砸其商户等暴力手段，以达到垄断香烟市场、牟取巨额利润的目的。

那次打砸李玲、张敏烟摊之前，刘涌根据程健的反映，对吴静明说："南五烟市有个女的也卖黄山烟，挡我财路，你找两个人去吓唬吓唬她。"

不要误解了刘涌的本意，"吓唬吓唬"并非只用嘴恐吓几句，而是要运用武力，连打带砸的。

吴静明问："她的烟摊在哪？怎么认？"

"好认，和我们的烟摊隔一家的就是，让程健领你们去。"

吴静明答应一声，马上去办。

程健开车，将吴静明、回佩学，还有回佩学一个拜把子兄弟送到南五烟市。程健没有上楼，他暗中指引，让吴静明等人打砸了李玲、张敏的烟摊。

刘涌把吴静明、程健派走后，感到有些不放心，毕竟是在一个比较正规的市场大厅里"办事"，打砸之后不要有什么麻烦才好。于是，他带了朱赤和刘军，也乘车来到南五烟市接应。用刘涌的话说，就是"怕吴静明他们被人抓

住，帮助处理一下。”果然，当吴静明等人被到场的警察盘查时，朱赤亮出了自己的警官证，掩护刘涌一伙逃离了作案现场。朱赤、刘军穿着国家警服，拿着人民给的薪金，却为破坏市场秩序的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效劳，真是警界败类，为虎作伥！

总归一句话，只要刘涌、程健他们非法经营什么香烟，就不容其他人经营同样品牌的香烟，否则就是“搅”了他们的生意，挡了他们的财路，就必然被砸烂砸垮。1998 年 10 月 20 日，围绕恭喜发财香烟发生在东站烟市的另一起打砸案件，就又是一个证明。

那天，在盛京饭店，宋建飞对吴静明说，东站烟市有个人销售恭喜发财香烟，扰乱刘涌的香烟市场，程健让去人把那个烟摊砸了，“大褂”在东站烟市等着。

“大褂”，就是当年在东陵看守所被刘涌收买、暗中为他传递肝炎病人血清以便刘涌骗办保外就医的徐景岩。刘涌落难时他为刘涌效劳，而今刘涌经商发迹了，他更要攀附刘涌了。刘涌将非法经营香烟的生意交给心腹程健和披着警察外衣的孟祥龙、徐景岩这些人，再加上“四大金刚”等一班打手，组成一股欺行霸市的邪恶力量，将沈阳的香烟市场闹得鸡犬不宁，乌烟瘴气。

当时，在宋建飞、吴静明身边还有董铁岩和于凯。于

凯是董铁岩的朋友，市公安局禁毒处正在抓他们这些瘾君子，他们一直东躲西藏，跟吴静明混在一起。

每当“四大金刚”作案后，刘涌都拒不承认他与这些人有关系。其实，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刘涌与那些打手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刘涌的意愿与指令总能迅速而果断地得到执行。比如一再发生的打砸烟摊暴力事件，都是循着刘涌→宋建飞→吴静明→众打手这样的指令传递系统，使刘涌轻飘飘的一句“你们去那个烟摊看看”，转瞬间就变成被害人皮开肉绽、烟摊支离破碎的惨案。

可想而知，刘涌让宋建飞、吴静明去东站打砸“挡”他财路的烟摊，宋、吴二人怎能不迅速“办事”？他们带着董铁岩、于凯，又纠集了关侠等几个人，在一天上午乘车来到东站烟市。

徐景岩正在那里等着他们，脸上浮现出阴险的笑。

关侠说：“这地方的人都认识我，我就不过去了。”

在徐景岩暗中指引下，他们来到正在经销恭喜发财香烟的葛亮的柜台前。

吴静明先走过去，气势汹汹地问：“喂！你家怎么卖假烟呢？欠揍啊！”

葛亮一见来了好几个人，个个横眉怒目的，心里暗叫“不好”。这时，吴静明又说：“这烟谁让你卖的？”

“自己上的……”

董铁岩上去就给了葛亮两拳。吴静明抓住柜台一用劲，“哗啦”一声把柜台推倒了。宋建飞不知从哪捡起一根棒子，猛地一抡，将门上的玻璃也砸碎了……

打完人，砸完柜台，这些歹徒一声“撤”，全跑光了，只留下徐景岩，看着葛亮和那一摊破烂在兴灾乐祸地阴笑。

葛亮卖恭喜发财烟被砸的事在烟市上迅速传开，大家不寒而栗，谁也不敢再卖那种虽然热销但却招灾惹祸的烟了……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打人、砸烟摊的案件在当时都未能破获，那些歹徒也没有受到惩罚。他们好像是烟雾后面的魔鬼，有非凡的魔法，来无踪去无影，叫人捉摸不定……

但话又说回来，这些算什么疑难案件？谁是幕后指挥，刘慕林不知道还是李玲不知道？刘涌、程健、孟祥龙……这些沈阳的烟霸就是罪恶的源头，对此，广大经营香烟的商户们心知肚明。然而，要告刘涌，要和刘涌作对，谁又有这个胆量呢？

这些案子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被人们淡忘了，但是王永学无缘无故地被人活活打死在自己的烟摊前，难道也可以不了了之吗？那是一条人命啊！

其实，要侦破这起命案，有价值的线索还是有的，歹徒中的一个不是叫嚣“看谁还敢卖云雾山烟”吗？这句话非常重要，不打自招地暴露了歹徒们这次打砸的对象和目的。那么，又是谁在沈阳烟市垄断着云雾山烟的销售呢？如果以此为线索进行侦查，何愁案子不破？

然而，在黑恶势力用金钱撑开的保护伞蔽护之下，有许许多多看似容易办到的事情，实际做起来却困难多多，障碍重重。“10·15”王永学被打致死的命案也是这样，查证艰难，破案工作进展迟缓。不仅案子没破，反倒生出许多针对被害人的流言蜚语，说什么“王永学有心脏病”，“生活作风有问题”……这些从阴沟里吹出来的邪风把这件案子搞得扑朔迷离，真假难辨，使人真如置身云雾山中……

只有在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被彻底粉碎后的今天，王永学被打致死一案才真相大白。

刘涌，是杀害王永学的真正元凶！

1999年10月的一天，刘涌和程健、马宗义一起在娱乐城吃饭。席间，刘涌向程健问起香烟经营的效益情况。程健回答说，最近香烟的销售不如以前了。

刘涌问：“为什么呢？是不是市场上除了咱们以外，还有卖云雾山烟的？”

“这个可以查一查。”程健说。

云雾山烟是刘涌、程健用非法手段从贵州省贵阳卷烟厂购进并经销的一个主要品种，他们自封是“云雾山香烟沈阳总代理”，在几大烟市批发销售。刘涌深谙对香烟市场控制与垄断的重要性，如果发现有“扰”他生意、“挡”他财路的就派人去砸，决不手软。

次日，惟刘涌之命是从的程健给刘涌打来电话，报告说查过了，在南大贸易大厅里有一家卖云雾山烟的，姓李，自有进货渠道，而且卖得很快。

刘涌一听，怒从心起：“那你就找宋建飞、吴静明，带人去打他！”

刘涌的指令一发出，那套传递、执行的系统就又开始运转。程健给宋建飞、吴静明打了电话，宋建飞、吴静明又打电话给刘涌，问：“程健让我们去南市烟行打人，去不去?”

刘涌说：“去吧！”

有了刘涌这句话，“四大金刚”立即行动。但他们没把意思弄明白，以为要查卖假云雾山烟的。他们到南市贸易大厅烟市走了一趟，因市场太大，情况不明，没有查到批发云雾山烟的那一家。

任务没完成，宋建飞有点担心：“事情没办，要是二哥

问起来怎么办?"

吴静明说:"就说咱们去了,没查到。"

当晚,在娱乐城,宋建飞把没查到卖假云雾山烟的事向刘涌讲了,刘涌说:"这事你们和程健说吧!"

晚上,程健来了,和宋建飞、吴静明等人研究起来。程健说:"找不到,就把卖云雾山烟的揍一顿,多带几个人去!"

宋建飞、吴静明表示同意。吴静明让宋建飞给张新民打电话,说"到烟市有点事",让他多带几个兄弟来。次日一早,张新民带着李凯、马新阳来了。于是,宋建飞、吴静明、董铁岩、李志国加上张新民等共7个人,分乘两辆车来到南市贸易大厅附近的小马路,与在那里等候的程健、孟祥龙、徐景岩等见了面。吃过饭后,程健让徐景岩领着吴静明、董铁岩进厅上楼,去认那个姓李的,自己怕暴露就回避了。徐景岩对董铁岩说:"你暗中跟着我,看我跟谁说话,谁就是那个该打的人。"董铁岩点了点头。走上二楼香烟市场后,徐景岩和一个四十来岁、身高一米七左右、身材较瘦、穿双白色旅游鞋的男子说了几句话。悄悄尾随在后面的董铁岩看了那个人一会儿,暗记于心。下楼后,徐景岩问董铁岩:"认请没有?"董铁岩说:"认清楚了。"于是徐景岩也离开了。吴静明、张新民对马新阳、李凯等

人分派了打砸的具体步骤。准备停当，吴静明、宋建飞等几个人进入大厅，由董铁岩带领，寻找那个姓李的。可是他们转了一圈儿，再也没有找到那个人。

吴静明悄声说：“是不是这个小子溜了？再转一圈儿，找不到咱们就走。”

事情真的被吴静明言中了。那个姓李的是外乡人，他发现一早来了一群面孔陌生的人，东张西望像在寻找什么人，感到十分可疑。等徐景岩一反常态地和他说了一些话，那种皮笑肉不笑勉强搭讪的样子也使他产生了警觉，于是他匆忙离开了大厅。案件发生之后，这个人便神秘地消失了，香烟市场的商户再没有见到这个人出现过……

鬼使神差，正在这时，与那个人年龄、衣着、身材都比较相似的王永学走上二楼。王永学虽然也经销云雾山烟，但都是从程健那里进的货，根本不是程健、徐景岩要收拾的对象。但董铁岩在匆忙中看走了眼，认为他就是刚才和徐景岩说话的人，便说：“就是他！”李凯一听，冲上去就向王永学脸上猛击一拳，将他打倒在地。宋建飞、张新民、马新阳、李凯等人于是一拥而上，在多次群殴场合总爱拔出刀来的宋建飞此刻又掏出锁刀，用刀把狠砸王永学的胸部……可怜！善良无辜的王永学叫也没来得及叫一声，就这样代人罹难，屈死在这帮杀人不眨眼的暴徒手下……

王永学被打得遍体鳞伤，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宋建飞还不放过，又踢了两脚，骂道："叫你装死！"

董铁岩用手拽了拽他，悄声说："人都休克了，走吧！"

宋建飞用刀指着不远处围观的商户叫道："谁也别过来，谁过来我捅谁！看你们谁还敢卖云雾山烟！"

众暴徒一声唿哨，迅速逃离了作案现场，乘车回到娱乐城。张新民和他带的两个人洗完桑拿后各自分手了。

吴静明好像有什么心事，许久安静不下来，说："我总觉着有点不对劲儿，是不是我们把那个人打得太重了？"

董铁岩说："你是说……"

"出了人命……"

"不会！"宋建飞说，"我看他是装死。"

"这事别再跟张新民他们说了，谁也别说。"吴静明仔细叮嘱。张新民是他外面邀请的，与他们"四大金刚"相比较，关系总还差着好几层。

晚上，吴静明的预感得到了证实，程健来电话说，上午是怎么打的，那个人已经死了。

"四大金刚"听到了这个消息，你看看我，我瞅瞅你，都好像感到有点意外。把人打死了，他们都是几进几出的人，知道这件事的分量。

"我们也没打几下呀！"宋建飞有些纳闷儿，"怎么就

死了?"

吴静明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心里却在嘀咕："没打几下? 会打的打十下，不会打的打一下。你用刀把子狠扎那个人的胸部，那可是要命的地方，他躺在地上不动了，你还狠踹了两脚，再加上大伙一顿狠搂，他要不死才怪呢……"

刘涌来了，他已经从程健那里知道了同样的消息，开口就说："白天你们打的人已经冰凉硬邦了，停在医院太平间呢!"说完，他见"四大金刚"谁也没搭腔儿，脸上的神态都有点不大自然，便意识到了什么，又故作轻松地说："那个人在烟市很臭，听说作风不好，死就死了吧，就当死只苍蝇。这事以后就不要再提了，也别对别人说，一切由我来摆平……"

有了刘涌的安慰，"四大金刚"才略显释然，恢复了常态。

"就当死只苍蝇"! 在身为市人大代表的刘涌眼里，就这样看待因他策划、指挥而被打致死的王永学。随着他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的不断变化，已经不把打死人当回事了。为了聚敛钱财，为了不让别人"挡"他的财路，他不计后果，什么事情都敢做。

在公安机关粉碎了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之后，终

于查清了“10·15”案件的真相，涉嫌此案的犯罪嫌疑人除徐景岩一人尚在追捕中外，其余全部落入法网，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至此，南五烟市王永学神秘被打致死一案，已经迷雾散尽，无辜遇害惨死的王永学也可以瞑目了。

在刘涌非法经营香烟的生意中，充满了血腥与暴力。他靠被害人的汗水和鲜血聚敛着钱财，靠偷逃税款获取着巨额利润，难怪他讲起创名牌、开超市就津津乐道，一涉及香烟生意就闭口不谈。

案发后查明，刘涌为了非法经营香烟并垄断市场，向沈阳烟草专卖管理局局长周伟行贿30万元，为他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经沈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侦查，刘涌、程健涉嫌非法经营卷烟的犯罪事实已经基本查清。

1997年5月，刘涌伙同程健，通过在沈阳东站烟市倒卖香烟的纪元强，结识了辽中县烟草公司经理王玉贵、武永录、刘兴阁等人，双方口头协定，辽中县烟草公司代替刘涌、程健与安徽省蚌埠烟厂签订一份购烟合同，给辽中烟草公司5万元的利润。1997年6月至1998年7月，由辽中县烟草公司武永录等人代替刘涌、程健，通过福建省亚太集团的闫志与贵州省贵阳卷烟厂签订5份合同，每份合

同500件香烟。

第一份合同签订后，刘涌、程健伪造了辽中县烟草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先后于1997年6月和1998年7月，分别在沈阳商业银行南站支行、沈阳农业银行桂林支行用伪造的辽中县烟草公司财务专用章和法人代表王玉贵的印鉴，私设了两个辽中县烟草公司的账号，然后利用这两个账号，自封是黄山、云雾山香烟沈阳总代理，于1997年6月至1998年7月向安徽省蚌埠烟厂汇去烟款5356万元，采取重复使用合同的手段，购进黄山香烟12800件；又于1998年8月至2000年初，向贵州省贵阳卷烟厂销售公司汇去烟款2840万元，同样采取重复使用合同的手段，购进云雾山香烟9785件，他们合计非法购进香烟22585件，价值8448万元，这些香烟除被公安机关扣押的1733件云雾山香烟外，其余的分别在南五烟市、方家栏烟市、东站烟市以批发的形式卖掉，非法经营额高达8196万元，销售后非法获利1433万元，程健分得100万元，其余被刘涌存入沈阳协和商贸有限公司账号。

警方还查实，刘涌在无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的情况下，以辽中县烟草公司的名义，分别与安徽省烟草公司蚌埠分公司、贵州省贵阳卷烟公司签订购烟合同，购进红盒黄山和云雾山极品香烟在沈阳销售。1999年1月8日又成立了

沈阳协和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涌仍然继续从上述烟草公司购进香烟在沈阳销售。销售收人采取不记账、隐匿应税销售额、不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等手段，偷逃国家税款1330万元，偷税额占应纳税额100%。

刀砍执法者

1998 年 6 月 11 日上午 9 时左右，位于中街的百佳自选商场第一连锁店走进 3 个身穿浅蓝色制服的男子。他们不是来选购商品的，而是对这家商场所经营的商品依法进行检查的人。他们是辽宁省技术监督信息研究所管理科科长刘建勋、科负责人郭金喜、辽宁省技术监督局标准化处工作人员章军。

辽宁省技术监督信息研究所管理科负有省技术监督局授权委托执行任务的职责。11 日这天，章军受省技术监督局标准处领导的指示，到沈阳的商场，特别是超市里销售的食品、化妆品，就国家某些强制性规定的执行情况进行例行检查。他约了信息研究所管理科的郭金喜和刘建勋，一起来到中街百佳自选商场第一连锁店。

3 位技监执法人员来得突然，在商场的员工中引起了一

阵轻微的骚动。孙玉红经理在看过了他们的执法证件后，让员工们对检查给予全面配合，并陪同检查。

3位执法人员走向啤酒柜台，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在这家商场出售的“喜乐”牌瓶装和听装啤酒、“仙帝”牌瓶装啤酒、“百威”牌瓶装啤酒、“麒麟”牌听装啤酒等都没有中文标识，也没有生产日期，违反了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属于禁售商品。

最可笑的是听装“麒麟”牌啤酒，虽有生产日期，但却是1999年10月，也就是说，该产品的生产日期是在被检查当天的16个月之后！这种情况属于伪造生产日期，严重欺骗消费者。

3位执法人员走近化妆品柜台，同样发现了问题。在这家商场出售的洗发水、护发素、洗发精、日本花王洗液等都没有中文标识，有的还没有生产日期；资生堂洗发水、护发素等既无中文标识也无生产日期，属于禁售商品。

他们还检查了部分瓶装酱油，没有中文标识；检查了部分鞋油，既没有中文标识也没有生产日期。

3位执法人员感到，这家商场出售的商品存在问题之多、数量之大相当严重，如果在其他商店，是绝对不敢出售的。

3位执法人员边检查边做了技术监督现场检查笔录，详

尽地记录了上述商品的名称、售价、数量及存在的问题。在笔录的“被检查单位（人）对检查的意见”一栏中，经理孙玉红亲笔写道：“部分商品没有中文标志（识），部分（商品）在外包装上没有生产日期。现场（商品）没有生产日期。情况属实。”

这些不合格的商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和《查处食品标签违法行为规定》，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不能再继续摆架出售。3名执法人员根据《辽宁省商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当场决定予以登记封存，开了封存通知书。他们给省技监局挂了电话，要车运走不合格商品，准备进一步调查处理。

第一连锁店发生的事情惊动了刘涌。当时，刘涌正在太原街南海渔村吃饭，接到孙玉红的电话，得知省技监局的人查扣了商场一些不合格的商品。刘涌一征，这种情况从自选商场开业后还没遇到过。他说：“你让他们的人接电话！”

刘建勋从孙玉红手中接过话筒。刘涌是百佳自选商场的法定代表人，他愿意就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向检查人员作说明。讲完之后，刘涌说，商场经营的商品都是通过正常渠道进货的，手续在总店，被查封的那些商品都有中文标识和生产日期，都在总店的商品外包装上，请几位执法人

员到太原街总店来看看。

辽宁省技术监督局这个单位对他来说很陌生，过去从未打过交道，一个人也不认识，不知道这个单位是干什么的，权力有多大。刘涌想，沈阳的商店千万家，怎么单拿我一家开刀？想必有什么来头，来者不善。但他又一想，几个戴大盖帽检查商品的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把他们请到酒店里一坐，红包一递，一切麻烦就全部摆平了。于是，他假说请他们来总店看进货手续和商品标识，当面会一会。

刘建勋等人尊重商家的申辩，同意到总店去查验有关手续，进一步检查。他们坐项培耀开的本田轿车，来到太原街百佳自选商场，走进了刘涌的办公室。

刘涌满面春风，倒茶、敬烟，热情接待了他们，说了许多“希望各位批评指正”的话。但3位执法人员是来看进货手续的，希望刘涌能马上把手续拿出来验看。

这样一较真，刘涌拿不出手续来，显得十分尴尬。他有什么手续？但他解释说，负责进货的高经理出差了，商品的进货单据和质量说明书等等都在他那里，如果要看，只能等他回来后才能找到。关于那10件麒麟牌听装啤酒，是高副经理的朋友结婚时别人送的，没有喝，求他放在商场给代卖。

刘涌说着，抬腕看了看手表，然后说：“哎呀，都中午

了，3位辛苦，先吃点便饭，然后再谈吧……”

这种油嘴滑舌，用托辞骗人的小把戏，还有用吃吃喝喝增进感情的伎俩，刘建勋等人听得多也见得多了。他们拒绝吃喝，并向刘涌指出，百佳第一连锁店经营的商品有许多是不合格的禁售商品，必须按规定依法查封，听候进一步调查处理。

刘涌说：“商品没有中文标识，那就限期整改，货物就别扣了。”

3位执法人员坚持原则，必须查封。

刘涌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冷笑道：“那你们就把我的库房也查封了呗！”

3位执法人员始终不为刘涌的态度变化所左右，秉公执法。郭金喜从公文包里取出一本《技术监督通知书》，给刘涌填了一份，限令他在6月15日前到省技术监督信息研究所管理科接受调查处理。

郭金喜将通知书填写完，撕下正页递给刘涌，说：“请你在被通知人一栏下签个字！”

刘涌接过通知书，脸色变得更加阴沉。他双眼盯着那张通知书，好久没有说话。经商以来，他与许多管理部门打过交道，接待过许许多多检查人员，但从没有一个叫他下不来台的。一团怒火在他胸中迅速燃烧、膨胀。

办公室里，出奇的寂静……

此刻，刘涌豢养的“四大金刚”头号“专业打手”吴静明正百无聊赖地在太原街闲逛。忽然，手机响了，是宋建飞打来的：“你马上回百佳一趟，有事！”

有情况！虽然没说什么事，但吴静明凭经验悟出，一定是刘涌有要事紧急找他，否则，宋建飞是不会用那种急促的语气讲话的。他不敢怠慢，三步并作两步回到了百佳二楼。

“省里来人查超市商品”的消息在“百佳”员工中不胫而走，许多人都知道此刻刘涌正在二楼与“省里的人”进行“谈判”。吴静明一走进商场，就感觉出一种暗中潜伏着的紧张气氛。

刘涌办公室的门紧闭着，门口站着宋建飞和项培耀。

吴静明一见宋建飞，正要张口问个究竟，被宋建飞用手势制止了，然后又指了指刘涌的办公室。

吴静明会意，刘涌一定正和什么人在里面商谈或交涉着什么事情。从宋、项两人严肃的神情看，那事情很不一般。那么，喊我回来干什么呢？吴静明有些莫名其妙，只好坐在门外的沙发上静观。

办公室的门开了，刘涌的脸色很难看，拿着个杯子出来到饮水机边接水。外边这 3 个人一看便知，他这是假借

接水之机出来一趟。只见刘涌走到吴、宋二人身边，气愤地小声说："这一天卖的钱还不够他们扣的呢，真是欠收拾！"

吴静明、宋建飞平时在与刘涌的合作中善于观察他的脸色，他们此刻已经从刘涌的脸色上看明白自己应该干什么了。

"太让我来气了，一点面子也不给。"刘涌骂了一句又说，"等会儿他们出去，收拾收拾他们！"他端着水杯回到办公室，项培耀也跟了进去。

吴静明旋即站起身，对宋建飞说："光咱们两个人不够，我再去找两个人！"

对方是3个人，而他们此时仅有两个人，项培耀是把那3个人用车接来的司机，自然不能参与收拾，否则就露馅了。

难怪刘涌肯花钱养着吴静明，并尊他为"四大金刚"之首，因为吴静明似乎有一种非凡的魔力，不论在什么时候，也不论在那里，他都能勾来打手。

办公室里，刘涌阴沉着脸，拿着笔在那份通知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故意拖长声音，冷冷地对项培耀说："送——客！"

时已过午，郭金喜等3人站起身，饿着肚子离开了刘

涌的办公室。

这3个人作为行政执法人员，人民的公仆，忠实而严格地履行了职责。他们不畏惧刘涌名气大、门脸高，不徇私、不吃请，不愧为廉洁奉公的表率。他们的职务并不高，但此刻他们的形象显得十分高大而令人肃然起敬。慕绥新、马向东的职务不可谓不高，但相形之下，这些贪官污吏显得是那样卑微渺小，为人唾弃!

项培耀给刘涌开车，几乎摸透了刘涌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微小的动作的含意。他明白，刘涌说“送客”，当然不是像来时那样，由他把3名执法者用车接到总店，恭恭敬敬地领到楼上刘涌的办公室；刘涌板着脸说“送客”，含有让他“押送”那3个人下楼，再把他们逐出店门的意思。他在心里暗暗骂道：哼，来的时候我用车接你们，走的时候你们自己打车滚吧!

在刘涌的办公室，郭金喜等人在短短的时间里感受到了从百度高温降到零度冰点是怎样一种滋味，但他们问心无愧。在众多不友善的目光注视下，他们走出了百佳自选商场。太原街是步行街，没有出租车，他们向街北方向走去。

就在刘涌阴森地嚷叫“送——客”时，吴静明匆匆下楼走出店门后，到大街上寻觅打人的帮手。繁华的太原街

上人来人往，正是消费高峰。沿街商家的招幌牌匾和人们的盛夏时装，把这条有名的商业街装点得五彩缤纷。谁会想到，在这繁荣、祥和的街市上竟会有人在四处寻觅恶人，要共同制造一起骇人听闻的血案呢。

吴静明不愧为刘涌的头号打手，他一眼就在人头攒动的行人中看见了张斌，上前叫住说：“走，打架去！”

张斌是在太原街上卖录像带的，平日与吴静明、宋建飞厮混为伍。听了吴静明那一句，他也不问个中情由，跟上就走。

郭金喜、刘建勋、章军3个人走到太原街北头铁栅栏处，正巧一辆空驶的出租车自东向西经过，被他们叫住了。章军刚伸手拉车门，突然有人过来冲他左眼上就是一拳，当即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能低下头，用手捂住脸……

打章军这一拳的，是吴静明。他见章军是3个人中最年轻的一个，而且马上就要上车了，于是先向他下了手。吴静明一出手，宋建飞、张斌也向章军拳打脚踢。好在章军行动敏捷，反应过来之后冲出了那个危险区域。

章军跑后，张斌拽住了刘建勋，给了他两拳，他挣扎着往邮局方向跑，上了一辆出租车，到市公安局报警。

3人之中，最惨的是郭金喜。他年近五旬，腿脚不快。

宋建飞冲过去，上去就给郭金喜一拳，踢了他两脚。郭金喜奋力反抗，用双手抱住了宋建飞。宋建飞恼羞成怒，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弹簧刀，照着郭金喜左大腿连捅两刀，又往左臀部扎了一刀。郭金喜手一松，宋建飞就跑了。

吴静明、宋建飞、张斌行凶后，跑入人群之中消失了。吴、宋二人当时没敢回到百佳自选商场那个巢穴，而是到太原街其他地方游逛，以免引起人们的注意。张斌满不在乎，继续叫卖他的录像带。

过了一会儿，宋建飞走进刘涌的办公室，说："我们把那3个人打了！"

"好。"刘涌点了点头，觉得憋在肚子里的气消了不少，"这件事以后不要对别人提了。"

经医院检查，郭金喜臀部、腿部被刺中3刀，刀口深达六七厘米，大腿小动脉断裂。虽经治疗痊愈，但留有后遗症。章军左眼严重挫伤，视网膜脱落。

在人如潮涌的太原街突然发生多名歹徒持刀刺伤、殴打国家公务人员的事件，这是建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绝无仅有的，人们感到震惊。次日，报纸上刊载了这则消息，吴静明看报后马上给刘涌打电话，向他报告了这件事。刘涌听完轻描淡写地说："没事，你不用管了，我来摆平。"

刘涌怎样"摆平"？他心里有底。负责太原街治安的和

平区公安分局刑警三大队探长朱赤，还有阵控队警察房霆，都是他的心腹，是会为他网开一面的。还有吴静明、宋建飞殴打省技监局的人，来去迅速，自认没有留下什么证据。既然这样，公安机关又能将他怎么样呢?

果然，朱赤等人没有辜负刘涌的期望，他们明知此案系刘涌一伙所为，既不查证，也没有向上级报告。

但3名国家行政执法人员在繁华的商业街被歹徒殴打致伤毕竟案情重大，辽宁省技术监督局于6月15日向省政府呈交报告，提出疑点，并在报告中多次点了刘涌的名字，强烈要求省政府及公安厅直接过问，侦破此案。报告说:

……案发后，我局执法人员当即向110报警，南站地区公安派出所和沈阳市和平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进行了初步调查，还不能证明与百佳商场或其刘涌总经理有关。

事件发生后，我局及全省技术监督系统广大职工极为愤慨。省各新闻媒体迅速作了报道，已引起社会关注。3天来，有多人向我局反映，认为此事系刘涌所为，并指出刘涌曾多次打人，且有一定背景，在当地公安系统有人庇护，同时表示了对侦破此案的顾虑。

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人流众多的太原街闹市区，公然围打政府行政执法人员，动刀行凶，十分嚣张，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如果不严惩凶手，查办幕后指使者，定会助长邪恶势力的气焰，在执法人员及其家属中产生恐惧心理，对“打假”和行政执法工作产生消极影响。

因此，我们希望这个事件能引起领导同志的重视。鉴于此案的复杂情况，我们建议省公安厅直接过问，促使案件迅速侦破……

沈阳太原街“6·11”案件引起中央有关部门及省政府领导的重视，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李传卿传电慰问，副省长陈政高到医院看望了郭金喜，并在技监局的报告上向省公安厅作了批示，省公安厅厅长王恩福也在报告上作了批示，他们都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组织力量，尽快侦破此案。

警方根据此案的一些疑点和线索，对百佳自选商场及其法定代表人刘涌作了调查，刘涌矢口否认案件与他个人及他的企业有关。

两年过去了，由于刘涌及其同伙反侦查活动的干扰、破坏，由于朱赤一类腐败警察的通风报信，由于没有掌握

充分确凿的证据，使这一震惊沈阳的案件一直没有进展。这两年中，再也没有技术监督系统的执法人员进入刘涌集团经营的超市进行检查，封存那些不合格商品的案件也没有了结。国家行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时连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令人心寒，谁还敢迈进刘涌的商场一步呢？难怪被害人章军伤心地说："我们被打的事还没处理完，谁还敢再去检查？再被打了怎么办？"可见此案负面影响之大。

副行长的头硌折了大片刀

1999年2月24日晚5时，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副行长范振斌，从银行下班走出不远，突然一伙歹徒追了上来，在他的胸、背、臀部砍、扎数刀，歹徒还叫嚷："看你再搞破鞋！看你再搞破鞋……"范振斌高呼"救命"，歹徒们趁机坐出租车逃之夭夭……

这是继盛京饭店总经理刘燕被持刀歹徒砍成重伤之后，又一起发生在沈阳的神秘刺杀案件。此案的幕后指使人，还是刘涌。

不过，刘涌与范振斌根本不认识，两个人连面都没有见过。那么，刘涌为什么要派人对他行刺呢？

此案有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就是范振斌的部下，一个名叫马宗义的人。

马宗义，男，时年44岁，原是沈阳市农业银行的副处

级干部，搞宣传工作，任记者站副站长。省、市农业银行合并后，他成为省农行营业部的副处级调研员。

马宗义与刘涌结识，缘于罗马假日酒店。

马宗义常和朋友到刘涌的罗马假日酒店吃饭，和在那里当经理的宋建飞混得很熟。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马宗义又通过宋建飞认识了刘涌，进而认识了吴静明、董铁岩、李志国，就这样把刘涌及“四大金刚”交全了。他与他们称兄道弟，亲热得很。

因为马宗义是银行的中层干部，刘涌对这位“社会朋友”格外看重。他搞商业开发急需贷款，离不开银行，而马宗义正是他“打瞌睡”时主动送来的一个“枕头”。果然，马宗义不负二哥的厚爱，把他介绍给农行桂林支行的某些领导及掌握实权的干部，使刘涌从那里取得不少贷款。马宗义还发挥一技之长，为刘涌写材料、拍照片，经常将刘涌及其“业绩”通过报纸等向外界宣传。更重要的是，马宗义觉得自己和刘涌特别投缘，两人常发相见恨晚之感慨。刘涌投桃报李，称马宗义为“马哥”、“神马”，每次马宗义到百佳和娱乐城都被他奉为座上宾。马宗义喜欢开车，刘涌把一辆道奇子弹头借给他开。为此，“四大金刚”见了他也礼让三分。

1998 年末，根据中国农业银行的指示，辽宁省农行

与沈阳市农行合并，市农行变成了省农行的营业部。马宗义是个官迷，他希望借这个变化的机会能使自己升个一官半职，比如担任新业务拓展处副处长，或者弄个肥缺，到下边当一个有职有权的支行行长。没有想到，他的希望完全落空，既没被安排个副处级的实职，也没被任命为支行行长，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副处级调研员，继续搞宣传。

马宗义由失望转而猜疑，由猜疑转而憎恨。他认为自己没有被安排好不是原市行领导的问题，问题在于省行领导。在省行领导成员中，他没有得罪过谁，最应怀疑的就是副行长范振斌，是他在领导班子研究中层干部人事安排时说了自己的坏话，才导致自己“落魄凤凰不如鸡”。

其实，马宗义、范振斌平时很少接触，见了面也就点点头而已。但有一次范振斌背地里数落过他，让他听见了。还有一次，范振斌当着众人的面开玩笑，说他是“市行摆平处处长”，众人哈哈大笑，他却感到非常尴尬，无地自容，但脸上还得陪着几分笑。事后他想，你说我是“摆平处处长”，无非是批评我不干正经事，专门在酒桌上和稀泥。在这样的领导下面工作，我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呢？

马宗义对范振斌的恨意日积月累，到了这次调干落聘，

促使他萌生了报复的恶念。

1999年元旦过后的一个晚上，马宗义又来到娱乐城。吃完饭后，他和刘涌坐在大厅沙发上闲聊。往常，马宗义一见刘涌话就很多，可是今天，他郁郁寡欢，像有什么心事。

刘涌善于察颜观色，便笑问马宗义："马哥，你们农行干部调整怎么样了，你到哪儿当行长呀?"

"完事了，没给我安排现职。"马宗义哭丧着脸说。

"为什么呢?"刘涌又问，对这件事显得很关切。从他和百佳的发展考虑，他是非常希望马宗义高升的。

"妈的，这事窝囊!"刘涌的一句话像给马宗义胸中的怒潮提起了闸门，对范振斌的不满与牢骚话滚滚而来，"肯定有人说我坏话了，就是那个副行长范振斌！他过去对我的印象就不好，这次调整，他能同意给我安排现职吗？这个人在我前面挡道，我这下半辈子是没有好了。妈的，我真想揍他一顿……"

马宗义落魄，也使刘涌感到失望。如果马宗义能就任省农行新业务拓展处副处长，那么，其利用价值就远不止为自己拍张照片登在报纸上了。看马宗义咬牙切齿的神情，刘涌的怒火也被勾上来了，说："那就打他一顿，出出气。你把这事跟建飞说说!"

刘涌的话与马宗义可以说是不谋而合。这些天，马宗义怒火中烧，几夜睡不好觉，只想着怎么样报复范振斌以泄心头之恨。在这个时候，他自然想到了打遍沈阳无敌手的刘涌。所以，他在刘涌面前长吁短叹，不能说没有表演的成分。

有了刘涌这句话，马宗义心中大喜，问刘涌："建飞在哪儿?"

"他在洗澡。"

马宗义等不及，走进了洗浴间。

宋建飞已经洗浴完毕，正躺在床上。马宗义将自己的想法说了之后，宋建飞说："那个人有什么特征?"

马宗义说："我有他的照片，明天给你送来一张。"

马宗义在农行搞宣传，平时为包括范振斌在内的领导同志拍了不少照片，现在终于派上了用场。

"好，我和二哥商量一下。"宋建飞说。

过了一会儿，宋建飞一个人来问刘涌："二哥，马宗义让我打他单位的一个人，这事办不办?"

刘涌点了点头："马哥的事，你办就是!"

当宋建飞将马宗义的事对吴静明、董铁岩、李志国讲了之后，吴静明脸色显得很勉强，不爱管马宗义的事。现在，请示黑老大得到批准，不管吴静明爱干不爱干，这件

事就算正式定了。

第二天，马宗义就把范振斌的照片交给了宋建飞，可见其心情迫切，他还告诉宋建飞，范振斌每天从农行下班之后，就回了他的家——农行宿舍。

为了让“四大金刚”熟悉农行的地形和环境，一天下午快下班时，马宗义开车拉着那4个人来到红十字会医院附近，在省农行周围转了转，但是没发现范振斌，就回去了。

“让他先过好年。”马宗义悻悻地说，“等过完春节再说吧！”

马宗义这种人，忌恨与报复之心歹毒而又强烈。如果让这种人掌握权力，不知会干出什么样的伤天害理的事件来。省农行领导班子没有重用这种人，说明在考核、选任干部上还是慎重的。

春节过后，马宗义念念不忘“打范振斌一顿”的事。2月23日这天，他再次与宋建飞等人相约采取行动。次日下午4时许，宋建飞等“四大金刚”打车来到省农行前等候，给马宗义打了电话，说：“马哥，我们到了。你过来一趟，帮我们认一认。”不久，马宗义就来了。他怕这里来往人多太显眼，加上天冷，就把他们领进农行对面一家小饭馆，挑靠窗户的地方坐下，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省农行的大

门。马宗义为了隐蔽自己，背靠着窗户。

马宗义想，虽然打范振斌的事有了刘涌的批准，宋建飞也同意了，但自己总还得有点表示才行，现在求人办事，不抹点油哪行呢？马宗义对这个决不会含糊。他向服务员点了几个菜，然后掏出 2000 元钱，交到宋建飞手里说："我先谢谢你们了，你们吃点饭吧！我进去看一看，看看姓范的在不在。"说完他就出去了。没过 10 分钟，他回来了，显得很高兴，低声对那 4 个人说："他在，现在还没下班，再等一会儿吧。"

一直没吱声的吴静明问："我们打他总得有个借口啊，说什么？说他坏？"

马宗义想了想说："别说他坏，就说他搞破鞋。现在搞破鞋的很常见，事后他怎么也寻思不到咱们身上。"

马宗义很精明，他要既把仇人打了，又不暴露自己。

天渐渐黑了。下班时间已过，职员们从省农行陆陆续续走出来。范振斌身穿一件半截棉大衣，夹个皮包，和存款处处长杨殿忠一前一后走出来。他们经过那家小饭馆的窗户，向南走去。

"看见没有？那个人就是！"马宗义指着窗外说。

宋建飞等 4 人顾不上吃饭，走出饭店，借夜色掩护，朝前面的目标追去……

此刻，范振斌和杨殿忠分了手，独自一人往家走。他已经被一个把他恨得要死的下级暗暗算计了一个多月，加害他的人已近在咫尺，可他还蒙在鼓里，毫无觉察。

范振斌走到交通银行储蓄所门前时，忽然觉着后面有人拽了他一下。回头一看，是个穿土黄半大衣、身材不高的男子。他问："干什么?"那个人也不答话。这时，范振斌突然觉着有人用什么东西猛扎他的腰和臀部，边扎边骂："叫你搞破鞋！叫你和我媳妇搞破鞋……"这才发现身边不是一个人，而是好几个陌生的男子。随之而来的剧痛，使他意识到了什么，马上拔腿奔逃。后面几个人向他追来，在一个单位的窗户下把他逼住了。他背对墙站着，面对那一个个持刀围过来的人喊："你们是不是打错人了?"那些人也不说话，挥刀向他砍来。他用双手抱住头高声呼救，倒了下去。那几个人抢走了他装有手机和现金的皮包，跳进一辆出租车，消失在夜幕之中。

没走远的杨殿忠听见范振斌的呼救声，飞快地跑过来。见副行长被歹徒打得浑身是伤，马上将他送进红十字会医院进行抢救。

刘涌凶残威猛的"四大金刚"向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施暴，伤势能轻吗?当董铁岩挥刀向范振斌头上猛砍时，把片刀都砍断了！

市红十字会医院外科急诊室值班医生在范振斌的病志上写道："患者……急性痛苦病容，轻度贫血貌，头部包扎，面部及全身衣服皆有血迹。左肺呼吸音减弱；头顶部可见5cm、6cm创口，边缘整齐，深达帽状腱膜和颅骨；右侧颞部见6cm创口；左胸可见有血肿，4×4cm大小；背、胸、臀部共有5处创口，长约1~2cm，创口不等，达肌层；右肘关节见2处2cm长创口……临床诊断：头面、左胸、背、臀、左上肢外伤，左侧开放气胸……"

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范振斌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后经沈阳市伤害法医鉴定所检验，鉴定范振斌面部损伤程度为轻伤，胸部损伤程度为重伤。

后来，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被粉碎后，办案人员问范振斌："你和马宗义有什么矛盾吗?""矛盾?"范振斌一怔，实在不知从何说起，因为他压根儿就不知道他与马宗义有过什么矛盾。经办案人员再三启发，他才说："仅有一次，马宗义向我提出，要调到省行办公室来。我对他说，这事得经省行党组研究，我定不了。以后，他再没提这件事。这很正常，叫什么矛盾? 而且，这件事离歹徒用刀砍我已经有一年多了!"

范副行长实在是太善良而又太粗心了，他直到被歹徒们砍得浑身是伤之后，还浑然不知究竟因为什么、招惹

了谁。

但这能怪范副行长吗？怪只怪我们生活中竟会有刘涌、马宗义、宋建飞这一类的恶人。

这边范振斌是“痛苦病容”，那边马宗义却是欢呼雀跃。当晚，他按捺不住兴奋，来到娱乐城。刘涌见到他说：“你那事，他们给你办了。”

马宗义连声道谢。

刘涌说：“这不是什么好事，以后不要提了。”

马宗义和刘涌一起来见“四大金刚”。“四大金刚”正在喝酒，马宗义端起一杯酒，高高举起说：“谢谢！谢谢！哥儿几个事办得挺好，今天我开心！”说完将酒一饮而尽。从省农行公布中层干部选聘结果到这一天，他头一次感到心情特别舒坦！

第二天，马宗义又来到娱乐城，赶上“四大金刚”围坐一桌打麻将，他当即掏出 4000 元钱，往桌上一扔说：“今天这牌局底钱算我的，谁赢是谁的！”

后来，当办案人员询问马宗义先后两次给“四大金刚”的钱是什么钱时，马宗义承认，第一次给他们的是请吃饭的钱，第二次给他们的是“感谢他们帮我打范振斌的钱”。

范振斌被歹徒砍伤一案发生后，市公安局当日值班的副局长崔德义亲自带领侦技人员赶赴现场调查取证，后来

又成立了“2·24”专案组负责此案。专案组根据现场情况及被害人的皮包被抢等情况分析，将此案作为抢劫案进行侦破，导致久侦无果。

人世间有些事情是曲折复杂并充满了戏剧性的。1999年年末的一天晚上，在中街玫瑰大酒店的一间包房里，“2·24”案件的幕后元凶刘涌竟设宴款待了该案的被害人范振斌。

刘涌与农行桂林支行业务往来频繁，关系不一般。那天晚上，刘涌邀请农行领导同志到玫瑰大酒店吃饭，被邀者就有伤愈复出的副行长范振斌，作陪的有刘涌与农行之间的“关系人”，“2·24”血案的幕后策划者，马宗义。范、刘、马，受害者、策划者、元凶、坐在一张餐桌上碰杯谈笑，该是多么富有戏剧性。

席间，马宗义偷偷指着对面的范振斌对刘涌说：“那个，就是你让建飞他们帮我打的人!”

刘涌微微一怔，继而嘴角现出一丝微笑，轻轻“哦”了一声。直到这时，他才知道邀请来的贵宾原来就是他曾指使“四大金刚”用雪锋利刃险些置于死地的那个人。

“来来来，范行长，”刘涌高举酒杯笑道，“为我们的亲密友谊，为我们的合作成功，干杯!”

“干杯!”范振斌也笑着举起了酒杯……

范振斌副行长的悲剧，不仅在于他被刘涌、马宗义之流的无辜加害，险些丧命，更在于他直到此时此刻，还没有识破身边的小人与面对的恶魔，把他们当作朋友。由于歹徒行刺范振斌时说他“搞破鞋”，害得这位副行长后来在“三讲”中差点没过关。而且直到在公安机关彻底摧毁了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扒下了刘涌虚伪的画皮，戳穿了马宗义丑恶的嘴脸，“2·24”一案真相大白之后，范振斌副行长才大梦初醒。

在砍伤刘燕、范振斌这两起重伤害案件中，在众多行凶的歹徒中，宋建飞表现得最凶狠、最猖狂。他不仅率先下手，而且刀刀致命，十足一个嗜杀成性的黑道杀手。

就在宋建飞砍伤范振斌一案发生后不到半个月，他又带领吴静明等人将另一个人砍成重伤。

原来，早在一年多前，就有过宋建飞的妻子与一个姓刘的邻居关系暧昧的传言，为此，宋建飞与妻子离了婚。这件事本来已经画上了句号，偏偏宋建飞一直耿耿于怀，总想找机会报复那个姓刘的人。这并不意外，宋建飞对刘燕、范振斌这些根本素不相识、没有什么关系的人尚且能挥刀舞剑往死里砍，还能放过与他有情仇的人吗？

宋建飞决意报复，事前约好吴静明、董铁岩、李志国，还有铁西的张新民、马新阳和外号叫“狗子”的冯春雨，

做好了准备。

1999年3月8日晚，宋建飞和吴静明、董铁岩、李志国在娱乐城闲待，忽然有人给宋建飞打来电话，说他要找的那个人现在正在宋建飞家附近的玉华烧烤店里打麻将呢，正是个机会。

原来，这个电话是张新民他们打来的。春节期间，宋建飞回家住了几天，常去玉华烧烤店打麻将，见到了那个姓刘的人，他也常去那里。虽然宋建飞对他恨之入骨，但他强忍住没有发作。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等着与姓刘的最后算账的那一天。现在，他一切准备就绪，先让张新民他们开一辆面包车去那家烧烤店打探一番，果然那个姓刘的人在。

宋建飞在电话中说："那你们回来吧！"

张新民、马新阳和冯春雨坐着面包车回到了娱乐城。于是，7个人紧张准备起来。吴静明拿了一把砍刀，张新民拿了一把一尺多长的枪刺，李志国拿了一把藏刀，马新阳拿了一把鱼形砍刀，董铁岩拿了一枝五连发猎枪，冯春雨拿了一枝发令枪改制的口径枪。"四大金刚"的凶器是在宋建飞那里拿的，张新民等3个人的凶器是他们自带的。惟有宋建飞什么也没带，因为动手时他不出面。

枪压着弹，刀闪着光。在他们打砸砍杀的历史中，从

没有像今天这样武器精良准备充分。为了给宋建飞报仇雪恨，他们不能马虎大意。

时过午夜，7个人准备妥当，上了面包车，向小南驶去。开到地质局附近的玉华烧烤店门前，只见屋里灯亮着，人们玩得正欢。宋建飞用手一指："就是这家伙！"

除宋建飞留在车上外，其余6个人都跳了下来，举着枪、拿着刀冲进烧烤店。屋子分里、外间，有十多人在打麻将、甩扑克，烟雾腾腾。人们正玩得高兴，猛然看见冲进来这么多手持凶器的人，都吓得睁大了眼睛。

"都别动！蹲下！"吴静明等人大喝，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众人，明晃晃的砍刀悬在头上，那些人都乖乖地蹲了下去，用手抱着脑袋，不敢出声。

屋里的人起初以为进来了劫匪，后来见他们几个在里、外屋用观察的目光四处搜寻，看看这个，瞅瞅那个，才明白是找仇家来了，吓得胆颤心惊。

吴静明等6个人，没有一个认识那个要找的人，但宋建飞已经对他们讲了他的面貌特征：1.8米左右的个头，头发挺长，圆脸，大眼睛，鹰钩鼻子，右脸上有块疤。这块疤是最容易辨认的特征，于是他们专往那些人的右脸上看。

张新民和董铁岩进里屋寻找，有个人好奇地跟在张新民后面转。张新民问："你是哪的？"那个人说："没我的

事。”张新民上去就砍了他后背一刀，疼得他直咧嘴。其他人见此情景，脸都吓白了。

吴静明和李志国发现外屋有个身穿蓝色半大衣、年近四十的人挺像，看他的右脸，果然有块疤。

吴静明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刚。”那个人没有犹豫，脱口而出。

但这个回答恰好露出了破绽，因为李志国他们认识王刚，他也是宋建飞的邻居，此刻正在一边蹲着呢。李志国心想，肯定是他了，上去挥刀便砍……

目标确认了，吴静明等人也冲过去用刀猛砍。董铁岩故意大声说：“我们找的就是王刚！”吴静明砍胳膊，李志国扎屁股，张新民和马新阳则挥刀砍那人的双腿，总共砍了20多刀。

在行凶的过程中，董铁岩和冯春雨一直将枪口对着地上蹲着的人。人们听着那个人躺在地上翻滚惨叫，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谁还敢动？

眼见那个姓刘的人被砍得遍体鳞伤，躺在地上昏死过去，这6个人才离开烧烤店，坐上面包车回到娱乐城。

刘涌开的娱乐城，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为这帮恶魔的巢穴。他们携枪持刀从这里出去害人，尔后又返回这里隐藏。有刘涌为他们当后台、保护伞，为他们摆平，他们制造的

罪恶才不断升级。

玉华烧烤店里的人见那帮凶神恶煞坐车走远了，才向正阳公安派出所报案。人们把被害人急送沈阳军区总医院抢救，医生在手术中发现，被害人左足背皮肤裂伤5cm，左排骨头处创口横长约10cm，腓骨小头断离，腓总神经断裂，肌肉断裂，其余之处创口总长约25cm，位于左小腿中下处创口深及骨质达5cm，深筋膜开放，左膝关节开放，左股骨外髁软骨面切除约2×3cm，外侧副韧带断裂，左膝上5cm见横行创口10cm，部分肌肉断裂，右大腿中段见10cm纵行切口，深筋膜开放，左臀见15cm股后侧肌群断裂……

医护人员在实施抢救手术中连连感叹，歹徒手段残忍，实属少见！

后来经法医检查鉴定，被害人左膝关节开放性损伤，左腓总神经断裂，损伤程度为重伤，伤残程度达6级。另一个被砍伤的被害人华宇辉损伤程度为轻伤。

玉华烧烤店出事后，女老板非常害怕，很快就停业离开了。

大火并

刘涌经营的娱乐城，也是一个多事之地。一天深夜，在“娱乐城”二楼的一间包房里，突然枪声大作。枪声响过，曾有一段短暂的寂静，继而在二楼的另一间包房里枪声再起。不久，几个人连背带扶地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送出来，那人的左腿被枪击穿两个窟窿，鲜血淋漓……

开枪伤人的是刘涌。

被击伤的人是李俊岩。

刘涌与李俊岩，是肆虐沈阳的两个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头子。他们之间的火并，有着较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复杂的因由。他们于1999年11月和2000年7月先后落入法网，他们苦心经营的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也随之被公安机关彻底摧毁。

1999年1月的一天晚上，刘涌回到他经营的娱乐城，

在二楼的包房里看到和平区公安分局的朱赤、房霆、孙启铁等多名警察和他的弟弟刘军在那里饮酒。朱赤、房霆等人一见刘涌，马上毕恭毕敬地站了起来，笑脸相迎。这些人早已丧失了人民警察的职业道德和应有气节，堕落成为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帮凶。刘涌一问，原来朱赤所在的和平刑警三队添了新人，他们这些人今晚在这里聚餐以表示欢迎。

刘涌向来善于逢场作戏，而且滴水不漏。他马上端起一杯酒，向新调来的那位警察表示欢迎，同时对所有在座的人道一声“辛苦”，感谢他们对他及娱乐城的支持。饮罢，说了一些客套话就离开了。

9点，刘涌洗完澡，接到一个电话，是沈河公安分局一个很熟悉的人打来的，说他此刻正在娱乐城二楼A包房和几个朋友饮酒，请刘涌过去一下。刘涌暗想，和平的还没走，沈河的又来了，今天我这娱乐城是警察大聚会了。“娱乐城”属于沈河区管辖，打电话的又是刘涌很熟悉的人，他没有迟疑，马上来到二楼A包房，把刚才在B包房里的话和动作照演一遍，然后坐下来和他们一起喝酒说话。他还看见张凡、秦玉秋等也在另一间包房里喝酒，心想：今夜人都来全了。

在A包房里喝酒的并非都是沈河的警察，引起刘涌注

意的是外号瞎岩子的李俊岩也坐在其间。原来，今晚是李俊岩做东，请包括几名沈河的警察在内的人在这里喝酒。李俊岩的3名保镖——张晓伟、孙乃宏、刘正岩在对面一间包房里喝酒。

提起李俊岩，刘涌不敢把他小看，此人在沈阳黑道也很有“名气”。

李俊岩生于1962年，几乎与刘涌同龄。他是个有多次前科的人，曾因携带凶器和抢劫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3次，后来又因抢劫罪于1980年11月被沈河区法院判刑7年，因伤害罪于1985年8月被和平区法院判刑7年零7个月。看看李俊岩的档案，就知道他与刘涌同样是罪恶累累，只不过他没有刘涌那样幸运，饱尝了牢狱之苦。

李俊岩刑满释放后，搞起了运输业，成立了俊军实业公司，自任董事长。他网罗徐松涛等人，用暴力手段报复国家执法人员，横行一方，并进行一连串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的犯罪活动，成为独霸市场的“黑老大”。

李俊岩从1996年底至1999年7月，在五爱市场经营安达运输公司、俊军实业公司，任董事长、总经理。在此期间，他疯狂敛财，牟取暴利，垄断行业，称霸一方，纠集徐松涛、朱伟、刘正岩、吉森林、潘爱华、张晓伟、孙乃宏等一批有前科劣迹的打手，组成相对稳定、有较严密组

织形式、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非法持有大批枪支弹药、管制刀具等作案凶器，按期付给其成员经济报酬。李俊岩领导指挥这个犯罪集团，以暴力威胁为手段，欺压残害群众，报复执法人员，大肆进行危害社会的犯罪活动。

1998 年 9 月 10 日，沈阳市沈河区工商局依法扣留了俊军实业公司托运的涉嫌走私的电器，李俊岩对工商监察中队的殷尚宏进行威胁、利诱没有得逞，便于 1998 年 9 月 15 日唆使徐松涛、朱伟等人手持凶器尾随殷尚宏到小西路新春药房门前，用铁棒猛击其头部、右臂、右腿，用尖刀猛刺臀部，致使殷尚宏头部右侧颞骨骨折，硬膜外血肿，法医鉴定损伤程度为重伤。

1997 年 4 月 23 日，李俊岩为垄断五爱市场至福建省石狮市的货运线路，带人砸了经营同一货运线路的五爱市场货运站 26 号办公室，威胁说："再来就整死你们！"他们还殴打了石狮市货运司机王海峰、林阁福。1997 年 9 月 28 日，李俊岩又唆使徐松涛、朱伟等人手持尖刀、片刀等凶器，再次打砸 26 号办公室，砍伤办公人员伟芹、于书仁、司机赖凤山，致使 26 号办公室不敢再经营这条货运线路。

1999 年 1 月 12 日，李俊岩唆使徐松涛、刘正岩、孙乃宏、张晓伟、吉森林等人持猎枪、砍刀等凶器，蒙面闯人与俊军实业公司有同类业务的奥林匹亚运输公司，将员工

王忠宝、田长青、蔡亚斌、张德栋、孟繁冶砍伤。徐松涛、刘正岩还用猎枪将王忠宝、田长青击伤。

1998 年 7 月 17 日，李俊岩因与夏威夷夜宫三部经理高林有成见，唆使徐松涛、朱伟、刘正岩、吉森林尾随高林至热闹路 50 号楼附近，蒙面的朱伟、吉森林当众开枪将高林击倒，使其当场死亡。案发后，徐松涛被公安机关抓获，脱逃中被击毙。李俊岩带领刘正岩、吉森林等人潜逃。

1997 年 10 月 8 日，朱伟、徐松涛、吉森林、王健、潘爱华等人在怀远门附近与朱彦成等人发生口角，徐松涛用随身携带的自制手枪击中朱彦成胸部，致使其当场死亡。案发后，李俊岩提供十余万元资助徐伟、朱松涛等人潜逃。

1997 年 12 月 26 日，李俊岩酒后到东港酒店调戏女服务员，被酒店工作人员制止。他恼羞成怒，纠集本公司货运站员工十余人到东港酒店，将一到三楼的电脑、海鲜池、屏风、门窗、酒水等砸毁。

1998 年 9 月间，王军到蒙妮坦整形外科诊所做美容，因琐事对美容院院长何丽菊产生不满。王军唆使徐松涛带领朱伟、刘正岩、吉森林、潘爱华、张晓伟，于当夜强行闯进美容院，用镐把等将美容激光机、美容超声波机、减肥机、美容车等砸毁。

1994 年 8 月 26 日，关东建筑工程公司经理陆林因施工

与居民赵强发生纠纷，陆林找李俊岩帮忙报复。李俊岩纠集李士元等人对赵强家人进行威胁殴打，用猎枪将赵强左腿击伤。

多行不义必自毙，1999 年 9 月 12 日，沈阳市公安局以涉嫌组织、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将李俊岩刑事拘留，1999 年 11 月 12 日经沈阳市检察院批准，将其逮捕，刘正岩、潘爱华、张晓伟、孙乃宏及李俊岩的妻子王军也都被依法逮捕。

经沈阳市公安局侦查，李俊岩、朱伟、刘正岩、潘爱华、张晓伟、孙乃宏、王军等人犯有多项罪行，被检察机关移送起诉。

和刘涌交了不少警界的朋友一样，李俊岩也有不少穿警服的座上客，沈河分局警察孙立波就是其中的一个……

历数李俊岩及其同伙的罪行说明，李俊岩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的种种恶行可以与刘涌“媲美”。

刘涌与李俊岩虽然各有一个山头，各有一帮人马，但并非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他们都是“黑道人物”，都在经商，因而也有一些“亲密接触”。

据李俊岩说，他与刘涌之间曾有过不愉快的记录。1998 年夏，他与一个人合伙作运输生意。刘涌从广州多次打来电话，要与他合伙，让他把那个人甩了，但他没有同

意。为这事，刘涌挺忌恨他。

李俊岩和陈文斌闹矛盾之后，刘涌知道了这件事。一天，刘涌打电话让李俊岩到娱乐城去一趟，他带着一帮人，还有警察孙立波也去了。在二楼间包房里，刘涌当着孙立波、徐松涛的面对李俊岩说："陈文斌最近太能装了，把你和我不放在眼里，得收拾了。"

李俊岩问："怎么收拾?"

刘涌说；"我安排好了，开几辆车去。我带和平的警察去，你们也去，能收拾就收拾，不能收拾就让警察把他抓起来!"

这件事李俊岩也没同意，刘涌怪李俊岩不买他的账，因而怀恨在心……

不过，刘涌与李俊岩的交往从来没有中断过，两个人经常在场面上相聚。那次刘涌在大卫营与杜军、周刚、朱永刚等发生冲突，刘涌让李俊岩的打手张晓伟、孙乃宏对周刚下毒手，张晓伟、孙乃宏二人毫不犹豫，掏出片刀就将周刚刺伤。这就说明，在那两个打手眼里，刘涌和李俊岩是一样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很不一般。

此刻，刘涌面带微笑，给在座的客人一一敬酒，其中也包括李俊岩。李俊岩已经喝了不少酒，心情似乎不错，又接连干了几杯。

吃喝间，陡起波澜。B包房的朱赤端着酒杯到A包房来敬酒，有人不买账，和他吵了起来。李俊岩仗着也交了警察朋友，不惧朱赤，借酒壮胆骂朱赤："你是和平的，到我们沈河来装什么！"

朱赤在众人面前被李俊岩臭骂，感到大丢面子，也回骂李俊岩，后来他被人们劝回去了。

朱赤是刘涌的人，刘涌看见李俊岩这样嚣张，心里很生气。但李俊岩还没冲着他来，加之这是在他的娱乐城喝酒，不少警察在场，他不管怎样也要收敛一些的，便过来劝解，把李俊岩推进隔壁的包房说了一会儿，然后一同回到A包房继续喝酒。

张晓伟等保镖听见争吵声，赶紧出来看。李俊岩说："没事。"刘涌小声对他们说："他们都喝得差不多了，你们别让他再喝了，把他劝走吧！"但李俊岩哪肯走，保镖们只好由他。

又吃喝了一阵，李俊岩和保镖要走，到吧台买单。刚走到楼梯口，刘涌在后面喊李俊岩，说朱赤要和他聊一聊。李俊岩说："那就聊呗！"就转回来了。刘涌将朱赤介绍给李俊岩说："这是和平三队的朱赤。"朱赤和李俊岩握了握手，刚才双方发生的不愉快顷刻间烟消云散。刘涌说："你们进包房里聊吧！"于是李俊岩和朱赤一起走进了B包房。

刘正岩、张晓伟、孙乃宏也跟了过去，在门口守着。时间不大，他们听见包房里李俊岩又与朱赤激烈地争吵起来，还有乒乒乓乓的声音。刘正岩推门一看，餐桌翻了，朱赤和李俊岩厮打起来，刘涌搂着李俊岩，持枪的几个警察也上前打李俊岩。朱赤右手握着一枝六四式手枪，李俊岩用手握住朱赤持枪的那只手腕往上举……

"砰！"枪响了，子弹打向天花板……

枪声惊了张晓伟、孙乃宏、刘正岩3个人，他们看见包房里一阵混乱，刘涌等好几个人拽着李俊岩。张晓伟等人惟恐主子吃亏，过去要把他们拉开，但拉不开。刘军拿着手枪把打李俊岩。刘正岩生气地说："我这边拉，你还打?"刘军把枪口掉过来，向刘正岩开了一枪，子弹从他头部左边飞了过去。虽然这一枪刘军没有往刘正岩身上打，可是把他吓得一哆嗦。包房里的几名警察也都掏了出了佩枪，指着张晓伟、孙乃宏、刘正岩大喝："别动!"他们用枪镇住了李俊岩的3名保镖。

枪声唤起了刘涌的野性，这时，他从朱赤那里要过手枪，将枪身贴着刘正岩的左肩，枪口向外打了一枪，子弹顺着刘正岩的衣服飞了过去

一枪响过，其余警察纷纷向孙乃宏、张晓伟、刘正岩身边开起枪来，"砰、砰、砰"……如同爆豆似的，一口气

打了十多枪，吓得刘正岩、张晓伟、孙乃宏一动也不敢动……

从娱乐城传出的一连串枪声打破了沈阳的宁静，在沉寂的深夜显得格外刺耳。

张凡和秦玉秋听见枪声，过来推门要进屋，刘涌挥着手枪冲他们说："出去出去!"他们赶紧退回去，把门关上了。

朱赤、房霆、刘军等人虽然身为警察，但他们堕落成为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成员，所以他们干出什么违反警规警纪的事情也都不足为奇；而其他几名警察，居然也参与两个黑恶势力代表人物之间的斗争，这是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

刘涌的娱乐城是腐蚀警察等国家工作人员的大染缸。

在娱乐城包房里上演的两黑争斗的丑剧还没有结束。

一阵枪声过后，包房里沉寂了大约一分钟，朱赤、房霆、刘军等人提着枪走出B包房，进了A包房。刘涌拎着手枪，把李俊岩拉进了A包房。李俊岩请来的一些客人，包括沈河区的几名警察都已经走了。李俊岩在门口的一个凳子上坐下，刘涌和那几个警察都拿着枪在屋里站着。刘正岩虽然被枪声震得十分紧张，但仍不忘保护主子的责任，也走了进去。

这个阵势，对李俊岩十分不利。

但酗酒后的李俊岩此时不惧刘涌，也不惧那几个忠于刘涌的警察，他指着刘涌直呼其名，说："刘涌！你不够意思，把我弄到那屋打我，还让警察放枪，谁怕呀……"

刘涌默不作声，玩弄着手中那枝枪。他将食指伸进手枪扳机的护圈，让手枪围着食指不停地旋转，像电影里黑社会杀手们通常玩的那样，边旋转着手枪边嘲弄地看着李俊岩。他瞧不起李俊岩。李俊岩只能在五爱市场那一个地方称王，充其量不过是垄断几条货运线路而已；他刘涌目标明确，抱负远大，要在沈阳商界称雄，在沈阳地面上打败对头无敌手，在警界以至司法系统找靠山，在党政高层寻求保护伞。一句话，他要当沈阳黑道的霸主！但眼前的这个李俊岩太不识好歹了，不能等闲视之，必须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今天正是个绝好的机会，张凡、秦玉秋他们也都在，不灭灭瞎岩子的威风，怎能显出我刘涌？

刘涌铁青着脸，瞪着李俊岩。过去与这个人交往的不顺与恼怒，此时一齐涌上刘涌心头。他咬了咬牙，向李俊岩举起了手枪……

此刻，那枝六四式手枪的主人——朱赤，就站在刘涌的身边，他态度从容地看着刘涌举枪向李俊岩瞄准而没有上前制止。

朱赤身为和平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阵控队副队长，一名公安干部，难道不知道将自己的执法武器交给他人进行犯罪，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吗?

他佩带的武器像是刘涌的，刘涌什么时候需要那枝枪，都如探囊取物般容易。

不止朱赤，还有房霆。仅仅在两个月之前，在潮州城饭店，刘涌也和房霆表演过这样一次“探囊取物”——不，无须刘涌去取，是房霆把自己的佩枪送到刘涌手中的。

1998 年 11 月的一天，刘涌和房霆、项培耀在饭店吃饭，刘涌接到外号朱百万的朱秀芝打来的电话，要他赶紧到潮州城喝酒。刘涌他们立即放下碗筷，乘车前往。

朱秀芝的包房在潮州城二楼的南侧，是这家饭店最大的一间包房。围桌而坐的除朱秀芝之外，有张凡、李俊岩、秦玉秋，还有几个刘涌知道是五爱市场里做买卖但一时叫不上来名字的人。

张凡与刘涌是从小的邻居，两人关系密切。张凡曾因伤害罪被判刑。他手下有一群打手，犯下的打打砍砍的案子也不少。他被公安机关放出来不久，今天这些人为他设宴接风。

刘涌是在经商中通过李俊岩认识朱秀芝的。他与人寒暄了几句，和房霆、项培耀一起入了席。这些人互相间都

熟，知道对方根底，现在都在下海经商中发了财，不时就在餐桌上相聚，海阔天空胡说神侃。

席间，挨着朱秀芝坐着的张凡总是不老实，一会儿用手打朱秀芝的脖溜儿，一会儿拿出一枝黑色的手枪顶住朱秀芝的腰，戏谑中隐着歹意。朱秀芝感到无可奈何，这可能就是他急呼刘涌到来的原因。

没等刘涌说话，李俊岩憋不住了，对张凡说："张凡，你总欺负老朱干啥。老朱有什么不对?"

张凡轻蔑地瞥了李俊岩一眼，说："多什么嘴，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李俊岩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张凡现在不像话了，谁都熊。现在也不来找我了……"

刘涌感到，自己是朱秀芝叫来的，应该帮他说几句话，同时，一向以老大自居的他也看不惯张凡那种傲气，觉得自己在这种场合也不能保持沉默，便对张凡说："张凡，老朱对你挺好的，你不该欺负他。"

张凡说："二哥，我们之间的事你不了解，你就喝你的酒吧!"

张凡在被拘押期间，刘涌没去看他，也没给张凡什么资助，他对刘涌有些不满。

刘涌不悦："你现在觉得自己行了呗，六亲不认了。忘

了当年你有难时大家帮你了?”

“二哥，你怎么总替他们说话呢?”

“忘恩负义!”李俊岩愤愤地插进来说，“这种人不能交!”

“你说谁忘恩负义?”张凡见众人都在说他，显得很激动，流出眼泪，站起身，像要动手。

空气一下子凝固了起来。这些人出来，即使会朋友喝酒也都带着各自的打手。此刻，张凡的人和李俊岩的人都剑拔弩张，盯着对方。

刘涌从来不吃眼前亏，他怕张凡一旦发起性子来真的六亲不认。特别是刚才他玩着的那枝乌黑的手枪，更让他担心害怕。他向项培耀以目示意，项培耀离席出去了。

这时，挨着刘涌坐着的房霆，着出了刘涌的紧张，把头向他凑过来，低声说：“二哥，赶紧走。”刘涌觉着在桌子下面有一个硬硬的东西碰着大腿，低头一看，房霆暗暗递给他一枝手枪。

房霆与刘涌的关系不比朱赤差。他给刘涌开过一年车，刘涌帮他做生意。此刻，他把佩枪主动递给刘涌，早已从一名警察变成了刘涌的跟班。

刘涌有了枪，顿时壮了胆，嗖地站起身，把枪举起来，大声说:“谁也别动!”又对张凡说:“你再动，我打死你!”话音刚

落,他枪口朝上,扣动扳机,“砰”！向天棚开了一枪,然后给张凡扔下一万元钱,带着朱秀芝和房霆走了出去。

项培耀来到外面后，看见刘凯峰等人不知什么时候也被刘涌召来护驾了。事后，有人问刘涌为什么要放那一枪时，他心有余悸地说：“当时很乱，我怕人打我。我对空鸣枪能镇住他们，告诉他们我身边有警察，不让他们动我。”这句话反映了刘涌色厉内荏的心理。

刘涌和朱秀芝一走，李俊岩也马上溜之大吉，这场闹剧也就收了场。

……此刻，刘涌再一次从警察手中拿到枪。却是对准李俊岩，再放空枪已经不能满足他此时的骄横与报复的心理了，只有让李俊岩见点血才能使他感到满足

在李俊岩刚说完“刘涌你不够意思……谁怕呀”那句话，刘涌便骂道：“去你妈的!”

“砰！砰！砰!”

三颗子弹从刘涌的枪口射出，有两颗子弹击中了李俊岩的左腿。其中一颗从左大腿中段内侧射人，从外侧穿出；另一颗从左小腿中段后内侧射入，从后侧穿出，两枪打出4个眼。

李俊岩不愧是块“滚刀肉”，腿中两枪后面不改色，忍着疼痛将伤腿架到凳子上，冷冷地笑着，对刘涌说：“刘

涌，你开枪打我，太不讲究了……”

听见3声枪响，站在门口的张晓伟和孙乃宏跑了进来。这些打手虽然跟着他们的黑老大残害无辜群众时不比刘涌手下的人差，但此时刘涌手中的枪口还冒着余烟，屋里的几名警察也都拎着枪，对他们怒目而视，他们不敢做一点反抗。在二黑争斗中，他们一败涂地，刘涌他们以绝对优势大获全胜。刘正岩背起李俊岩，张晓伟和孙乃宏在后面扶着他的腿下了楼坐上车，一溜烟儿不见了。

李俊岩他们走后，刘涌这才将手枪还给朱赤，然后和房霆、刘军等几个警察来到大厅，议论刚发生的事情。

朱赤忧虑地对刘涌说：“二哥，李俊岩这人挺阴的，把他放走等于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啊！”

刘涌也为这个担心，李俊岩不是个普通人物，腿上的两处枪伤也不是小事，如果他进行报复，或者到公安局报案，都是麻烦。想到这里他问：“那怎么办?”

“应该去抓他!”

刘军、房霆等人也表示赞同。和李俊岩斗，就要斗到底。

“好，那就去吧!”

刘涌一下令，歹徒们立即行动起来。那几个警察居然也要帮助去抓李俊岩，刘涌一想此事不妥，担心警察陷得

太深，被警方知道了不妙，便说："不是你们的事，你们跟着干啥？这情我领了。"他聚集了孟祥龙、程健和"四大金刚"，由房霆开他的奔驰，孟祥龙开沙漠风暴，程健开一辆白色轿车，三辆车载着刘涌等人，带着刀、枪，在全市搜寻追杀李俊岩。他们先到五爱街李俊岩的汽运站，没有找到；又到李妻王军开的美容院，也没找到；再到医大等医院的急诊室寻找，也没找到……李俊岩好像一只狐狸，虽然受了伤，却神秘地失踪了。于是，刘涌等人只好回到娱乐城。

李俊岩没找到，但他挨枪后那阴冷的笑容一直在刘涌眼前晃动。李俊岩不可小瞧，他不仅有一批打手，而且能勾来不少人，对他不能大意。于是，刘涌当夜没回家，朱赤也没走，和"四大金刚"等住在娱乐城。

受伤后的李俊岩到哪去了呢？

老谋深算的李俊岩深知刘涌的为人，估计到他决不会放过自己，还会找他的。刘涌耳目多，消息灵，沈阳决不能待，必须快点离开。不仅自己离开，家属也得走。当夜他让张晓伟开车去接王军，然后一起坐车到了王军的姨妈家，这是刘涌他们怎么也找不到的。

李俊岩不敢去医院，通过关系找了个可靠的医生到家里治伤。所幸那两枪都没伤着骨头，也没伤到筋脉，养了

些日子后渐渐痊愈了，左腿活动并不受限，但从此留下了4个硬币大小的圆形疤痕。

随着时间流逝，事过境迁，刘涌没有再追杀李俊岩，李俊岩也没有报复刘涌。但此事究竟如何了断，一直是他们惦记着的事情。特别是刘涌，李俊岩没向警方报案使他放了心，但他觉着自己这一方应该采取主动，和李俊岩把事情摆平。

一天，朱秀芝给刘涌打来电话，说他看见了李俊岩。他愿意从中调解，安排双方见见面，谈谈这件事。刘涌同意了，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面没有见成。

已经成为刘涌正式妻子的刘晓津从香港回来，刘涌对她讲了枪击李俊岩经过。刘晓津在刘涌眼里是个非凡的女人，头脑灵活，胆量也大。刘涌任嘉阳集团董事长后，她任执行总监，成为集团中仅次于刘涌的第二号人物。当初如果不是她出主意让刘涌开办百佳超市并用财力给他以支持，哪会有他的今天？刘晓津不仅经商是内行，处理一些棘手的事情也有办法。果然，刘晓津听完之后，批评了刘涌的鲁莽，她认为这件事必须由刘涌主动做出姿态，取得李俊岩的谅解。

“我带你去见李俊岩吧。”刘晓津说，“把这件事谈开。”

“行。”刘涌很高兴。为了去掉这块心病，他也只好搞

起夫人外交。

这天，刘涌和刘晓津开车来到一家自助餐店，由李俊岩的叔叔将他们送到李俊岩的家里。李俊岩和王军都在家。

刘涌向李俊岩道了歉。李俊岩也说，那天夜里他喝多了。

刘涌说："我把你打伤了，你有什么要求？说吧！我可以给你 50 万，我那辆奔驰也给你。"

刘涌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显得十分慷慨。他一方面在向李俊岩显示自己的富有，一方面也向李俊岩施压：你敢要吗！

果然，李俊岩没要。他说："不用了，以后我们好好处就行了。"

李俊岩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一方面在显示自己的大度，一方面也在告诉刘涌：我李俊岩毕竟是条硬汉，你那两枪对我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权当被蚊子叮了 4 个包！

实际上，李俊岩这样做是经过充分考虑的。刘涌的钱不是好要的。要了他的钱，他会继续把你当作仇敌，将来迟早还要找麻烦。如果不要他的钱，让他心里总觉得欠你点什么，这样对将来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刘涌已不同于当年，他“发”得极快，又是市人大代表，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如日中天，咄咄逼人，和他继续对抗不是明智之举，

还是躲着他点好……

恶枭火并，两黑争斗，就这样收了场。

1999 年 9 月 12 日，沈阳市公安局在获得了大量确凿证据的基础上断然出击，将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犯罪嫌疑人李俊岩及其同伙多名一举抓获，这是沈阳第一个覆灭的涉黑犯罪团伙。警方在审理此案中，获得了许多关于刘涌及其同伙犯罪案件的情况，其中包括刘涌在娱乐城用警察朱赤的佩枪将李俊岩的腿击伤的情况，为后来开展对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侦查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和宝贵的线索。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多行不义必自毙。李俊岩与刘涌这两个沈阳黑老大的可悲下场应验了这些俗话。2001 年 6 月 13 日，李俊岩等 9 名犯罪成员被押上被告席，接受审判。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李俊岩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8 月 28 日，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决定，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刘涌等 22 名被被告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一案。沈阳两大黑枭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武力索债

1998年9月22日，刘涌设在“百佳”自选商场的办公室走进一位不寻常的客人，他是沈阳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白而为。

“百佳”自选商场举办开业两周年庆典时，白而为被邀去做主持人，他还曾主持过刘军的结婚典礼。所以，他与刘涌是熟识的。

白而为这次来找刘涌，是因为自己有一件烦心的事想请刘涌帮忙。

原来1996年7月，白而为介绍同学周维杰与天津罗伦特物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史凤贤认识，建立了进口欧洲复合木地板批发业务关系，由史凤贤供货，周维杰销售。后来，“罗伦特”改由高洪雁承包经销。这期间，双方产生了经济纠纷，史凤贤委托白而为向周维杰催讨3万多元尚欠货款，

但接手后的高洪雁一直未付。另外，史凤贤鉴于高洪雁不再卖“罗伦特”地板，让白而为要求高洪雁更改“罗伦特装饰材料经销中心”的企业名称。由于这两件事一直没有解决，白而为与高洪雁发生了激烈争吵。据白而为讲，他还收到了匿名恫吓电话。

白而为来找刘涌，就是希望借他的力量迫使高洪雁、周维杰二人就范，“吓唬吓唬”他们，让他们一还款、二改名。

刘涌热情地接待了白而为，听他把事情讲了一遍后，就自负地笑了笑说：“这事好办，不用我出面，我给你找几个人去吧！”

吴静明、宋建飞、董铁岩、李志国“四大金刚”等人正待在百佳闲得难受。刘涌把吴静明、宋建飞叫进办公室，指着白而为说：“大哥有点事，你们去给办一下。”

小白说：“你们去吓唬吓唬他们，把金钱和牌子给我要回来。”

宋建飞说：“行，我们跟你去一趟！”

吴静明一行8个人，由白而为带领，来到位于202医院南约300米的罗伦特装饰材料经销中心。白而为下车后指了指说：“就这家，二楼！”自己就在马路对面观望事态发展。

一伙人走进地板店，打头的吴静明问店里的会计邢恩勤："你们高经理在吗？"

"有什么事，跟我说行吗？"

"我们找高经理谈业务，做广告！"

不等邢恩勤有所反应，前面几个已经上楼了，楼下还留了几个。

前面四个人进屋后，直奔里间，有人老练地把电话线拽断了。室内有一个梳短发年近40的妇女。

宋建飞用手一指："你是不是姓高？"

被问的正是高洪雁。她见来者不善，机警地说："经理不在，有什么事？"

"你把名片拿出来！"

"没有名片，怎么了？"

"×你妈！"宋建飞野性十足，不耐烦地骂道，"认识小白不？"

"认识。"

"你跟小白怎么回事不知道呀？"

"不知道。"

吴静明骂道："妈的装糊涂！看你是个女的，今天不动你。告诉你们经理，我们是替小白要账来了，限3天之内把事情办明白，牌子也换了！"

宋建飞说：“我们这次来是客气的，下次来就不这样了！”

这时，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中年男子，正是周维杰，进屋后问：“怎么回事？有话好好说……”

“什么怎么回事？”刘凯峰叱道，“出去！”

这帮歹徒起初还记着白而为“吓唬吓唬”的叮嘱，面对一个女人他们没有动手。这时见到周维杰搭茬儿，宋建飞早就手痒痒了，骂声“×你妈！”顺手从桌上拿起一个烟灰缸向周维杰的右脸砸去，周顿时头破血流。宋建飞一砸，其余几个也向他扔起打火机、玻璃瓶，并把他拽到外间拳打脚踢，还有人喊：“捅他！捅他！”向他前胸划了一刀，直到将他打昏，血迹斑斑地倒在沙发上失去知觉。

外间打，里间就开砸。花瓶、计算器、铝合金玻璃窗等等都被砸坏。打砸完，8名歹徒迅速撤离，乘坐出租车回到百佳。宋建飞向刘涌复命说：“白哥的事办完了。”

“好！”刘涌大加赞赏。事后刘涌接到了白而为的电话，向他表示感谢，他的感觉更是好极了。

白而为作为一位知名度较高的公众人物，却借助一个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头子，靠威胁与暴力达到索债的目的，也许是一时糊涂，也许是明知故犯。

虎狼生意场

1997年4月的一天，不幸遭遇降到韩儒身上。

那天，和平区税务局王征领着太原街大世界眼镜城老板尚宝成到百佳商场找刘涌。王征说尚宝成是他的亲戚，他开的“大世界”眼镜城与韩儒开的“金犀宝”专卖店相邻，韩儒把空调主机安到了“大世界”的窗下，把脚匾也挂到“大世界”这边了。尚宝成找韩儒交涉，被韩儒打了……

刘涌认识王征，凡是在执法机关、金融单位任职或工作的朋友，他都格外看重。听完王征和尚宝成的讲述，他明白了，这是看他在太原街有“名望”，请他出面帮忙。

“韩儒我认识，我给你说说吧！”刘涌颇为自信地说，“你们知道他的电话号码吗?”

尚宝成说出了韩儒专卖店的电话号码。

刘涌拿起话筒，拨通了，接电话的正是韩孺。

“我是刘涌。”刘涌首先报了自家大号，“我说韩孺，你干啥呀？都在一条街上做买卖，互相照顾点。你把空调、牌子都挪过去，别打仗了！”

其实，韩孺只同刘涌见过面，与他并不熟悉。他见尚宝成找了人出面说话，只好应了声：“行。”

刘涌放下话筒，自负地对王、尚二人说：“我给你们说完了，解决了，回去吧！”

王、尚二人连声表示感谢，告辞了。

次日下午13时许，刘涌与吴静明、宋建飞、张建奇、段连江等人在饭店喝酒，尚宝成又找他来了，说他与韩孺的矛盾不仅没解决，双方又发生了口角还动了手。刘涌一听来了气，感到韩孺太不给他面子，当即给韩孺打电话，质问道：“韩孺，我是刘涌，你怎么把尚宝成打了？”

“打了能怎么的？”韩孺没服刘涌，顶了一句。

“他是我朋友，你打就不行！你来一趟，我和你谈谈！”

“我现在没时间，明天可以过去。”

对方几句话，叫刘涌很感意外。他原以为，凭他的“威名”，一说出来就得让对方惧怕几分，没想到这个韩孺居然不把他放在眼里，他怒气陡生，忙问：“我叫不动你呀？你现在在哪里？我过去。”

“我在和平交警二队办事呢……”

“好，你等着我！”刘涌是个火爆性子，酒喝不下去了，对一桌人说：“有急事，走，跟我去一趟！”

吴静明、宋建飞、张建奇、段连江几个人在一旁听得明明白白，更知道刘涌的意思，二话没说，出去打车直奔五里河。

正在和平交警二队办事的韩儒的确不了解刘涌，而且将这件事看得太简单了。他以为刘涌不过是要同他谈谈自己与尚宝成发生纠纷的事，没想到别的，因此他不仅在电话中告诉了刘涌在哪里，而且当刘涌说“你等着我”这样明显带着威胁语气的话后也没在意。

刘涌等人一阵风似地乘车来到和平交警二队新楼，进楼里找了一圈儿，没见到韩儒，以为他说了谎。刘涌从楼里出来，看见院里站着3个人，其中一个很像韩儒，便喊了一声：“韩儒！”那个人答应一声转过身来，果然是韩儒。刘涌把他叫到交警二队门外，几个打手也跟了出去。

刘涌伸手撩起韩儒的上衣看了看，防备他带了什么东西。提起空调、牌匾的事，两人的话越说越说不到一块儿，刘涌大怒，“你不知道小尚是‘罩’着的吗？”韩儒说：“不知道，这事你管不着……”

话没说完，刘涌猛然给了韩儒一拳。刘涌动手就是信

号，吴静明、宋建飞等人一齐过来打韩儒。韩儒往交警二队院里跑，刚进门口，段连江把他绊倒了，其余的人上去拳打脚踢。吴静明掏出刀，朝着韩儒左腿扎了一刀，韩儒一翻身，吴静明又朝他肚子扎了两刀……

光天化日之下，就在公安机关门口，刘涌带领一伙持刀歹徒行凶，真是无法无天到了极点！

韩儒倒在血泊里，刘涌和众歹徒逃离了现场。

案件发生后，韩儒的哥哥韩耘出面向刘涌交涉，要求赔偿 20 万元。刘涌说："我把派出所刘宝贵的腿打折了，也没赔那么多。"

刘涌派人找韩耘，提出给"三五万"，并要请韩耘吃饭，被韩耘拒绝了。刘涌怕韩儒他们报案，经与尚宝成商议，由尚宝成赔偿了十来万元，双方私了。私了，使刘涌再一次逃过了法律的追究。

刘涌头上的众多"光环"之中，有一个虽然不大但却很"实用"的，叫做和平区私企协会副会长，同时他还是太原街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既然刘涌身兼这样两个职务，就该为维护私企业主的合法权益及市场经营秩序做出贡献。那么，刘涌是怎样身体力行的呢？1998 年 5 月的一天发生在和平区"沈阳春天休闲广场"商场里的事情，做了最好的注脚。

那天下午，在沈阳街34号档门做服装生意的刘志兰正和邻近档口一个卖化妆品的女服务员聊天，突然闯进来3个男子，贼眉鼠眼地四下看了看，其中一个比较瘦的人对刘志兰说："就你家呀……"说完，从上衣怀里掏出一把片刀，挥刀往挂着的服装样品上一阵乱砍，把那些服装砍得尽是口子。起初刘志兰被这3个人怪异的举动吓愣了，随即很快醒悟过来：这是坏人！她朝外面喊："快叫保安！"仅一分钟工夫，他们砍坏了价值2180多元的服装，然后逃跑了。

在这之后，厄运降临到北京街45号档口做儿童服装生意的丁文杰的身上。她正和女服务员小李在卖货，突然进来3个男子，其中一个说："就是她家呀……"说完，他们拿出片刀，把墙上悬着的儿童服装都砍坏了。丁文杰怒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一个家伙说："要不是看你俩是女的，早就连你俩一块儿砍了！"吓得丁文杰和小李浑身直抖，不敢吱声。3个歹徒用片刀砍坏了十多件服装，又将档口玻璃一脚踹得粉碎，扬长而去，事后计算直接经济损失达1070元。

3名歹徒是谁？他们是宋建飞、刘凯峰和刘凡。那些在商场目睹了这两起打砸行为的业主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指使这几个歹徒作案的，竟然是身为和平区私企协会副会长、太原街管办副主任的刘涌。

那天，在人民银行沈阳市分行工作的王传正到百佳自选商场找刘涌，说他在“沈阳春天休闲广场”里有个亲戚经营服装生意，被邻近一个档口的业主给打了，问刘涌认识不认识这个商场的负责人姚辉。

刘涌说：“姚辉我认识。”

“你能不能和姚辉说一说，把那个业主从商场撵走？”

“行，我跟你去。”刘涌当即答应，信心十足。在他看来，凭他的名气与面子，这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刘涌和王传正走进商场办公室，见到了姚辉。刘涌讲了刘志兰打砸另一家档口的经过，要求将她从商场清除出去。

姚辉听完，略作沉吟，面现为难之色，说打架这一类的事他管不了，应该找派出所处理。

刘涌碰了个软钉子，一赌气和王传正回来了。兴冲冲满有把握地去，灰溜溜毫无结果地回来，这使他感到脸面丢尽，在朋友面前掉价了。

他决定还是靠老办法来办这件事，于是找了宋建飞、刘凯峰、刘凡，指着王传正对他们说：“这是我朋友，他亲戚在休闲广场卖服装被人给砸了。一会儿你们去看看，把砸他亲戚家的人的床子也给砸了！”

为什么还要砸第二家呢？宋建飞和刘凡都不明白，但

既然刘凯峰让去砸，尽管去砸好了。于是，继刘志兰的服装档口被砸之后，丁文杰的儿童服装档口也被砸了。

原来，丁文杰的档口被砸另有缘故。

那天下午，丁文杰的档口来了一男一女，要求退回几天前买的儿童服装。丁文杰把那服装接过一看，衣服已经褪色，便解释说："这衣服已经穿过了，不能退。"那个女人坚持非要退不可，和丁文杰吵了起来。丁文杰说："就是不能退，你要找谁找谁去！"那个女人威胁说："好，你等着吧！"气呼呼地走了。

没过一会儿，刘军进来了。他是和平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的，业主们背后都管他叫"刘三"。

刘军来后，二话不说，伸手就要拿丁文杰的兜子。丁文杰对刘军平素的"德行"有所了解，反应很快，先把兜子拿过来收起来了，说："我的兜子，你看啥？"刘军恼怒地看着丁文杰，说："别以为你有点钱，就怎么的了！"临走，刘军用带威胁意味的口气说："你等着！"

丁文杰感觉出，刘军此次来捣乱与刚才她没给那个女人退货有关。

丁文杰却不知道，她的档口被砸不仅与那个女人退货有关，更与藏在后面的刘涌有关。砸她和刘志兰的档口，都是刘涌授意的。

档口被砸后，刘志兰向太原街派出所报了案，丁文杰也到设在“休闲广场”的阵控队报了案。

接待丁文杰的还是那个刘军，屋里还有几个人。刘军用别有意味的目光看着丁文杰，那意思似乎在说：“看，我的‘预言’应验了吧?”

“我的档口让人砸了。”丁文杰说。

刘军坐在那里纹丝不动，嘲弄地指着屋里的人说：“你看看咱们这屋里的，有没有砸你档口的人?”

丁文杰说：“没有。”

“这还没算完呢!”刘军根本不受理丁文杰的报案，又“预言”说：“你的档口以后还得出事!”

丁文杰气得说不出话来。难道对她用这种嘲弄和威胁语气说话的人是人民警察?我们纳税人养活了他，他不仅不履行应尽的职责，反倒用这种态度对待被害人?

丁文杰转身就走了。

歹徒的打砸恶行和刘军的包庇行径激起了丁文杰等业主们的强烈不满，在硬纸板上写了“警匪一家”四个大字贴出来以示抗议，影响极大。

业主们的抗议吓坏了刘军，他给刘涌报了信，刘涌赶紧给姚辉通电话。后来，经过做工作，业主们才取下了写有那四个字的硬纸板。

这，就是刘涌这位和平区私企协会副会长、太原街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的“业绩”。

与罪恶凶残的黑社会杀人越货相比，更多的社会失范不会如此激烈和骇人听闻。但可怕的是，来自上层的官员腐败和混乱正在造成整个社会恶性循环，普通百姓被无形中卷了进去，当他们看到汽车走私犯一夜暴富，堂而皇之地与官员称兄道弟，看到在电视上风度翩翩的副市长昨天拉着下岗职工的手问寒问暖，今天飞到澳门一掷万金，不平衡心理是显而易见的。

算命仙饮血算命人

刘涌策划、指挥、参与了一起又一起打砸抢杀的案件，事后却都能摆平，逃过了警方的追究，他自信有两点很重要：一个是自己神通广大，再一个是自己命好。

2000 年 5 月的一天，刘涌听人说算命大仙来了，还给自己的商场发了功，心里不禁一动，便想让大仙给自己算算命。第二天，项培耀陪着刘涌开车来到洪山崇山东路一座旧居民楼。大仙名叫崔岩，是个无业人员，还带了一个 12 岁的男孩。

大仙上下打量刘涌，矜持地说："不用我看，让他给你看看吧！"然后坐到窗台上，让那个男孩过来"看"。

那个小男孩是崔岩的侄子。他煞有介事地手拿一串玻璃珠子，走近刘涌。他好像受过训练，也不怯生，抬起眼睛将刘涌上上下下看了一番，然后就说刘涌腿不好，挨过

枪，胃不好，脑袋不好，眼睛不好……看后，小男孩皱起眉说："像癌症。"

崔岩对刘涌说："大哥，你得好好治病啊!"

刘涌在没见到被人颂为大仙的崔岩时，以为他是一个鹤发童颜、飘逸不凡的老者，等看到崔岩，见他长得其貌不扬，平平常常一个人，心里就有了上当的感觉。后来，崔岩没给他"看"，倒让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给他"看"，心里就更有一种受辱被骗的感觉，他当着几个手下的面显得十分尴尬。直到那个小孩子将他浑身上下说得没有一个好地方，他的怒火再也憋不住了。别的部位不说，他的两只眼睛的视力一直是很好的，这一点他心里有数。现在那个孩子说他眼睛也不好，明显是在骗人。他将孩子的话打断，说："别说了别说了，你再说就把我说死了！我不是来算命的，是来和你们谈谈……"

刘涌气呼呼地让项培耀给扔下50元钱，转身就走了。在返回的车上，刘涌暗暗回味那个孩子刚才给他算命时说的话。他胡说八道是毫无疑问的，但也有两句话是说对了，就是他胃有病，腿上挨过枪。提起腿挨过枪，刘涌又是一阵心痛，那件事他太亏了，真是令他又悔又恨……刘涌越想越气，恶狠狠地对车上的人说："尽他妈的瞎说，真该回去打他一顿!"

回来后，刘涌对宋建飞说："什么大仙，纯粹胡说八道，当时我真想把那个小崽子的嘴打歪!"说完，走进办公室，躺下睡闷觉。

宋建飞和董铁岩、李志国守在外面，3个人心里也很不高兴。

李志国见屋里没有一点动静，便对宋建飞说："今天算命，把二哥说得一下午没吱声。明天咱们去收拾收拾那个家伙，给他出出气!"

"行!"宋建飞说，"二哥不是说了吗，他要回去打那个大仙一顿，有咱们，还用他动手吗？今晚咱们早点睡觉，明天二哥一走，咱们就去!"

5月26日下午3时左右，崔岩正和几位老年邻居在楼前院里闲聊。宋建飞等4人让出租车司机在稍远处停了车，见崔岩正和别人谈着什么，就没有马上过去，想等那些人散了再动手。可是左等右等，过了20多分钟，那几个老头老太太好像还有唠不完的闲嗑，没有一个离开的。

李志国等得不烦恼了，说："别等了，过去吧!"

宋建飞、董铁岩也说了声"过去"，车上只留项培耀，3个人不声不响地向崔岩走去。到了跟前，他们突然抽出刀，向崔岩一阵乱砍。李志国边砍边威胁其他人："妈的，你们谁也别动!"几个老头老太太吓得惊叫着纷纷四处

逃命。

崔岩正和邻居唠得高兴，突然看见3个穿黑衣服的人各拿一把长刀直奔他来，什么话也不说就往他身上连砍带刺。他被砍倒在地上，疼得连滚带叫。经检查，歹徒共砍、扎他15刀——头部3刀、胸部2刀，左右腿9刀，手腕1刀。

崔岩被人送到铁路医院抢救，输血2500CC，花了2万多元的医药费，治了半个月才出院。崔岩向派出所报了案，但什么有价值的侦破线索他也提供不出来，破案也就无从谈起。崔岩想，这个罪受得真是糊涂又窝囊。被人称为大仙的他，这回却愣是算不出砍自己的3个凶手究竟是什么人。

7月4日，崔岩拿起当天的《沈阳晚报》，看到第十六版有市公安局重赏通缉的5个重大犯罪嫌疑人照片，其中那个长得挺瘦的，不就是一个月前带了不少人来算命的家伙吗！他这才明白，正是这个刘涌嫌侄子说他有病，派人来报复的！

贪官与魔鬼的交易

当初刘涌开办百佳超市时，有意使用了与香港“百佳”超市相同的商号名称，后来引起对方抗议，不得不停止使用“百佳”，否则就要因侵权而吃官司。刘涌特意以重金邀请香港一位最著名的起名大师，为自己的企业先后提出了“华阳”、“振华”等3个名称。但有的与某一地名雷同，有的“吉祥笔划”不理想，经反复斟酌、挑选，最后敲定了“嘉阳”二字，到北京登记注册。

1999年9月，刘涌就任“嘉阳”集团的董事长。改了“吉祥”商业名称之后，真的给刘涌带来了好运。嘉阳集团有20多个下属企业，3000多名员工，总资产达数亿元，作为“嘉阳”集团总裁、法定代表人的刘涌，已成为沈阳的商业巨头。

刘涌其政治地位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在他头上罩着

一层又一层耀眼的光环：沈阳市人大代表、中国致公党沈阳市直属支部主任、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和平区政协委员、沈阳市私营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南站地区商会副会长、和平区太原街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和平区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扶贫先进个人……

尽管刘涌原来仅有初中文化，写起字来歪歪扭扭，错字连篇，甚至连他加入的“致公党”也每每写成“致工党”，但后来却获得大专文凭，还准备报考“研究生”，并曾走进辽宁大学为大学生们讲课……

鼎盛时期的刘涌，住丽景花园豪华住宅，穿进口名牌服装，吃山珍海味，乘“辽 C9999”的“奔驰”轿车，跟班随从前呼后拥，好不风光！

鼎盛时期的刘涌，称市长为“大哥”，认区劳动局党总支书记做“干妈”，陪市法院院长去美国“考察”，与上层政要过往甚密，私交笃厚，好不显赫！

一天，西装革履的刘涌拎着一个硕大的黑色皮包，悠闲地漫步在中央路二段的街面上，踌躇满志。过一会儿，这里将要发生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

中央路，沈阳人称为中街，是沈阳著名的商业街，这里商贾云集，日益繁荣，在大政殿后面逐渐形成了商业街市。300 多年来，这条街发展成为“寸土寸金”的繁华商

业区。哪个商家如果在中街占据一席之地，就将在企业发展中稳操胜券，前途无量。

此时的刘涌，心头像抹了一层蜜糖，在他的那个黑色大皮包里有一份文件，堪称宝中之宝。

那份文件是“沈阳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文件”，1999年4月20日下发，文件标题是《关于向沈阳市百佳集团行政划拨国有土地的批复》，文件中写道：

> 你单位报送的沈阳市国有土地用地申请书及有关土地协议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
> 同意将坐落于沈阳市沈河区中央路二段国有土地24009平方米划拨给百佳集团使用，用途为商业用地。

百佳集团，就是以刘涌为法定代表人的嘉阳集团。

24009平方米，好大的一块！

在沈阳最繁华的商业区的黄金地段以行政划拨方式一下子取得这么一大块国有土地的商业使用权，这是何等的幸运啊！

本来是商业用地，竟以行政划拨方式无偿地划给嘉阳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取得商业开发权，并享受“特

殊待遇”，仅此一项，该集团即可免缴“四费一税”和国有土地出让金等数千万元的税金，天底下哪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

这块地，价值几何？

批文下达两个月后，沈阳市地价评估事务所对这块地作了评估，提出了《土地资产估价报告书》，认定其资产价值为3．5亿元。

这就是说，单是取得中街这块商业用地，嘉阳集团就已增加资产3．5亿元！人们不禁要问，刘涌何德何能，能够轻易取得这块“寸土寸金”的商业用地呢？为什么偌大一块“馅饼”单单掉在刘涌的头上呢？

无须赘述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官场活动与行政操作，以及会议桌、餐桌上的讨价还价，那些统统是表面文章，起决定性作用的事情往往发生在暗室之中。

1999年2月的一天，也就是市政府下达《关于向沈阳市百佳集团行政划拨国有土地的批复》那份被刘涌奉为至宝的文件前两个月，刘涌独自一人开车到市政府，走进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的办公室。当时，办公室里只有马向东一个人在，刘涌去前已经用电话同他约好了。马向东凭直觉与经验，猜到了刘涌此来的目的，没离办公室寸步。果然，刘涌落座寒暄不久，就笑吟吟地从皮包里拿

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交给了马向东，马向东点头会意，收下了。

在那个档案袋里，装着10万美元。

一年后，当刘涌以负罪之身面对中央纪委的工作人员，回答“你为什么要送马向东10万美元”这个问题时，他说：“因为他为我办了划拨中街那块商业用地。”

这个回答再爽快不过了。刘涌之所以能够得天独厚地获得那块商业用地，其奥秘就在这里。

两个月后的一天下午，刘涌给马向东打电话，约他晚上在海馨龙宫吃饭。马向东以他的精明又猜到了刘涌意欲何为，所以没有婉拒，干脆地说：“行！”

刚过5点，刘涌就开车来到那家豪华酒店，走进预订的包房。自从当了市人大代表，刘涌与马向东有了较多的接触，马向东也爱往他这样的私企大户业主堆里扎。刘涌知道马向东的口味，他先点了几道菜，然后到楼下等候。其实，他和马向东彼此都知道，他们经商、做官到了今天这个份上，什么样的山珍海味没有吃过？吃饭不过是借口，聚在一起把事情办了才是目的。

马向东很准时，不到6点他就到了。使刘涌感到奇怪的是不知道马副市长是怎么来的，既没看到车也没看到司机，只见马向东独自一人姗姗而来。忽然，刘涌用手敲了

一下自己的脑袋：真笨，堂堂马副市长决不会步行赴宴，但他也决不会将豪华的轿车开到酒店门前，让人看见他与一个私企业主双双走进包房——人们会怎么说。

席间，刘涌自然少不了在看似漫无边际的交谈中适时插进他最关心的话题——中街那块商业用地。他把一个百佳超市销货用的塑料袋交给马向东，袋里装着5万美元。和上次一样，票面是100美元的，每百张一捆，一共5捆。马向东也同上次一样，没有客气，照单全收了。这件要紧的事情办完，马副市长也放下筷子告辞了。刘涌学乖了，没有送他。

如果说刘涌上次送给马向东10万美元是感谢他肯把中街那块地交给他用的话，那么，这次送给他5万美元的意思是催他快点办好有关的审批手续，还让他把减免税金等种种特殊待遇的手续也办齐备，别让他总看着吊胃口馋得慌。马向东当面答应了，要他放心。

果然，常务副市长说到做到，吃过那顿饭后没过几天，4月20日，印着“沈阳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文件”字头的《关于向沈阳市百佳集团行政划拨国有土地的批复》就到了刘涌的手中，刘涌如愿以偿。

“五一”前某一天，刘涌打电话给马向东，再次邀请他于当晚6点到海馨龙宫用餐，马向东爽快赴约。已经是老

朋友了，没有什么客套，这次他又收下了刘涌送的10万美元。这一次，刘涌是感谢马向东办事爽快，兑现承诺。当然，如果这样“直奔主题”未免太俗气了。他想到，送钱的理由必须与给自己的那块地“无关”，这才显出与马副市长“哥们儿”之间的交情。于是便说：“听说你要到中央党校学习去，这钱给你到北京用。”马向东笑而纳之。

前后3次，刘涌共向马向东送去25万美元。能够一下子得到那块资产估价为3．5亿元人民币的商业用地，出200多万元人民币不过是个小数，这钱送得值啊！

土地到手后，刘涌立即投入到设计、动迁等紧张的工作之中。他要在这块地上建起一座嘉阳大厦——象征他事业巅峰的纪念碑。

这块地的拆迁工作，刘涌交给他身边的“四大金刚”——吴静明、宋建飞、董铁岩和李志国去办，成立了“拆迁办公室”，此外还有张新民等人。拆迁下来的材料一律变卖，由董铁岩记账，宋建飞管钱。

董铁岩，1964年生，无职业。曾因销赃罪被法院判刑一年。

李志国，1965年生，无职业。曾因抢劫罪被劳动教养2年，因流氓罪被劳动教养2年。

这两个人，都是通过吴静明认识刘涌的。用李志国的

话来说，就是："刘涌有钱，跟他混能得点好处。刘涌有事就找吴静明、宋建飞，他们再找我和董铁岩。我们几个帮他办事，就是打手。"

张新民，1971年生，无职业。曾因伤害罪被判刑3年（缓刑3年），因吸毒品被处罚。此人打起仗来凶狠残暴。

刘涌把拆迁的工作交给"四大金刚"，不外乎两个目的。一个是做这个活儿能赚一笔钱。"四大金刚"这些年紧随左右为他打打杀杀，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要借这个机会赏一赏他们。另一个是他急于快些把拆迁工作搞定，以便让他的"嘉阳广场"大厦早些在这块地上矗立起来，"四大金刚"对他忠心耿耿，遇到一些他们认为不想拆迁或行动迟缓的单位，这些人正好派上用场，用拳头说话。

市政府早已颁发了有关的拆迁工作法规，嘉阳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各被拆迁单位也签订了协议，完全可以在确保双方利益和义务的前提下正常进行。

可是刘涌仍嫌拆迁进度慢，特别是中街大药房，他把它视为"钉子户"，多次在"拆迁办"和工地上对宋建飞等人授意，要"心里有数"，给这个单位一点颜色看看。

5月14日，刘涌来到中街查看和督促拆迁进度。

在刘涌身边，一直跟随着一个人，体形较胖，年近30，名叫孟祥龙，是市公安局治安支队警察。

作为以警察身分与刘涌勾结，涉嫌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成员，孟祥龙既不同于刘涌的弟弟刘军，也不同于朱赤和房霆，他从小就与刘涌是邻居，关系网密，鬼点子多，堪称刘涌的军师。

中街大药房位于中央路128号，房主穆厂志把店铺租给大药房业主刘凤江经营。政府将这块地划拨给刘涌的嘉阳集团，他们遭受损失自不必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刘凤江的想法是尽量减少一些企业的损失，在拆迁协议允许的时间内抓紧把库存的药品再卖出一些，所以药店仍在正常营业。

但是，这却触怒了刘涌，他决定就拿中街大药房开刀，杀鸡给猴看。他在工地上当着“四大金刚”的面对拆迁工人们说：“你们快点拆，越快越好。有捣乱的‘钉子户’，不管怎么做，是吓唬还是打，必须把他们整走！”

有了刘涌的“指示”，宋建飞等人做了准备。他们将枪刺、藏刀、棒子等凶器放在“拆迁办”，留以备用。吴静明在体育用品商店买了4根棒球棍作为“家伙”留着，他狡黠地说：“用这玩艺儿打人，不算凶器。”

要挑起事端，得有一条“导火索”。正当刘涌在孟祥龙的陪伴下，在中街大药房门前转悠时，“导火索”有了。9时许，当工人们拆到一道药房与民宅共用的砖墙时，发生

了争执。

大药房的人鉴于药店尚在营业，如果拆了这道墙就影响了安全，不让拆；在现场监工的宋建飞根本不听，蛮横地说："不拆不行，非拆不可！"然后对工人们说："砸他！"工人们捡起砖头往大药房的人那边扔，对方也往回扔砖头。

当时除了李志国因为患感冒躺在"拆迁办"外，其余人都在拆迁现场。刘涌一见有了借口，对宋建飞和吴静明说："不行就打吧！"

其时太原街上已是行人满街。刘涌指使打手们"从正门进去"砸大药房，在打手们的理解就是大造声势，让那些拆迁单位的人都能看见，不快点拆迁就是这个下场。

吴静明和张新民走在最前面，张新民甚至脱了外面的衣服，光着上身露出青刷刷的文身，右手拿着一尺多长的刀，左手挥舞着刀鞘，凶神恶煞般跑到大药房营业厅，吓得营业员和正在买药的顾客尖声惊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十多名歹徒见人就打，见物就砸，打得药房员工鼻青脸肿，纷纷逃跑，砸坏药房一至三层柜面、展示柜十多处，何首乌、冬虫夏草等名贵中草药散落污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4万多元。

打砸完大药房，宋建飞喊了声："撤！"歹徒迅速地从

正门跑出去。面带微笑的刘涌和孟祥龙正站在大药房对面围观的人群之中，“欣赏”着由他“编导”的这场“好戏”。

7年前的“酒吧枪战”，刘涌不惜亲自赤膊上阵，枪击警察；今天的刘涌，无论身分和地位都变了，已由一个普通的小业主变成了巨商，这样动刀动拳头的事无须他再出面，只要在幕后策划、指挥就行了。

歹徒们跑到大药房东面的胡同里，宋建飞一眼看见一家乡村牛肉面饭店，又来了气。原来这家饭店也是拆迁单位，店主对拆迁补偿费不太满意，要求追加一些。宋建飞想：要的都是刘涌的钱，不能给他，借这个机会干脆……他对歹徒们说：“这家也不爱动弹，砸！”挥刀将饭店玻璃橱窗砸碎。一位男服务员问：“怎么回事？”宋建飞说：“什么怎么回事！”上去就是一刀。其余歹徒冲进饭店，将桌椅板凳、酱醋油瓶砸个唏哩哗啦。接着，他们又砸了相邻的李连贯大饼店……

歹徒们打砸完后，把凶器放到“拆迁办”收藏起来，然后打车到太原街。宋建飞在佐丹奴专卖店给老板打了个电话，然后为每个人换上一件崭新的西服，中午时分回到了中街。看见一个个衣裤笔挺、有款有派的男士，中街的人谁也认不出，他们就是那些刚刚打砸完中街大药房等几

家商号的暴徒。

宋建飞等人回到“拆迁办”，看见有几名警察正在向刘涌作调查。刘涌说：“刚才这事和咱们没有关系。”然后转过脸问宋建飞等人：“刚才你们打架没有？”宋建飞说：“没打架。”一问一答，“戏”演得十分成功。警察走后，刘涌对打手们说：“刚才警察来问中街大药房的事，我说咱们没打，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们也别跟别人说。现在没事了，你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去吧！”

中街自17世纪形成著名街市以来，历经近300年沧桑，从来没有发生过光天化日之下众多暴徒冲进商家打砸伤人的野蛮事件；人们绝对不会想到，在无数行人的众目睽睽之下，在有众多文明称号的中街，竟然发生了如此严重的野蛮事件。“5·14“中街暴力打砸案件震惊了沈阳市民。5月17日，《辽沈晚报》刊登了一篇该报记者写的消息《中街大药房白日遭遇歹徒》。消息中提到，案发前半个小时，药房后院曾发生拆迁工人打砸药房事件。

刘涌看了这篇消息，暗暗吃了一惊。明眼人一看就会想到，一向安分守己的中街大药房面临拆迁，朝不保夕，恨不得抓紧时间多卖点尚存的药品以减少损失，哪还敢招惹是非呢？既然案发前拆迁工人曾用砖头砸药房，那么，顺理成章，而后发生的暴徒打砸案件必定是拆迁单位对药

房的一种报复行为。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向此地的开发单位嘉阳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以怀疑的目光，从而使他刘涌的“形象”受损。刘涌越看越气，把怒气撒到中街大药房的业主刘凤江的身上，扬言要把他打出中街。刘凤江深知刘涌的为人与背景，惟恐再受他加害，不得不求人向刘涌说情，由自己承担被打砸的一切损失，求得和解。刘涌还不答应，逼着他在报上刊登一篇稿件以说明打砸案件与他的嘉阳集团无关。刘凤江逼于无奈，只好照办。于是，读者们在5月26日《辽沈晚报》第三版上看到了这样一篇文字：

> 本版5月17日刊登的《中街大药房白日遭遇歹徒》一文中提到的案发前半个小时，药房后院有拆迁工人打砸药房一事，经了解并非拆迁工人所为，是中街大药房店员向记者介绍情况有误，特此说明。

看了这个“说明”，人们不能不惊叹刘涌能量之大。他不仅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指使一群打手打砸店铺，而且能在案发后迫使被害单位在报上为自己开脱罪责。这样看来，已成中街新贵的刘涌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呢！

对刘涌及其嘉阳集团来说，“5·14”打砸案件却有着非同一般的“经济效益”。案件发生后、各个被拆迁的单位无不感到胆颤心惊，不仅中街大药房很快拆迁了，其他单位也都跟着拆迁了，以致嘉阳集团仅用短短半年时间，就在那个地方建起了“嘉阳广场”大厦。不仅刘涌沾沾自喜，连马向东副市长也赞叹是“嘉阳速度”。

刘涌及其打手们“总结”了这次拆迁的“经验”，称之为“砸拆”。

嘉阳集团的扩张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刘涌没有满足，他想得更远……根据建嘉阳大厦的经验，刘涌深知，嘉阳集团的发展离不开手握实权的上层人物的垂青。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已是他糖弹下的俘虏，在市政府里，马向东之上还有一个市委副书记、市长慕绥新。再说，马向东肯把那块地给刘涌，马向东未尝没有与慕绥新进行“沟通”，这里面未尝没有慕绥新的意思……

2000 年春节快到了。节日前夕，沈阳呈现一片欢乐景象。嘉阳集团下属的 26 个自选、餐饮、娱乐等企业生意兴隆、作为集团董事长的刘涌的忙碌程度可想而知。但不管怎样忙，他也没忘了节前一定要办成一件大事。

这件大事，就是去见一见市长慕绥新。

这天上午，身穿意大利“道斯”西服的刘涌坐在太原

街嘉阳购物中心办公室里，自觉准备工作已经做好，时机与条件成熟，便平静了一下心情，拿起话筒，拨了一个已经熟记于心的电话号码。

铃声响过，对方很快就拿起了话筒："喂?"

"请问：慕市长在不在办公室?"

"我就是。"

"慕市长！您好！我是嘉阳集团的刘涌啊。我想现在过去看看您。"

"来吧。"

"好，我马上就过去!"

没想到这么顺利，只一个电话就约成了。刘涌的心一阵激跳，赶紧从写字台抽屉里取出一个沉甸甸的档案袋放进黑色皮包里，匆匆下了楼。他没用司机高伟，自己驾驶那辆"奔驰"车开进市政府。他把车停好，走进办公大楼，乘电梯上到五楼，在市长办公室门前屏住气息，用手轻轻地敲了敲门。

"请进!"声音刘涌很熟悉。

他彬彬有礼地推门而入。

看见刘涌，慕绥新从写字台后面站起来，笑着同他握了握手，请他坐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耐人寻味的是，慕绥新未将他请到客厅，而是就这样和他交谈起来。这使刘

涌感到，市长对他格外有--种亲近的意味。

“慕大哥!”办公室里没有第三人，刘涌改变了惯常的称呼，索性与市长称兄道弟起来，“快过年了，我来看看你。这个你留着用吧!”

刘涌说着，从皮包里取出那个档案袋，恭恭敬敬地送到慕绥新面前。

慕绥新很有经验地用眼角瞟了一下档案袋，然后笑问刘涌：“小伙子，现在生意怎么样啊?”

刘涌说：“挺好。”然后把集团中的几大主要企业的经营情况，向市长简要地“汇报”了一番。他见自己要办的事情已经很顺利地办完，慕绥新的问话带着很大的客套成分，猜测市长心里不愿意他这样一个商界人物长时间地待在办公室里，于是见好就收，起身告辞了。

就在慕绥新收下刘涌送去的档案袋后没过几天，2月4日，他在沈阳市文艺人士迎春茶话会上致词说：“各位如果有什么事情，有什么困难，尽可以来找我。不过，千万不要违法，不要犯罪……”

刚刚在办公室里收受了巨额贿赂，转过脸来就以市委副书记、市长的身分冠冕堂皇地训诫别人，这种两面派的表演真是不知人间尚有“羞耻”二字。

刘涌给市长慕绥新送了10万美元后，觉得“不够劲

儿”，看着皮包里剩下的几十万美元，萌发了新的念头。

这几天刘涌很忙，除了集团的正常业务之外，还要筹备在五里河体育场举办的“2000 年嘉阳之夜刘德华演唱会”。那将是他事业的又一个巅峰，不能不下工夫做准备。

忙是忙，但要办的大事不能忘。这天上午，在购物中心办公室里，他给一个人打了电话。下午 1 时许，一位 30 来岁、皮肤白皙、戴眼镜的男子走进刘涌的办公室。刘涌一见，连忙站起，毕恭毕敬地让座、倒茶，谦恭的态度不亚于那天对待慕绥新。

实际上，刘涌正是把这个青年人当作慕绥新看待的，因为他是在慕绥新身边工作的郭秘书。

闲聊几句，刘涌拿出十多张刘德华演唱会的门票，交给郭秘书，那些门票价格不菲，每张 500 元。

郭秘书连声道谢，收好票正要告辞，刘涌说：“请等等，还有一件事要麻烦您。”说着取出一个鼓溜溜的大袋，封口用绳绕着，装进“百佳”超市塑料购物袋中，交给郭秘书，说：“这个，请您给慕市长带去。”郭秘书会意地看了看那购物袋，用手轻轻掂了掂，说：“行。”

郭秘书走了，刘涌一直把他送到门口。目送着郭秘书离去的背影，他欣慰地笑了，因为又办完了一件大事。

无论市长还是常务副市长，都已成为他糖弹下的俘虏。

刘涌自负地想：在沈阳，没有办不成的事！

刘涌的小额投入，获得了巨大的回报。正是由于慕绥新、马向东这些掌握大权的贪官对刘涌及其商业集团的“关照”，才将黄金商街的大片国有土地减免有偿费用，并按行政划拨的方式给了他。

刘涌用美元买通高官攫取了那片黄金沃土，又靠棍棒与刀枪将那些店铺夷为平地，建起了他梦寐以求的嘉阳“大厦”。刘涌说：“我这个人就是这种脾气，从小就受不了气。”他年轻的时候就争强好胜，从不服输。成为“大款”后，腰缠万贯，一呼百应，打打杀杀，谁个不惧，难道他也有“受气”的时候吗？

五、刘涌命案的画外音

黑势力坚强的后盾

在过去的十年里，沈阳已实现了一次现代化的蜕变，从重工业城市向商贸城市的演化，但这次蜕变也付出了相当沉重的社会代价，失业、腐败、黑社会组织、暴力犯罪、色情业以及明显的两极分化。对于一座城市而言，这种社会失范往往意味着精神丧失、矛盾的积累和再发展的乏力。当然，在这种冲突与失范的风险中，也存在着新秩序形成的最大可能性。

在沈阳的官场上，星期五已经被戏称为“反腐败日”，中纪委检查组叫人谈话一般都在星期五。每到星期一，人们都习惯于探听一下谁没来上班。

就在参与厦门走私案官员们人人自顾不暇之时，沈阳还算平稳。然而不久，就有 20 多名副局级以上的官员被双规或批捕。这一切都跟两个在沈阳市曾经风光一时的人物

有关，一个是担任过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马向东，另一个就是1998年当选为市人大代表的沈阳巨富刘涌。

马向东曾经是沈阳市最前程无量的年轻干部之一，从沈阳市商业局长到市长助理一路飙升，青云直上。1993年，40岁的马向东在人大选举中，击败了后来在锦州市委书记任上抗洪牺牲的张鸣歧，走马上任有600多万人口的沈阳市副市长。5年之后又升为常务副市长，分管财政、土地、城建等诸多要害部门，权势炙手可热。

马向东在任上做的最后一件大事就是在沈阳一环和三环之间修建了全高速的大二环，由香港一位富商贷款10亿元人民币，合同规定建成通车后沈阳市每天给这位富商60万元，为期20年。当时马向东负责的论证组估算结果是，通车后每天能收过路费70万元。1998年，全国第一条环城高速公路大二环建成通车，一首名为《啊，大二环》的歌曲还荣获了沈阳市“五个一工程”奖。但从两年多来的实际通车情况看，每天征收的过路费只有20万元，等于沈阳市财政每天白交40万元。

1998年，马向东被派往中央党校学习。以下的故事人们可能已有耳闻，马向东利用周末17次飞到澳门豪赌，几十万几十万地输钱，居然面不改色心不跳。这几个操着北方口音的“赌神”被国家有关部门注意并录像，经查实确

定身份后，1999 年 7 月 2 日晚——碰巧也是星期五，三人被中纪委双规，9 月 29 日以涉嫌挪用公款、贪污等罪名被正式批捕。

然而从 1999 年 7 月到 2000 年 7 月，马向东的案子突然峰回路转：他的赌资不再是从沈阳财政挪用的款项，而是香港某富商给的零花钱。

2000 年 7 月 3 日，辽沈各大媒体公布了一条悬赏通缉令，沈阳市公安局悬赏 5 万元缉拿身为沈阳嘉阳集团董事长的刘涌，对刘的 4 名同伙也分别悬赏 2 万元和 1 万元缉拿。

2001 年 1 月 19 日，沈阳市公安局宣布，对以刘涌为首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的抓捕、审讯和调查取证工作已经结束，共抓获刘涌犯罪集团案涉案成员 45 名。公安局方面也坦承，已有 8 名警察被查出参与刘涌集团犯罪。关于刘涌案的卷宗高达 2 米多。

在沈阳市公安局的展板上，刘涌的累累罪行被概括为：暴敛钱财、不择手段，为非作歹、称霸一方、流氓成性、滥杀无辜、暴力抗法、偷税漏税，心狠手辣、凶残报复。

在很多认识刘涌的人看来，刘涌不是一个聪明人。“从刘涌的行为看，他甚至到最后都改不了地痞无赖的本色。”中国刑警学院犯罪学副教授商小平分析道，一直到 2000 年

被抓前，刘涌仍然经常亲自上阵砍杀，一点没有国外黑社会老大温文尔雅、笑里藏刀的样子。虽然刘涌懂得请一些港台明星到沈阳来搞商业策划，但像把刘德华这样的巨星请来唱歌他都敢不给钱。

为赢得人大代表选票，刘涌伙同有关部门伪造履历，隐瞒了被抓及取保候审的历史。主要表现一栏是大段的溢美之辞："刘涌将一个商场发展成为一个企业集团，安置就业人员300多人，为振兴和平区经济做出很大贡献"，"思想先进，作风正派，具备人民代表的资格"。

在沈阳，你会经常感觉自己生活在一座贫、富发展反差较大的城市。在市中心的和平和沈河区，聚集着所有的高档住宅、豪华酒店和购物中心，姑娘们的穿着一点都不比北京和大连逊色，车水马龙的大道上几乎找不到富康车，更不用说夏利之类的经济型轿车，在这里看见奔驰、宝马的机会要比在北京长安街上多得多。而大厂云集的铁西区，则被沈阳人戏称为沈阳最大的度假村——大家都歇着了。沈阳70万下岗职工的大部分都居住在这个39平方公里、75万人口的传统重工业区。记者乘车在那里转了一大圈，居然没有找到一座5层以上依然灯火通明的宾馆，甚至出租车司机到了夜里都不愿意往铁西去——他们害怕最后你找他要钱。

极端的两级分化，从来被认为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在同一个地区、同一时代，有贫、富的差别是正常的，因为只有落差，才能产生动力，但以刘涌之富与一般下层工人之贫二者很难构成比例。沈阳大地有的是优良传统的工人们，他们对生活没有更高的要求，只要求能有一个平安的社会环境和平安的生存环境，这丝毫不过分，就这一点点要求，刘涌也给惨无人性地剥夺了。

能“代表人民”的黑道老大

在一系列眩目的光环中，沈阳“黑道霸主”刘涌最看重的是人大代表头衔，把它印在名片最显眼位置，以此为金字招牌，借势编织关系网和保护伞。这个以打、砸、砍、杀等暴力手段滥伤无辜、暴敛钱财、酿成血案40余起的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头子，为什么能当上沈阳市人大代表?这其中有令人触目惊心的内幕。

刘涌交待说：“1995年取保候审放出来后，和平区劳动局副局长高明贤让我到劳动局下属的一个企业搞承包，得以继续经商。为了取得劳动局的关照，就给局领导送礼。1997年，局长凌德秀推荐我当上了和平区政协委员，年底我又找局领导帮忙，推荐我当市人大代表候选人，后来选上了。1997年、1998年春节前，我以过节看望为由，给几位局长各送去10万元作为酬谢。我想当人大代表，是为了

有政治生命，提高政治地位；我给领导送礼，是因为领导手中有权，遇到麻烦事好找他们帮忙，生意才能赚钱。"

目前黑社会性质集团非法聚敛大量财富后，会摇身一变，以"黑"护商，以商养"黑"，大肆行贿，寻求"保护伞"。这不仅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还腐蚀党政司法干部，侵蚀基层政权，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少数党政干部收取黑社会的"小利"，危害的却是人民群众、党和国家的"大利"。

沈阳市和平区人大主任郑阳介绍，刘涌是由区劳动局党总支推荐，成为和平选区的市人大代表候选人。据调查，这一推荐完全是由刘涌"干妈"、和平区劳动局党总支书记高明贤等人暗箱操作完成的。刘涌与高明贤个人关系甚密，认高作"干妈"，在区劳动局内人人皆知。和平区劳动局一名前任领导说："当时高明贤主抓党务和企业，包括我在内的局党组成员根本不知道是她决定推荐刘涌当人大代表的，她也没提交局党组和局党总支部班子讨论。"作为局党总支部副书记的吴璞说："我后来是按高明贤的要求，给刘涌的鉴定材料盖组织公章时才知道此事。"

在刘涌的市人大代表候选人登记表的正面记载："1986年～1994年中华商场，1994年～1997年底市百佳自选商场"。背面的溢美之辞是："刘涌将一个商场发展成为一个

企业集团，安置就业人员 300 多人，为振兴和平区经济做出很大贡献”，“思想先进，作风正派，具备人民代表的资格”。

天大的笑话，这个劣迹斑斑的杀人恶魔，靠着“生花”的妙笔，就能立地成佛、变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大代表，这岂止是荒唐？简是是邪恶势力和腐败势力对我们现行的民主制度的最大调侃和最直接的亵渎！

一名当时参加投票的区人大代表说：“当时我只是凭候选人登记表上的介绍来决定投谁的票，如果介绍材料真实写了刘涌的历史，我就不会选他。”

刘涌作为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公民，是有选举和被选举权的，但党组织在推荐人大代表时，本应当推荐那些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来当代表，而绝不能推荐像刘涌这样的黑社会犯罪集团的头目！在有 235 名代表参加投票选举的区人大会议上，刘涌以 194 票赞成票当选市人大代表。虚假的推荐材料欺骗了投票的代表。代表们如何才能辨别材料的真伪呢？

《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选举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用暴力、威胁、欺骗、贿赂等非法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应当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或者刑事处分。刘涌的候选人登记明显造假，有关人员的责任理应受到追究。

沈阳市公安局介绍，诸如暴力动迁中街大药房并砍伤员工事件、为非法垄断“云雾山”牌香烟的批发生意而将另一业户王永学打死事件、将市饮食服务公司总经理砍成重伤事件、砍伤技术监督局执法人员等一系列重大刑事案件，都是在刘涌当上人大代表后发生的。

当前有严密组织的黑恶势力发展蔓延加快，活动更加猖獗，犯罪能量更大。他们称霸一方，有的占据某些行业，非法垄断经营，攫取巨额不义之财；有的插手纠纷，包揽诉讼，横行一方；有的蔑视法律，公然以武力对抗执法机关。他们不仅对社会具有极强的破坏力，而且直接威胁到我国的基层政权。

刘涌曾说：“晚上一个电话，我就可以让某某领导到家里来，在沈阳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在公安局秘密立案时，某重要部门的负责人竟给公安局打来电话探风：“听说你们要收拾刘涌。据我了解，这个人不错啊！”

据调查，沈阳市有多名高层党政干部涉嫌与刘涌一案有牵连。实践证明，黑恶势力之所以在一个地方发展壮大，往往有关系网和保护伞的庇护。刘涌虽多次受到打击，但

由于刘家在当地罗织起一个庞大的关系网，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可说是呼风唤雨，达到最高境界了。而那些充当黑社会“保护伞”的人，对社会的危害性甚至于比黑社会集团更大，更具破坏性。如何冲破保护伞，打掉保护伞，是摆在打黑除恶斗争中最严峻的问题。

腐败和杀人越货，这是两把直抵社会心脏的利刃，它们一个是笑里藏刀，一个是穷凶极恶，对社会的危害、对人民的危害，都是那样巨大，那样不可估量。来自高层官员的物质行为，如果仅靠其道德方面、良知方面的所谓“软约束”，是很难保证大权在握时的廉正和清明。当法律被包容在道德之内的情况下，“丧尽天良”也许就与“安之若素”画上了等号。于是，一切贪污、索贿、受贿等似乎都是合法的、心安理得的。如果当法律的内涵大于道德、良知之时，人们便会清楚地看到，贪官与杀人越货的刘涌没有区别，甚至于比刘涌更令人憎恶、更让人在“该杀”之后再加四个字：“千刀万剐”。

对刘涌改判死缓的质疑

刘涌2000年7月被沈阳市公安局抓捕归案。沈阳市民欢庆刘涌犯罪集团被摧毁。

8月15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轰动全国的刘涌特大黑恶势力团伙案作出终审判决。犯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非法经营罪、行贿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妨碍公务罪等多项罪名，一审被判处死刑的“黑道霸主”刘涌，被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判决结果一出，质疑声迭起。由于辽宁高院没有对外公布其改判的详细理由，致使这起改判案件变得扑朔迷离。那么刘涌到底是怎样峰回路转的？是什么原因让法官在量刑中由死刑改为死缓？

当时辽宁高法的说法是：一审证据存在一些漏洞，改

判是审委会集体意见。

辽宁省高级法院的刘黎明女士，对由死刑改判死缓的原因解释说：原因主要是没有审慎地取证，一审证据存在一些漏洞，在法律上也有一些不细致的地方。

刘黎明强调，这次改判是公正的，不存在人为因素。对刘涌这个案件，法院的领导十分重视，有一位主管院长一直在负责此事，核准时由主管院长亲自看卷，证据核实严谨。从审判员、审判长、主管院长到审判委员会，前前后后要有20多个人，大家是经过充分讨论的。从硬件制约人为作弊方面，辽宁高院审判委员会在讨论案件时，都是在内部网上进行的，大家匿名在内部网上发表意见，这样就避免了以前当面讨论时，大家因有所顾虑、害怕打击报复而不敢畅所欲言的情况。可以说，对刘涌改判死缓的决定，是审判委员会的集体意见。

至于民间舆论的一些反应，刘黎明表示他们已经整理后上报最高人民法院。

辩护律师认为改判纠正了一审的错误和漏洞：刘涌没有直接参与命案；办案侦查中有逼供行为。

刘涌的辩护律师、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田文昌认为：刘涌案之所以改判，是在办案过程中有“逼供”行为；普通百姓之所以对刘涌改判义愤填膺，是因为被舆论

所误导，对真相缺乏全面了解。

为了提供佐证，田律师曾向媒体记者提供了一份《沈阳刘涌涉黑案专家论证意见书》。这份长达6页的意见书认为，"本案的证据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可能不构成黑社会犯罪。法律意见书是由14位一流法学家作出的，包括中国法学会诉讼研究会会长陈光中，以及王作富、陈兴良、王敏远等。

关于刑讯逼供，田文昌曾辩称，一审中没有认定刑讯逼供。在定案时，又把不真实的口供作为定案的依据，其中最关键的部分为刘涌是否涉及命案。刘涌没有直接参与命案，但他是否是幕后指使是其能否被判死刑的决定性因素。在预审时，参与命案的七八个人都说，是刘涌指使的。但在庭审时却全部否认，而且还有相反证据证明，刘涌不但没有指使，而且还对此表示反对。

有媒体记者提出，法院认定了刘涌在犯罪集团中首要分子的地位，刑法也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但在二审中，集团成员宋健飞被判死刑，并已执行，可作为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刘涌却为何被放一条生路？田文昌辩称，举一个例子：比如一个盗窃集团中的一个成员，在盗窃时，又猥亵妇女，那么这个集团的首犯就不应该为那个成员猥亵妇

女的行为负责。

至于律师是否在改判中起了关键作用，田文昌说，律师的作用只是一部分，还有司法机关的核实。辽宁省高院最后核实的事实比我了解得还要细致。我们找了负责看押刘涌的6名武警，他们都作了亲笔证词。而且为了慎重起见，我们每一份证词都是在公证处作的，每一份证词都是一份公证书。我们把这些证词交给法院，法院又一一核实，最后在法院的二审判决书中，有“本院经复核后认为，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在侦查过程中存在逼供情况”的字样。事实上，我认为这句话包含的意思正是改判的最主要的原因。

作为辩护律师，田文昌可谓忠于职守，兢兢业业，为了救刘涌一命，他曾给中央、最高法院、辽宁省委、辽宁省高级法院的有关领导写过很多信，反映有关问题，想通过正面反映情况寻求一种司法救济的手段。

沈阳警方对二审的结果表示：刑讯逼供是无中生有，对改判结果表示遗憾：一是改判没有法定的理由，二是改判给公安机关留了一个“刑讯逼供”的尾巴。

沈阳市公安局宣传处的王副处长说，这次辽宁高院的终审，“就我个人而言，作为在全国有重大影响、已经成形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案件，最后出现这种结果，是比较遗

憾的。"

同时，王副处长还针对“不能完全排除在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的可能性”的说法，对媒体说：“这是无中生有！说公安局刑讯逼供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中纪委也派人下来查过，但最后还不都是没有。再者说，如果真是公安人员刑讯逼供的话，案件的性质也就变了，刘涌早就出来了，一些公安干警也要受到处分。"

辽宁省人大代表们认为改判反响巨大，辽宁应有说法。

几位辽宁省人大代表当时对媒体透露，辽宁高院的改判酝酿已久，早在一审结束后不久，辽宁高院就认为刘涌应当改判。

二审开庭前的冬天，辽宁省几位人大代表曾就刘涌案件为什么迟迟没有结果询问过辽宁高院。因为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刘涌一案的二审判决，最迟应当在两个半月内作出。

在情况说明会上，辽宁高院来了两个正副庭长。根据他们的说法，刘涌的罪行应该不够死刑立即执行。他们当时解释说，公安局在审案时有逼供的情况，有两个站岗的武警战士看到了这种行为，被找到还写了证明材料。但据公安局的人说，那两个人恰恰是被开除回家的，因此怀恨

在心。

不过，当时省人大代表们认为，这两个庭长并不能完全代表辽宁高院的意思，高院还有坚持死刑的人。因为对刘涌案的处理，辽、沈有关领导一直有争论，有人同意现在的处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同意。

对刘涌的改判，在公检法内部的反应跟老百姓一样强烈。辽宁省检察院一些人也想不通，认为刘涌案已经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辽宁省应该给全国人民一个交待。

高法提审刘涌　体现法制进步

刘涌，沈阳嘉阳集团董事长，自1995年以来，先后勾结被告人宋健飞、吴静明、董铁岩等人为骨干成员，组成基本固定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非法持有枪支和管制刀具等作案工具，采取暴力、威胁等手段聚敛钱财，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群众，以商养黑，大肆进行欺行霸市、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猖狂进行非法经营、妨害公务、毁坏财物、行贿等严重破坏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的犯罪活动。

刘涌一案曾经过两次判决，2002年4月17日，刘涌及其手下宋健飞等人被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非法经营罪、故意毁坏财物罪、行贿罪、妨碍公务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等多项罪名一审判处死刑。1年零4个月后的2003年8月15日，

刘涌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近乎相同的罪名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决定，轰动全国的沈阳黑社会“刘涌案件”在辽宁锦州被提审，这是建国以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对一起普通刑事案件进行提审。

为何“提审”？

“本次审判将是1949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对一起普通刑事案件进行提审。”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刑事诉讼法学博士何兵认为，“在公众对刘涌一案的二审判决结果普遍表示质疑，并且二审判决书本身存在诸多难以解释的疑问时，最高人民法院适时提审该案，具有积极意义。”

何为提审？何兵博士解释，当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发现确有错误时，可以采取两个措施：一是指定再审，即指令下级法院重新审理；二是提审，即上级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亲自派出法官审理案件。虽然“提审”这一做法在法律中有明确规定，但实际执行中大多采取的是“指定再审”，而“提审”的方式极少使用。

最高人民法院对刘涌涉黑大案首次采用“提审”的方式，原因至少有以下两点：

原因一：该案二审判决受到社会各界强烈质疑，而这

种质疑有其合情合理的成分。

2003 年 8 月 15 日，刘涌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决结果出来后，舆论哗然，有人发表评论认为，“如果罪孽深重的刘涌都可以不死，那么死刑留给谁用?”

如此强烈的民众质疑直接动摇了法院威信，而法院是以威信为存在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提审”还法律以尊严就显得非常必要。

原因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不再适合再审刘涌一案。二审判决书认为，刘涌“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鉴于其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对其可不立即执行”。其中的“具体情况”包含哪些？判决书并没有给出解释。此外，判决书中出现“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这一模棱两可的说法。

对于辽宁高院判决书，有法律专家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公文式甚至通告式的判决书模式，使人们有理由对刘涌案的终审判决提出质疑：什么是本案的具体情况，为什么作出从轻改判等等。在现代法治社会，公民对于判决何以如是的理由的获知，是其司法知情权的重要体现，也是审判公开的必然要求。因为审判公开并不仅仅意味着判决书

的公开，而更重要的是判决理由的公开，论证过程的公开。一份公开发布但语焉不详、似是而非的判决书，同样可能意味着暗箱司法、秘密司法。对于这种判决书，人们是有权提出质疑的。如果公众对司法机关的公正性产生质疑，那么哪怕它作出怎样的判决都会有人怀疑，正如西方法谚所称“正义根植于信赖”。

虽然人人都说刘涌“该死”，但只有威严的法律，才能剥夺他的生命。作为法制国家，在法律面前刘涌也应当得到公平的对待，因此，法律界里传来不同的声音。

2003 年 8 月 15 日，刘涌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由死刑改判为死缓。不少认为刘涌死有余辜的民众愤然不解，而不少法律专家却对刘涌的改判表示赞同。政法大学教授王顺安认为，刘涌改判在法律上基于三点争议：

理由一，“可能刑讯逼供”影响判决。在刘涌的判决书上写道：“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这是促使刘涌改判最根本的一个理由。

刘涌的辩护律师田文昌说：“刘涌案和同案嫌疑人的案子有两个惊人的相似，预审的口供，所有的被告都惊人的相似，而在庭审中，所有的被告又都翻供，翻供的内容又惊人的相似，而翻供的内容又和预审的内容惊人的不一致。排除串供的可能，只可能是刑讯逼供。”王顺安教授说，在

刘涌案件中有刑讯逼供可能的情况下，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改判就是一种比较稳妥的做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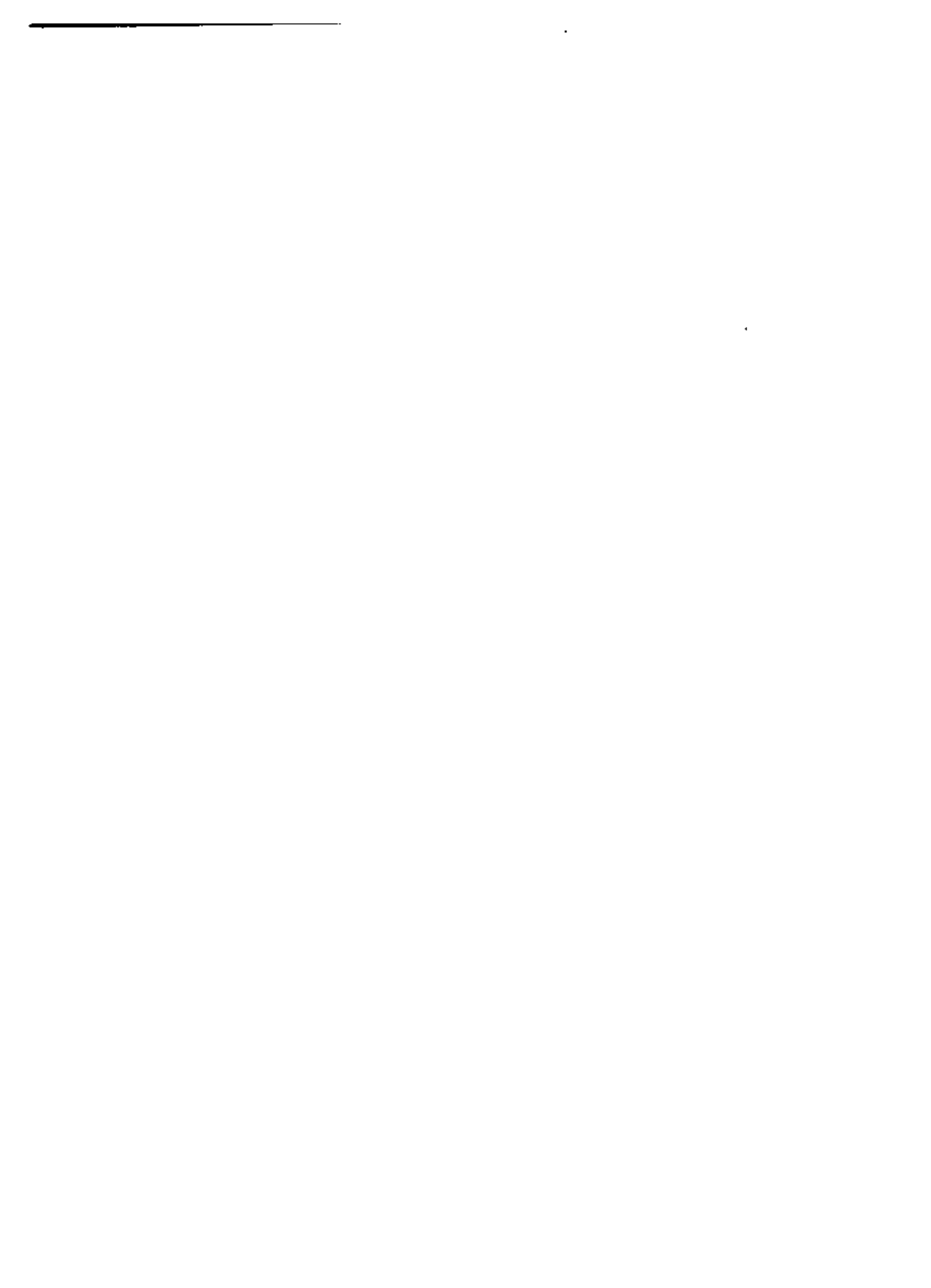
理由二，指使杀人没有证据。王顺安告诉记者，根据刑法，在集团犯罪中，黑社会头领要为其团伙的一切行为负全责。但是，仅仅作为黑社会老大并不等于一定要判死刑，要看在犯罪过程中是否有共同意志，而如果有，作为头目是要负全责的，这样打击才有道理。刘涌案中集团成员宋健飞因故意杀人被判死刑，并且已经执行。但是，作为头目的刘涌，没有相应证据证明刘涌指使他行事，因此罪不致死。

理由三，慎重考虑死刑。王顺安个人认为，一切判决还是要靠事实、靠证据说话。刘涌案许多罪行毕竟证据不是很充足。这个案件引出死刑要慎杀少杀的问题，这是一个全球的问题，也是一个刑法改革的问题。死刑毕竟是剥夺人的生命，生命是极为可贵的，死刑的行使应该慎重。在可能的范围内，应比现在控制得更严格一点。

从 2000 年 7 月刘涌案发到三年后刘涌被终审判决，公众对刘涌案的关注一刻也没有停止。来自民间的声音表达了这样一个愿望：强烈要求法官们能够遵循民意，落实正义，人们的行动实际是他们内心认定的正义价值的体现；而法律专家的意见则认为：本案的证据有颇多漏洞，在侦

查过程中可能存在法律严禁的逼供行为，缓刑是对人权的尊重，这才是超越了人主观意志的法律的正义。

对于提审，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何兵认为，不管结果如何，公众都有权知道刘涌被改判死缓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所谓“本案中的具体情况”到底是什么？只有将这些如实公布才能最终“以理服人”，可以说，刘涌案件的审判，直接关系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同时公众还希望在提审结束后，能看到一份让天下人信服的判决书；一份充分尊重法律精神和人民知情权的判决书。



附："杀人恶魔"张君覆灭纪实

为了钱财，从个体香烟批发店、大型商场黄金柜台到银行运钞车、经警的微型冲锋枪，他们无所不抢；从尖刀、自制短枪到军用手枪，他们无所不用；从农民、出租车司机到银行职员、公安干警，滥杀无辜，他们从不手软；从窝藏、帮助销毁罪证到非法买卖、运输、私藏枪支弹药，他们无所不为。

自称“职业劫匪”的张君，集狂妄、狡诈、凶残、卑鄙于一身。他常说：“谁挡我的财路，谁妨碍了我，我就消灭谁。”按照他蛮横的强盗逻辑，谁不把钱财拱手给他，就是挡了他的财路；谁不助纣为虐，就是妨碍了他。就这样，张君自己或指挥同伙用手中的枪，极为凶残地杀害了一个个“妨碍”他的民工、经警、个体户、清洁工、银行职员、商店营业员、出租车司机，即使连那些没有挡他财路的人，他也要残忍地“消灭”掉……

恶魔落网

曾经纠集数十人，拥有数十枝枪，作恶数省市，历时6

年，犯案十余起，杀死、杀伤近50人，抢劫现金、首饰价值600多万元；曾经自命不凡，定期拉着团伙成员苦练各种犯罪技能，公然叫嚣与警方斗狠；曾经狡诈如狐，屡屡逃脱警方追捕的渝湘鄂系列持枪杀人抢劫案主谋张君，于2000年9月19日，在其曾犯下5起重案的重庆市，被警方一举擒获。

血案激起民愤

在抓捕现场，长期狂妄的张君终于低下了头："重庆警方太厉害了，连0.1秒自杀的时间也不给我。"

不少犯罪分子认为：好人怕坏人，守法公民怕犯罪团伙。这也成为他们疯狂作案时的心理支柱。但在警方破获张君犯罪团伙的过程中，却始终伴随着刚烈的重庆市民如雷的呼声："怕他个龟儿子！与警察一起抓他！"

从1994年11月23日，张君及其同伙在重庆犯下第一件命案开始，重庆警方就成立了专案组开始侦查。在近6年的时间里，各界群众通过信访、打电话、向110和当地派出所报警等方式，主动向警方提供线索上万条，有的线索直接为破案提供了关键性的帮助。警方还利用大量的线索，连带破获了若干起刑事案件。

2000年6月19日，张君一伙抢劫重庆某银行储蓄所运

款车后，打死两人、打伤两人，抢走14万多元，酿成“6·19”血案，进一步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恨，专案组也加大了群访的力度，通过对驾驶员的调查访问，以及走访普通市民或群众主动提供，获悉了688条线索，其中重点线索163条。

一个市民深夜发现两个类似张君犯罪团伙成员的人，主动带路去抓捕；有一个目击证人在公安局做完笔录出来时，看到一个可疑的人，便跟踪到其落脚点，然后马上向警方报告。警方考虑其安全，让其秘密指认，但他却毫无惧色地直接带人来到现场。

“6·19”案发地附近的一个小商店老板最勇敢、最令人感动。当时她曾受到暴虐歹徒的持枪威胁，将歹徒看了个真切。后来，这个女老板放下店里的生意，连续数次到专案组指挥部协助描画歹徒的模拟画像，使警方得以尽快发出有案犯画像的通缉令。此后，公安机关每抓获一个嫌疑人员，她都要放下生意去帮助辨认。有一天，她在渝中区观音岩发现一个头戴棒球帽的人很像歹徒陈世清，这个曾受过死亡威胁的弱女子毅然暗中跟踪，并在寻机给公安机关打电话后继续跟踪。

“6·19”案发时，重庆市商业储运公司几名司机正在附近，目睹了张君等歹徒枪杀出租车司机的暴行。公司领

导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只要公安机关需要，随时配合，并相应调整这几名司机的工作。这几名司机提供了案犯形象，协助分析现场案犯人数、枪支情况和出租车司机与案犯的关系，公安机关据此得出的结论与张君被捕后的交待完全吻合。

一些在外地工作的重庆籍人或者到重庆的外地人也积极提供线索。有一个广州客商在重庆火车站准备返回时，发现两个人有点像张君和陈世清，他马上把电话打到了重庆市公安局。

狡诈凶悍老辣

一切邪恶的力量总是心存侥幸，高估自己与正义力量对抗的实力。以张君为首的这一破坏力极强的暴力犯罪团伙，也正是在使出浑身解数，与公安机关经过数载较量后，最终碰得头破血流，输得心服口服的。

张君团伙是名副其实的江洋大盗。张君对其团伙的自我吹嘘是：团伙规模一流，综合犯罪能力，尤其是主犯的个人犯罪能力在全国数一数二。公安部门评价说，张君团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犯罪手段最老辣，对社会造成危害最大的暴力犯罪团伙。

张君自己办有7张假身份证，在所活动的几个城市都

发展有多个死心塌地任其驱使的情妇，还发展有不少同伙和关系人。他总是谋定而后动，每次作案要花七成以上精力用在踩点、研究撤退计划、制定对付警方事后追捕的方案上，作案后，立即星散各地。这些都使他们屡屡逃脱法网。

张君及其同伙购买了大量枪支弹药，犯下的均是涉枪大案。他每年都要定期将骨干成员拉到深山老林搞训练，对新入伙的成员，他也要逼其杀人，背上命案，使其死心塌地卖命。对产生异心的同伙，他更是心狠手辣，立即铲除。

茫茫大海捞线索

6年来，重庆警方专案组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基础和技术工作。他们下四川、赴湖南寻找线索，几次到云南、广西、福建等地查找枪支的购买通道和黄金的销售渠道。2000年“6·19”案发后，重庆警方便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在全市排查常住和暂住人口150多万人，在6263名出租车驾驶员中进行了拉网式调查。他们还利用全自动指纹识别系统，比对指纹230多万组。

从“茫茫大海”中，警方“捞”出了一条条极其重要的线索。“6·19”案前，侦查已指向案犯：一正在服刑的

犯人供述，其前妻严敏曾与一个叫江平的湖南人姘居，这个湖南人身上可能有枪。而这个湖南人后来又抛弃了严敏，与另外一个女人结了婚。警方经过周密的分析，认为这个湖南人可能与此前的一系列重大持枪杀人抢劫案有关。遂决定周密布控。湖南常德"9·1"大案发生后，重庆警方马上判断这是渝湘鄂系列案的继续，重庆刑警第二天中午即赶到常德，经过分析，决定并案侦查。通过大量的信息沟通，两地警方确认，"9·1"案与此前重庆的5起大案均为一伙人所为，涪陵的江平有重大嫌疑！

2000年9月13日，李泽军交待有一叫"娟子"的女子跟张君关系密切，且已怀孕，在涪陵见过一次。在此基础上，重庆警方又经过两天时间，确认"娟子"即是重庆涪陵区福利院职工杨明燕，化名江平的湖南人又化名龙海力已与其结婚。龙海力就是张君！根据这条重要线索，重庆警方又展开了进一步排查，陆续发现了张君在重庆的其余关系人，并对其进行了全面布控。

张开正义之网

重庆是张君成立团伙以来重点经营的据点，有着多处窝点，便于其躲藏，狡猾又敢于冒险的张君很可能再来重庆。督办这一大案的公安部领导根据案侦工作进展情况的

分析，当即做出决策，将围捕匪首张君的主战场转移到重庆，并且派出两个局的领导亲临重庆，与重庆市公安负责人共同指挥。

至此，一张密不透风的正义之网已在重庆张开，只等张君自投罗网！

张君仓皇逃出湖南，在广州短暂停留几个小时后，果然冒险来到了重庆，并直扑其在涪陵的“家”。重庆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陈邦国，副局长文强等几十人从9月13日起神秘“失踪”了6天，将指挥部摆到了离重庆主城区100多公里的涪陵区。布控几天后，仍不见张君踪影，指挥部决定秘捕杨明燕及张君在涪陵的其他关系人，敲山震虎，引蛇出洞，逼张君与其他关系人联系。张君果然中计，与在主城区的关系人联系，准备钱、物、武器预谋逃离重庆。指挥部准确掌握了其行踪，迅即决定，指挥部移回主城区，张网以待张君。

2000年9月19日晚上8时，正在向重庆市委书记贺国强、市委副书记王鸿举汇报案情的公安部门负责人，又得到一条极其重要的线索：张君即将与其情妇全泓燕在“上次下雨的地方”见面。警方经过对掌握信息的分析，果断决定在渝中区观音岩、南纪门等两个地点严密布控，一举捕获匪首张君及其在重庆的同伙和关系人。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被捕后的张君哀叹："我们斗不过警方。"

五桩血案天理难容

张君一伙一桩桩令人发指的罪行，种种反人性的观念和行为，均极大地违背了文明这个人类共有的天理。且不算其在全国其他地方犯下的罪行，仅在重庆市作下的5桩血案，便令人义愤填膺！

1994年11月23日，张君在江北区农贸市场一公厕内枪杀1名进城卖挂面的男子，抢走现金约6000元；1995年1月25日，与其同伙在渝中区尾随一名从储蓄所取款的包工头，将其打死后抢走现金5万元；1995年12月22日，在沙坪坝区友谊商店抢走价值60多万元的黄金首饰，并向拥挤的人群开了6枪，当场打死商场员工1人，打伤顾客两人；1996年12月25日，在上海第一百货商店重庆分店抢劫价值70万元黄金首饰，枪伤3人；2000年6月19日，在渝中区陕西路抢劫某银行运款车，当场打死1名女出纳和1名出租车司机，打伤两名押款保安，抢得14万元……

以张君为首的持枪杀人抢劫团伙，其人性的泯灭还表现在极端的利己主义、残忍与道德沦丧上。张君1994年在云南边境买到了第一枝枪，这个杀人恶魔仅仅为了试一

下手中的枪是否灵验，便信手枪杀了两个无辜的青年妇女，他对此的解释是：有时候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杀人是不可避免的。1994年11月，他在重庆作的第一件重案，就是枪杀了一个进城卖挂面，身上的6000元钱每一分都浸着汗水的农民。他对此的解释是：人跟动物一样，我身上没钱了，我要生存，我手上又有枪，就这么简单。他曾经亲手杀死过一个被他误伤的同伙，只因为怕他连累自己，他的解释是：我这个人不讲义气，只讲生存原则，对我有利的我就要做，对我不利的我就要除掉。他在几个地方的多处窝点都有自己的情妇，他的解释是：我每到一个城市都有女人，我对她们没有爱，只是利用，我选她们都是为了我的生存。

这就是张君一伙的生存哲学，一种反人类、反道德的生存哲学。然而天理不容，死期至矣！

兵不血刃的瞬间

最后的较量只是一个兵不血刃的瞬间——2000年9月19日晚21时50分，山城重庆灯火辉煌。地处观音岩的市外科医院附近路口，一个身着蓝色圆领衫的男子慢慢走过来，确定没人注意后，闪身走向暗处，与在此等候的一个女人小声说了几句话，接过对方手中的旅行包，转身欲走。

说时迟那时快，三名便衣刑警闪电一般从暗处飞出，眨眼之间将这名男子扑倒在地。这名男子，正是狡猾狠毒的张君！

此时，张君的右手已抓到腋下子弹上膛的手枪，他身上还携带一枚手榴弹和178发子弹……

当晚，其在重庆的团伙成员和重要关系人共13人也一网归案。警方还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整个抓捕过程，警方未费一枪一弹，未伤一兵一卒。

庭审纪实

张君、李泽军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于2001年4月21日分别在重庆市、湖南省常德市进行一审宣判。张君、李泽军、陈世清、秦直碧等14名同伙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他4人被分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暴力集团犯罪案。

从1991年6月至2000年9月间，张君单独或组织指挥其同伙在重庆、湖南、湖北等地公然持枪持械抢劫杀人，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重大、特大刑事案件，共有28人死于他们的枪械之下，有价值536余万

元的国家和人民财物落入了他们魔爪。面对法律的宣判，这伙曾经不可一世的魔鬼垂下了他们罪恶的脑袋。

血泪控诉　民皆曰杀

2001年4月14日，张君、李泽军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分别在重庆、常德两地同时开始公开审理。

"杀人魔王"张君和他的10名同伙被押上法庭。在常德，李泽军等7人也被押上了被告席，接受法律的审判。

庄严的法庭上，公诉人宣读厚46页、多达2万余字的起诉书，在长达一个半小时内历数了张君及其同伙犯下的累累罪状：

为了钱财，从个体香烟批发店、大型商场黄金柜台到银行运钞车、经警的微型冲锋枪，他们无所不抢；从尖刀、自制短枪到军用手枪，他们无所不用；从农民、出租车司机到银行职员、公安干警，他们滥杀无辜，从不手软；从窝藏、帮助销毁罪证到非法买卖、运输、私藏枪支弹药，他们无所不为。张君纠合秦直碧、全泓燕、李泽军、陈世清、赵正洪、严若明等为实施共同犯罪而组成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大肆进行有组织、有预谋的抢劫、故意杀人犯罪活动，构成了抢劫罪、故意杀人罪、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抢劫枪支弹药罪、非法私藏枪支弹药罪……情节、后

果特别严重。

最触目惊心的是长达5页的被害身亡者名单。28个曾经鲜活的生命，如今变成了一个个沉重的黑色铅字，压在人们的心头。他们年龄多在二三十岁左右，其中有家庭经济顶梁柱的出租车司机，有从偏远山村进城打工的农民，有满怀希望即将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有父母疼爱的独子，女儿心中的慈父，妻子深爱的丈夫……

张君及其犯罪集团的暴行，给多少受害人家庭造成巨大不幸，又在多少死者亲人心中留下了永久的伤痛！

当公诉人念到"被害人张劲，女，时年29岁"时，旁听席上，69岁的重庆老人张德贵泪水夺眶而出。他的女儿、重庆市商业银行职员张劲，1999年6月19日在同两名保安人员押款行走途中，被张君指挥同伙李泽军、陈世清残忍地开枪杀死，抢走她抱在胸前装有14万余元的提包。爱女遽然离开以后，老人常常后半夜醒来想起"最孝顺的女儿"，眼泪不知不觉地打湿了枕巾。张德贵在家中一直供放着女儿的灵位，每天清早都要用布轻轻擦拭女儿的遗照。

在古城常德，李菊梅旁听时听到丈夫肖卫东的名字，心脏犹如被针刺了一样。肖卫东是常德市农业银行经警，1999年9月1日，他押送的运钞车遭张君、李泽军、陈世清、赵正洪抢劫，33岁的肖卫东身中5弹身亡，抛下了没

有工作的妻子和正念小学的8岁女儿。开庭那天清晨，女儿含着热泪拿着自己画的爸爸素描像站在法院门前，她轻轻呼唤爸爸，想唤醒爸爸看看这伙恶魔的下场。李菊梅愤怒地说："即使把张君一伙枪毙，也不解我心头之恨。他们的贱命哪能抵偿得了我丈夫的生命？"

铁证如山，使张君及其同伙的凶残与狡诈大白于天下，无处遁形。无论是在造成2死2伤的重庆"6·19"抢劫银行杀人案，还是导致7死5伤的常德"9·1"抢劫运钞车杀人案，张君犯罪集团都公然选择在光天化日之下、闹市区进行持枪抢劫杀人。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方，发生如此特大刑事案件，不仅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而且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张君、李泽军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件的审理和宣判，成为重庆、常德两地百姓关注和议论的热门话题。人们用满腔的义愤"审判"这伙灭绝人性的鬼魅。

根据公正的法律，人民有权利要求犯罪者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法律应当给予他们适当的、包括最严厉的刑事处罚，这是正义的呼声、人民的心言。

色厉内荏　不堪一击

庄严的法庭上，神圣的国徽下，是正义对邪恶的审判，

是正义对邪恶最严厉的惩罚。

被押上法庭时，张君还故作镇静，偏着脑袋。当看到旁听席上投来一个个无言愤怒的目光，他的眼睛顿时黯淡无光。在庭审中，他除了供述、狡辩外，常常垂眼低头，神思恍惚地瘫坐在被告席上。

面对一桩桩血案、一件件铁证、一个个控诉，张君无动于衷，不是翻着白眼不吭声，就是有气无力表示对指控"没有异议"。这个杀人魔王自知罪孽深重，拒绝律师为他辩护。

张君那丑恶的灵魂不时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我是看所有人的钱都想抢。"一语道出了他那贪婪、自私、暴戾的本性，以及对社会充满强烈的仇视、报复心理。正是这种本性和心理，驱使着张君疯狂地抢劫、杀人，同时也驱使着他迅速走向最终的灭亡。

自称"职业劫匪"的张君，集狂妄、狡诈、凶残、卑鄙于一身。他常说："谁挡我的财路，谁妨碍了我，我就消灭谁。"按照他蛮横的强盗逻辑，谁不把钱财拱手给他，就是挡了他的财路；谁不助纣为虐，就是妨碍了他。就这样，张君自己或指挥同伙用手中的枪，极为凶残地杀害了一个个"妨碍"他的民工、经警、个体户、清洁工、银行职员、商店营业员、出租车司机，即使连那些没有挡他财路的人，

他也要残忍地“消灭”掉。31岁农民彭成辉在长沙城寻找工作，被张君骗到外地一个山头，让全泓燕练习手枪射击，最终惨遭杀害。

苍蝇逐臭，自古而然。同张君一样，其犯罪集团成员都是一伙良知泯灭、道德沦丧、极度贪婪、仇视社会的魑魅魍魉。李泽军、陈世清、赵正洪、严若明利欲熏心，不遗余力地为张君效命，持枪持械大肆抢劫，滥杀无辜，血债累累。秦直碧、全泓燕是张君犯罪集团的两名女干将，她们直接参与抢劫杀人，非法运输、私藏枪支弹药，死心塌地为张君效力。

在张君及其同伙张狂的外表下，是极度恐惧、紧张、虚弱的内心世界。不论走路、吃饭、看电视，张君一天到晚都握着裤兜里的手枪，提心吊胆过日子。每次作案，他都精心组织，精心策划，选择好逃跑路线，但他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一个疯子，带着一群笨蛋，迟早要被消灭掉。

当这一天来临时，张君一伙在人民警察的铁拳下显得不堪一击。

李泽军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冷血动物”，在抢劫常德市农行运钞车时向一名经警头部连开7枪，其凶残令人发指。当站在法庭上，他目光呆滞，两腿微颤，回答讯问的声音

细弱游丝。秦直碧曾女扮男装，同张君一起抢劫金店，后又参与犯罪集团抢劫作案3次，抢劫中致4人死亡，她为张君、更为金钱不惜孤注一掷。但在法庭上，她哭丧着脸，哀求宽恕，已全无往日的匪气。

在法律面前，骄横的张君一伙不得不低头认罪服法。在进行自我辩护时，张君说：“给我这样的人处以极刑，我心服口服。”李泽军承认“自己罪恶滔天，罪不可赦”；陈世清哀叹“我的所作所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为自己辩护得了的”；严若明无奈地表示“自己应当承担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

多行不义必自毙，用在张君一伙身上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同仇敌忾　正气弘扬

对张君暴力犯罪集团的审判，昭示了这样一个铁的事实：人民决不容许黑恶势力猖獗横行。

在侦破张君、李泽军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件中，公安机关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重庆“6·19”抢劫杀人案发生后，许多市民向公安机关提供了688条线索，其中重点线索163条。常德“9·1”抢劫运钞车杀人案侦查中，公安机关接获群众举报线索1万余条、举报信81封，接待

反映情况的群众185人次。上海第一百货重庆店黄金屋被抢后，几名现场目击群众积极提供犯罪嫌疑人的特征，不计报酬地跟随专案组作辨认工作长达几个月，终于在案发前的录像中发现了可疑对象。破案后证明，这个可疑者就是案犯之一严若明。

有了人民群众这个坚强后盾，公安机关犹如神助，侦破工作捷报频传：2000年9月5日，李泽军、赵正洪在湖南益阳落网；9月19日，张君在重庆被抓获归案；10月7日，走投无路的陈世清束手就擒……短短的30多天内，公安机关不费一枪一弹，将张君暴力犯罪集团成员一网打尽，缴获全部枪支弹药。同时，一批向张君非法出售枪支弹药、包庇窝藏的罪犯也纷纷落入法网。这一切显示出公安机关除恶务尽、不留后患的决心和能力。

恶魔被擒，山城重庆、古城常德响起了欢庆锣鼓，广大群众莫不拍手称快。被害人的亲属更是悲喜交加。重庆个体经营者王礼明被劫遇害身亡已过去了6年，其妻得知消息后泪如泉涌，她哭喊着："礼明啊，杀你的凶手抓到了。6年了，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你若在九泉之下有知的话，就闭眼安息吧。"

正义的审判将张君一伙永远钉在了为人类所不齿的耻辱柱上，这是法律的胜利、正义的胜利、人民的胜利，对

全国范围内开展声势浩大的“严打”斗争势必起到鼓舞士气、振奋人心作用。张君犯罪集团组织严密，成员相对固定，作案分工明确，拥有大量杀伤性武器弹药，具有强烈的暴力性和反社会性。如不及时打掉，这伙犯罪分子还准备到其他城市制造更多、更大的血案。分析张君犯罪集团形成过程，不难发现他们由个体单独作案到一般团伙作案再到形成集团共同作案。这说明：对那些乡霸、市霸、路霸，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必须及早、坚决、果断地消灭；如果任其发展，必将对社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对待像张君这样的犯罪团伙，必须做到发现早、解决快，把他们消灭在萌芽状态。

张君犯罪集团的彻底覆灭，再次证明：正义的力量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绝望中的垂死挣扎

从 2001 年 4 月 21 日重庆市第--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后，张君便感到了末日的到来。他情绪特别消沉，神情沮丧，很少说话。几次，张君深更半夜从熟睡中突然翻身坐起来，头上冒出大颗大颗的冷汗，而且低声抽泣。他说，噩梦经常缠绕着他，让他不得安宁。

一审判决下来后，张君没有上诉。他告诉提审他的民

警：我的罪行足可以枪毙120次。

但是，生性不安分的张君仍然在作垂死挣扎。好几次，他都想给看守所制造麻烦。他用语言试探看守民警：我反正都是要被枪毙的人了，你们何必还费那么多的精力这么严密的看管我？每次提审他，他都要东张西望，四处观察地形。

特别是5月19日下午法院给他送达二审传票时，张君似乎感觉到末日更加临近。他问看守所所长刘泽伦："我是不是要'走'了?"

5月19日晚，与往常一样，张君在监舍中吃完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顿晚餐。为了确保对张君监管的万无一失，张君没有从最后的晚餐中意识到什么。按照监规，晚上10时30分，张君准时睡觉。

张君真正知道末日的到来是在5月20日早晨7时20分。当手持警绳的法警出现在张君面前时，刚刚吃完一盒方便面的他终于明白了法警为什么不是给他戴手铐而是上警绳。监管总队总队长钱永培回忆说，张君看到法警时，脸色陡然变色，在绝望中进行着垂死挣扎，"哎哟、哎哟"的叫唤声不断。张君一阵大声哀鸣后，走路都无力，还是法警和武警战士将他连拉带扶地送上了刑车。

"我这个人就像毒瘤"

张君感慨：民警没有给他任何一丝脱逃的机会！我只是一个土匪、草莽。我这个人就像毒瘤，谁沾上谁就死路一条。他这样理解同伙的无知和愚昧：是他们的贪婪，让这些人最终成为我的殉葬品。我这个人是个悲剧，我太自不量力了！太自不量力了！一个人与社会、与政府作对，就是今天这个结局，而且最终也是这样的结局。

张君说，因为他的罪恶，给不少无辜者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的而且是永远也无法弥补的伤害。张君说，如果不是重庆公安将他抓获，不知还要做出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来。他感谢重庆公安将他抓获，让他有机会在法庭上向无辜受害者的亲人说一声对不起。

离开看守所时，张君意识到他不可能再回到看守所，大声高喊感谢看守所给他吃方便面。并且告诉民警，他对不起杨明燕一家人，对不起被他拉下水的同伙，特别是对不起今天为他陪葬的人。

血债累累：魔手触及的地方，一片血光

张君，是一个历史上少见的悍匪，自从他走上了嗜血生涯的那一刻开始，人性就已不复存在了。在他的枪口下，倒下了许多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在魔手可触及的地方，能见到的，只是一片血光。他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惨案，其残忍程度为世所罕见。

“武广劫案”

1998年11月，李泽军、陈世清、赵正红、王雨在张君的组织下，预谋抢劫武汉广场黄金柜，并先后前往武汉广场熟悉周围街道地形。此后，张君与李泽军等4人在常德桃林宾馆客房内策划抢劫方案。而此前一个月，张君则安排其情妇秦直碧在武汉广场附近的精武路44号以开火锅店为名租房，作为犯罪窝点。

当年底，李泽军、陈世清、赵正红在张君的组织下，再次住进桃林宾馆，策划抢劫武广之事。在张君的安排下，李泽军、陈世清、赵正红先后购回了布袋、手套、面罩、假发、撬杠等作案工具，并分工由张君与赵正红负责持枪

驱散人群，李泽军负责持撬杠将首饰柜撬开，陈世清负责将黄金饰品装入袋中。张君规定作案必须在一分半钟内完成。

1999年1月3日，李泽军、陈世清、赵正红按照张君指令，赶往武汉与先期到达的张君会合。1月4日晚7时许，四人分持五四式手枪及其他作案工具，乘坐张君骗租的鄂AX1685红色富康出租车，行至武广西侧5号门前，李、陈、赵三人蒙面持枪挟持司机丁正强闯入武广后，丁正强趁机逃脱。

李泽军和陈世清翻入黄金饰品柜，李泽军持撬杠将柜台及收银台门锁撬开，陈世清将盛有黄金饰品的盘子端出。张君和赵正红持枪冲到柜台旁，一边警戒，一边将盛有首饰的盘子装入事先准备的布袋中。张君、李泽军、陈世清、赵正红分别提着布袋前后紧随，逃出武汉广场。他们准备乘先前抢得的富康车逃离现场时，被武汉市公安局巡警大队民警方亮、陈胜琪截住。为抗拒抓捕，张君、李泽军、赵正红向民警开枪射击，将方亮、陈胜琪击伤。

在抢劫过程中，他们还开枪击伤了保安员张波及行人刘晓兵、孙建国，并致现场附近民工王小明死亡。四人驾车逃离现场后，途中又劫换另一辆牌号为鄂AT8191的富康出租车，张君开枪将该车司机张昆打伤。

当晚，张君携所抢黄金饰品潜逃至秦直碧的火锅店中，又安排情妇杨明燕借购物之名去武广探听消息。此次，张君等4人共抢得现金3.3万元，黄金饰品2万余克，价值260余万元。张君将所抢黄金饰品销赃后，分给李泽军3万元，陈世清8万元，赵正红6万元。

张君团伙抢劫武广的过程中还有如下鲜为人知的细节：

1998年11月，张君将李泽军、陈世清、赵正红、王雨等人召集到常德桃林宾馆后，便摊出一幅武汉地图，指着上面的一个小点对四人说，他决定到武汉广场抢劫黄金饰品柜，并让王雨随他到汉，让王雨独自去武广一楼踩点。

1999年1月2日，张君打电话让李泽军、陈世清、赵正红三人赶到武汉。三人于1月3日到汉后，住进了张君为他们预订的亚洲大酒店对面的一家招待所，张君则自己住在另一个地方。

1月4日下午，三个人到利济路与张君会合后，拦住了一辆出租车。张君上车后对司机说："我们要到武汉广场执行一项任务，要抓坏人，请你配合我们。"车快到武广时，他们四人便戴上了面罩。

赵正红刚进武汉广场，便对保安开了一枪，然后又对着门口的卷闸门顶上开了一枪，接着武广内便看不到一个

人了。但他在逃离时，却将那支把上缠着铜丝的枪掉在了现场。张君原本要分给他10万元赃款的，为此扣下了4万元。

无辜行长　喋血家宅

张君与许军是安乡县三中读初中时的同学，张君从郴州少管所关了3年回来后，许军已是安福乡信用社的职工了，张君曾找他贷了2000元钱做皮鞋生意，1989年许军参军在广州当了3年通讯兵，1991年转业后，又回到了安乡县农行工作。重庆朝天门案之后，张君回到了常德，不久又回到了安乡，将从益阳买回的几条猎枪藏在许军家。许军在农行上班，开始担任一乡信用社主任，后来由于他父亲与行长胡梦廉关系紧张，其主任职务被胡梦廉撤了。由此，许军对胡梦廉恨之入骨。开始张君准备搞国土局某人，许军建议要搞就搞胡梦廉，并说胡梦廉在海南炒地皮发了大财，并还计划抢农业银行的金库，许军将农业银行金库的位置、值班经警的人员布置、地点，都详详细细地画了一张草图。为此，赵正洪、李泽军、陈世清等人按张君的吩咐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氧割技术训练，并反复研究出了几套打开金库铁门的计划方案，其中有一方案为割不开，就用炸药炸开它，准备在八九月份时机一成熟就动

手。在安乡和常德动手，均遭到过陈世清、李泽军的异议。他们认为，“兔子吃不得窝边草”，但被张君挡了回去。

由于没有对农业银行金库下手的机会，许军告诉张君：“胡梦廉的钱多得很，在海南炒地皮赚了大钱不说，光他儿子结婚收人情钱都收了几十万，胡梦廉家底恐怕不下于500多万。”于是，张君和许军就开始多次密谋，研究抢劫胡梦廉。许军将胡的家庭住址、住宅电话、手机号码和他平时的喜乐爱好统统详细地告诉了张君。8月15日晚，许军按计划打探到胡梦廉回到了家，便打电话通知了张君，并由许军给胡打了一个电话骗开门，张君进入屋内，当即拔出手枪逼胡交出钱，胡说没有钱，张君等将他夫妻俩捆了起来，并打开保险柜搜出了三张存单，一共有40多万元，并逼胡说出了密码。第二天，李泽军按存单上的名字乘飞机到深圳买了假身份证，结果密码是错的，钱没有取到手。当晚，张君将胡梦廉夫妻用车拖到了津市市保河堤镇不远的一块棉花地里，开枪杀死他们，并又连夜将尸体拖到了鼎城区豪口河滩上埋了。杀了胡梦廉夫妻却没有弄到钱，张君一伙就决定抢劫常德农行江北分理处了！由此制造了“9．1”特大抢劫杀人案。

坠入深渊："重庆情妇帮"的毁灭

张君及其团伙6年中在重庆、湖南、湖北共杀死26人，抢劫600余万元财物。这当中，重庆的4个女人成了其疯狂犯罪的无耻帮凶。张君在归案后说：他从来没有爱过她们，她们只是他的作案工具和泄欲对象。这四个女人却死心塌地地跟着张君，一步步走向万劫不复的犯罪深渊！

罪大恶极

在张君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中有四个张君的情妇，或替张君窝藏、提供枪械，或为张君销赃，或直接参与抢劫杀人案，同张君一样罪大恶极。

秦直碧是张君较早在重庆结识的女人之一，他们是通过渝中区某婚姻介绍所于1993年认识的。当时秦直碧43岁，张君才27岁，但两人出于不同的目的很快火热地"绞"在了一起，并开始同居。张君把一系列抢劫的经历告诉了秦直碧，以此威胁秦下水。秦直碧被逼直接参与了1995年12月22日的友谊华侨商店沙坪坝分店抢劫杀人案，此前被怀疑女扮男装的便是秦直碧。此后又参与了"武广"

杀人案的踩点。“6·19”案后，秦直碧帮张君转移赃款到涪陵。

严敏是张君1994年流窜到云南时在歌舞厅认识的坐台小姐。严敏用自己坐台赚的钱资助张君买了一把“五四”式手枪，这成为以后两起血案的作案工具。严敏还把自己在涪陵的地址留给了张君。张君在渝犯下第一桩抢劫案后与严敏在沙坪坝租房同居。1995年1月25日，张君与严敏在渝中区和平路将一取款出来的包工头枪杀，并劫走现金5万元。

杨明燕是张君1996年在歌舞厅认识的。当时张君还在与严敏同居，此时便抛弃了严敏，用“龙海力”的化名与杨结了婚，并于2001年4月26日生下一女。杨明燕曾多次帮张君转移赃款，“6·19”案件后，杨又积极为张君转移枪支弹药，这为以后张实施常德抢劫案准备了条件。

全鸿燕是张君1998年在出租车上认识的。张君为了使全鸿燕死心踏地地跟着他，携带全鸿燕至湖南参与了血案。

张君之所以在重庆能作案达五起之多，又能经常潜伏在重庆，都是因为有这四个女人在帮忙。不过，张君此次能在重庆落网，也幸亏其中的杨明燕引出了张君，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泡上的"坐台小姐"

1994年张君为购买黑枪专程来到中越边境，偷渡去了越南，被当地警方抓住，后被遣返回来。在收容所里，他趁看守人员不注意而脱逃。在途中，穷困潦倒的他把一个做服装生意的人用铁锤砸死，抢走其身上的6000元钱，后逃到云南开远市。

在开远市一家夜总会，张君结识了一个来自重庆涪陵的名叫严敏的坐台小姐。张君自称江平，出手大方，甜言蜜语，并称自己是做生意的，经常在外跑。严敏当晚便随张君来到下榻的宾馆里，一住好几天。

几天后，张君想到外面去买枪，于是提出与严敏告别。严敏将自己在重庆涪陵区的住地告诉了张君，让他办完事后一定来涪陵找她。

其时，严敏已32岁，并离过婚。张君见严敏依依难舍，便称他把生意上的事忙完了就去涪陵找她。他还说，自己钱带得不多，问严敏能不能借点给他。严敏没多想便掏出几千元钱给了他，并说她过几天就回去等他。

张君拿着这笔钱去买了一枝"五四"式军用手枪和一些子弹，然后在开远一带待了几天。这期间，他在开远至平远街交界处，将刚认识不久的两名三陪小姐用枪杀害。

两条生命便成为张君试枪的“试验品”。

一个月后，张君果然在涪陵找到了严敏。住了一段时间后，二人又一起来到重庆市沙坪坝区租了一间房。

张君、严敏二人都没工作，为了避免坐吃山空，1994年11月23日，张君独自一人来到重庆江北区农贸市场，尾随一卖挂面的农民到公厕内，开枪将其杀死，抢走其身上的6000元钱逃离，这是渝湘鄂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的首案。这点钱很快被二人用完，他们又开始寻觅起另外的办法。1995年1月25日，两人经过策划，由严敏伪冒存款顾客来到渝中区一家储蓄所内，观察取款情况。当发现铜梁县一建筑包工头从柜台的服务员手里接过5万元钱时，她悄悄溜出储蓄所，告诉张君。张便尾随其来到和平路，开枪将这个包工头打死，而后抢走5万元现金，严敏因此分得5000元。

后来，就在严敏爱张君爱得如痴如狂时，张君却勾上了一个叫杨明燕的女人。严敏十分愤怒，产生了报复张君的想法。她找到一个叫张某的人，让其到公安局去告发张君有一把手枪和子弹，如果这样，她就与他结婚。张某对张君的为人凶残有所了解而没敢去告发。之后，严敏的前夫李某因为绑架敲诈勒索而进了看守所。重庆朝天门的“6·19”抢劫杀人案发生以后，涪陵区公安机关在对在押人

员开展坦白检举攻势时，李某检举揭发了严敏告诉过他的张君涉枪情况。专案侦查员找到严敏印证时，严敏一口否认："哪里看到过啥子枪哟，我那是哄李某那个猪脑壳的，没得那些事。"

猖狂的秦直碧

在张君交往的众多女人中，秦直碧不仅年龄最大，而且还多次参与张君团伙犯罪。

就在张君与严敏情如夫妻时，1994年下半年张君又与已离婚多年的秦直碧相识了。秦直碧的外表并不吸引张君。可在交谈中，张君发现秦直碧是一个头脑简单、但胆子却大得出奇的女人。他知道这样的女人今后可以成为帮手，便与她"耍起了朋友"。情欲将秦直碧绑上了犯罪的魔鬼列车。

1995年底，张君经过踩点和反复观察，决定对重庆友谊华侨股份公司沙坪坝分店的黄金屋实施抢劫。在找帮手时，他很自然地想到了"秦姐"，他将计划告诉了她。秦一听顿时吓了一跳。

当秦直碧流露出不想干的念头时，张君露出了他狰狞的本性："这事我已经给你讲了，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已经由不得你了。"

1995年12月22日晚6时30分，一身男人装扮，戴着棒球帽的秦直碧与张君同时出现在友谊华侨股份有限公司沙坪坝分店的黄金屋。按事先的分工，张君持枪威逼柜台内的营业员，秦直碧负责持锤子砸烂柜台玻璃，将里边的黄金饰品连同托盘一起装入带去的编织袋内。可在这以前从未犯过罪的秦直碧，在张君拔枪威胁并开枪击中正呼喊的清洁女工后，她拿着锤子的手不停地哆嗦，有块玻璃竟然敲了两三下也没敲烂，在一旁的张君着急了，冲上前去夺过秦手中的锤子，几下子，就将柜台玻璃砸得稀烂，秦随后上前将里边的黄金首饰和托盘一古脑儿地装进编织袋，并在张君的掩护下，乘坐摩托车逃离。

1996年年底，在张君策划抢劫上海第一百货公司重庆店黄金屋前，张君又想到了让“秦姐”做帮手，秦一听又让她亲自去参与抢劫，便借故想推脱，张君鉴于她上次的表现，也没有勉强她，但约定，抢完之后回她这儿来，秦直碧满口答应。

果然，张君与同伙严若明在抢劫62万多元的黄金饰品后，分头而逃，张君按照事先踩好的路线，以最快的速度逃到了秦直碧的家中，共同清理了赃物，然后在秦直碧家住了几天，秦直碧为他买报纸和观察动静。在张君觉得风平浪静后，便提着装满黄金的包回到湖南。

1998年的10月份，为了实施一个更大的阴谋，张君给了秦直碧3万元，让她到武汉去开一家火锅店，并称赚了钱我一分不要你的，赔了钱，3万元我也不让你还。于是，秦直碧在武汉租了间门面开了火锅店。

1999年初，张君带着杨明燕窜至武汉，来到秦直碧的火锅店住下，并以甜言蜜语和金钱利诱哄得两女人"和平相处"。1月4日傍晚，武汉广场价值400多万的黄金首饰被张君、李泽军、陈世清、王雨洗劫一空。作案后几人驾车逃脱警方追捕。而后，张君提着抢来的黄金饰品回到秦直碧的火锅店内。

随后，张君在秦直碧的店里住了好几天，看着电视里的警察们在通往外市的公路上设卡盘查过往车辆。待张君觉得相对平静后，便带着杨明燕，提着抢来的黄金首饰离开了武汉。

匪首的得力帮凶

1996年在张君与严敏、秦直碧等多个女人周旋时，又在涪陵一家夜总会认识了杨明燕，并迅速黏到了一起。他以龙海力的假名，于1996年在涪陵与杨办理了结婚手续。当她后来知道了张君的底细后，并未迷途知返，而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条路走到黑。1999年初，当听说张君

准备去武汉抢劫金店时，杨明燕便吵着嚷着要跟他一块去。这样，张君带着她来到武汉，住在了秦直碧的火锅店。

1999年1月4日晚张君与同伙实施抢劫时，她则站在火锅店门前，不住地朝张君离开的方向张望。很快，杨明燕听行人讲，武汉广场那边警察与抢劫分子开枪打起来了。她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在焦急的企盼和等待中，张君终于提着一大包黄金首饰回来了。

2000年7月初，为实施在常德抢劫银行的计划，张君让李泽军和陈世清去涪陵找杨明燕。杨明燕按张君的电话密令，将保险柜打开，把里边已拆散的各种枪支用塑料桶装着提到了李、陈住宿的宾馆。由于杨明燕不太懂枪械方面的知识，因而提来的零件只够拼装3枝枪，杨明燕只得再次返回提来一桶零件，又装好4枝枪。而后由李、陈二人将这7枝枪带回了常德。他们在常德踩点、跟踪、训练，于9月1日又实施了一次更大也更凶残的杀人抢劫犯罪。

9月18日，当杨明燕被警方秘密抓获后，她便一直闭口不谈“丈夫”的事，直至第二天晚上张君被警方捕获，一到讯问室便嘴巴不停地说了9个半小时后，杨明燕还不承认自己与张君有染。

被张君要挟着"沾了血"

全泓燕原来是一名出租车司机，结婚又离婚的经历使她一度心灰意冷。1998年的某一天，开着出租车的全泓燕在重庆渝中区中兴路附近接了一名客人。这名客人留着小平头，模样还说得过去。

"小平头"一口湖南腔，全泓燕问他要上哪里，小平头称"随便吧"，于是，他们一边开车一边聊，越聊越投机，"小平头"自我介绍叫黄军，是从湖南来重庆做生意的，他说能认识像全小姐这样的漂亮女司机感到非常荣幸。于是，他付了100多元的车费，还热情邀全泓燕共进晚餐。

"小平头"就是张君，自认识全泓燕后，为了更深地套住她，张君让她每天开车去接他，称自己正在学驾驶，想用她的车练练。他练车时都打表，开多少公里他都照价付车钱。于是，几天车练下来，他们的感情也迅速升温，最终睡到了一起。

2000年5月中旬，张君打电话约她到湖南散心。全泓燕立即买了去长沙的机票，当天便到了长沙的一家宾馆。晚上，张君从外边回来，从一个帆布包里拿出一把枪，问全泓燕会不会打，全泓燕说从没打过枪，很想试一试。于是，张君便手把手教她拿枪、瞄准、射击、装弹匣，并说

明天带她去野外打靶。

第二天上午，张君来接全泓燕，见她还穿着时髦的吊带裙，就让她换成黑背心和白裙裤，说带她去外边"沾点血"。于是，他们叫上一辆桑塔纳出租车，在一个僻静地方下了车。张君让全泓燕在树林里等他一会，他去去就来。张君去当地找到一名他以前认识的男青年，称有个"富婆"想找个人玩一下，完事后，还要给他钱。男青年一听便跟着他来到小树林。张君这时凶相毕露，持枪让那男的把衣裤全脱光。然后从地上拣了根树枝，让全泓燕抽他。抽完后，张又让男子背过去，将手枪交给全泓燕，示意她开枪，全泓燕一脸恐惧，拿枪的手也抖动起来，跪在前边的男子也不断地求饶："求求你了，不要开枪！"张君目露凶光，再次让她快开枪。张君的眼神让她胆寒，于是，她颤抖着举起枪，双眼一闭，朝眼前的男子开了两枪，男子身子朝右边一侧，头便栽到了土里。见男子四肢还在动弹，张君从全泓燕手里夺过枪，顶着男子的太阳穴又打了两枪。几滴血溅到了全泓燕白色的裤子上。张君此后常威胁她："杀一个人和杀十个人都是一样的罪，你要是到外边乱说，那我们两个都完蛋。"第二天，全泓燕一人乘飞机回了重庆。

2000 年 9 月 18 日下午，警方在涪陵杨明燕的家门口抓

捕了有逃跑迹象的杨明燕。审讯杨明燕时，这个女人顽固地否认一切，甚至否认与张君认识。9月19日晚上8点半左右张君通知全泓燕，叫她将一包东西送到上次下雨的地方。重庆警方在两个有可能的接头地点"静候"张君。9点30分，张君的身影在重庆观音岩外科医院附近的一个小巷子出现，他走了几圈，最后蹲在巷口观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9点50分，全泓燕拎着包走进了警方的视线，她与等候在那里的张君说了几句后就转身向巷口外走。这是抓张君的最好时机，警察迅速扑了上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左手拿着包的张君按在地上，他的情妇们接着纷纷落网。

"最变态的就是你"

陈乐是张君在常德的情妇。从1999年下半年认识张君到2000年"9·1常德大劫案"案发，陈乐竟然不知张君的真名，只晓得他叫"陈强"、"蒋总"。去年6月，陈乐遭到张君暴打，动了与张君绝交之心。

2000年6月28日，陈乐给张君写了一封绝交信。可惜的是，写了绝交信的陈乐并没有决然地离开魔鬼张君，而且在张君犯罪集团犯下"9·1常德大劫案"后，包庇、窝藏了刚刚制造惊天血案的歹徒们。2001年4月19日，她因

窝藏罪在武陵区人民法院接受审判。

陈乐的绝交信

强哥（注：张君曾化名陈强）：

你好。我俩分手吧，一味地顺从、包容、忍让都无法改变你那残暴、近乎有点变态的性情。我天真地以为我对你的一片爱心，你会有所改进，但你却越来越不可理喻。你会为了丁点小事大发雷霆，你可知道感情要靠俩人共同理解。你说过只要我听话，你就会喜欢我，这“听话”二字谈起容易，做到很难，我为你想了多少，包容了多少，你心应该有数。

我永远好怕，甚至可以说过得小心翼翼，生怕犯错，生怕你像那恶狼发出怒吼。我已心力交瘁，再没精力跟你谈下去，我真的相信有报应，认识你就是对我的报应。

我是个女人，一个正常的女人，一个需要人爱，一个需要在正常气氛中生活的女人，我无法适应你，而你更无法适应我。

我知道你今天发脾气的原因，就是因为钉照片对不对？我知道指望你去帮我钉吗？你又不能

(主动)帮我钉吗？你是那种人吗？你可以去问全世界的人，我真的很错吗？你今天晚上回来所说的话，真的好令我恶心，我真的想不到，跟你这样的谈过一年多，其实最没修养、最没内涵、最变态的就是你！衷心祝愿你找到一位你心中理想的女人，但我觉得你这辈子都找不到！

离开我吧！我再也无法爱你，我会崩溃的，最后劝你一句，改改你的脾气吧！无数个孤枕难眠的夜晚，我对你的信心支撑着我，但现在没有了，以后也没有了，孤独将伴我度过余生。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陈乐

情妇纷纷"倒戈"

当罪恶滔天的张君接受法律审判时，曾经对张君"死心塌地"的情妇们，在法庭上却纷纷"倒戈"，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这些情妇人们既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害人者。一方面，她们上贼船之初，确是受到了胁迫；另一方面，当她们发

现自己在与魔鬼共舞后，还助纣为虐，以自己的“无辜”换来更多人的无辜，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对她们的审判是公允的。也许她们对张君的痴情未泯，也许她们的心在流泪，但这些面对法律而言是何等的无力、何等的苍白。因此，接受正义的审判，也就是理所当然的。

昔日和张君“一个鼻孔出气”的情妇们，在张君死到临头之际，都说自己过去是受胁迫和蒙骗不得已而为之，实在是一件荒唐可笑的事。很可惜，这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即使有卖的，也无法减轻他和她们的罪孽！尽管这些情妇们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性格各异，学历有别，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张君被公安机关绳之以法前，没有一人向公安机关报过案。还是让我们看一看，这些曾经跟在张君屁股后面的情妇们，在法庭上是怎样为自己辩白的吧。

有“坐台小姐”之称的严敏是张君的“患难之交”，曾在张君犯罪时倾力相助。但在法庭上，她却出人意料地交待：自己是受张君胁迫作案，因为张君平时经常折磨她，她的下身及手上都曾被张君用烟头烧伤。作案头天，张君还打了她，并扬言不干就杀了她全家。

有“婚介情妇”别名的秦直碧在被法庭调查参与一起火锅店抢劫时则声称，她去武汉开火锅店时根本不知道是

被当做"窝点"，自己根本不知道大劫案是张君干的，但法庭最后未采纳秦的理由。

和张君平日里"情深意笃"的杨明燕在法庭上辩称自己被张君蒙蔽了，她并不知道销毁的是张君的作案工具。不过，杨的律师认为杨的翻供证据不足。

这些情妇们在法庭上为自己的辩白如出一辙，但可质疑的地方实在太多。张君与女人交往的手段，说白了也没有什么高明之处，他的先决条件就是看她们喜欢不喜欢他，其次就要看她们能不能接受社会上的违法行为……单从这两点分析，一个个投入张君怀抱的女人，首先是从喜欢张君开始的，如果一点都不喜欢，也就谈不上最终成为张君犯罪的帮凶和躲避打击的"避风港"。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张君在法庭上口口声声地说："我对她们谁都没有感情，就是利用。"而这些自愿被张君利用的女人，在没有丝毫感情的情况下就往"火坑"里跳，是真的一点都没有想到后果吗？很显然，在法庭上的眼泪是抗拒不了法律的。如果这些情妇们起初在金钱面前能够不为所动，也就不会在后来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如果说对杀人不眨眼的张君有所觉察后赶紧悬崖勒马，向公安机关报案，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无辜受害者惨死在张君的刀枪下；如果说……

凡此种种，张君的情妇们在法庭上的辩白，是无法开脱自己的罪责的，因为事实胜于雄辩！

张君是反社会型变态狂

张君好色、残忍、狂妄，他的人格早就异化变态了。

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人，攻击性极强，以对社会的寻衅，看见社会的不安和他人的流血为快感，从而平衡自己早年艰苦生活的感受。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人，对社会威胁很大，是典型的人渣。

张君的作为，在心理学上称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西方称为“悖德型变态人格”。这种人往往有贫困的家庭背景，失去爱和温暖。张君生长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有兄妹7人。14岁母亲去世。张君失去母爱后，他的性格变得更加顽劣，常常恶作剧。17岁读高一时，他曾因持刀伤人被劳教三年。1983年，张君用三把匕首，强迫女友肖月娥的父亲同意他与其女儿的婚事。

残忍，有极强的欲望，不顾他人的感受，做事无后悔之心。不惜一切代价满足欲望。性生活轻浮，方式和对象与本人极不相称等等，这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主要表现。

一般人寻找年轻、美丽的女人作为妻子或情人，从美感上获得快感和满足。而张君寻找的女人，最大的比他长17岁。他已没有正常人的爱情和性欲，一切都是服务于他的目的。女人不过是他作案的一个又一个工具。实际上，这时的张君，已失去了人性，确切地说，他已是一只禽兽了。